

茅盾文選



現代文藝叢刊之一

茅盾文選

勞實編選

上海新文學刊行社發行

# 目次

## 小說

春霖

.....一

煙雲

.....二三

秋收

.....五八

陀螺

.....八二

委屈

.....一〇〇

## 隨筆

賣豆腐的哨子

.....一二二

霧

.....一三三

冥屋

.....一四四

秋の公園

.....一五五

公墓

.....一七

天窗

.....一八

冬天	一一九
老鄉紳	一一一
雷雨前	一一三
大旱	一二五
斥水	一二九

## 遊記

「拉拉車」	一三五
秦嶺之夜	一三七
海防風景	一三九
新疆風土雜憶	一四二

## 雜記

談排隊靜候之類	一五八
聞笑有感	一六〇
森林中的紳士	一六二

# 小說

## 春蠶

一

老通寶坐在「塘路」邊的一塊石頭上，長旱煙管斜擺在他身邊。「清明」節後的太陽已經很有力量，老通寶背脊上熱烘烘地，像煮着一盆火。「塘路」上拉繅的快班船上的紹興人只穿了一件藍布單衫，敞開了大襟，彎着身子拉，拉，額角上黃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

看着人家那樣辛苦的勞動，老通寶覺得身上更加熱了；熱的有點兒發癢。他還穿着那件過冬的破棉襖，他的夾襖還在當鋪裏，卻不防纔得「清明」邊，天就那麼熱。

「真是天也變了！」

老通寶心裏說，就吐出一口濃厚的唾沫。在他面前那條「官河」內，水是綠油油的，來往的船也不多，鏡子一樣的水面這裏那裏起了幾道縐紋或是小小的渦旋，那時候，倒影在水裏的泥岸和岸邊成排的桑樹，都亂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會很長久的！漸漸兒那些樹影又在水面上顯現，一變一曲地蠕動，像是醉漢，再過一會兒，終於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那笨頭模樣的樞枝頂都已經簇生着小手指兒那麼大的嫩綠葉，這密密層層的桑樹，沿着那「官河」一直望去，好像沒有盡頭。田裏現在還只有乾裂的泥塊，這一帶，現在是桑樹的勢力！在老通寶背後，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

的，靜穆的，在熱烘烘的太陽光下，似乎那「桑拳」上的嫩綠葉過一秒鐘就會大一些。

離老通寶坐處不遠，一所灰白色的樓房蹲在「塘路」邊；那是繭廠。十多天前駐紮過軍隊，現在那邊田裏還留着幾條短短的戰壕。那時都說東洋兵要打進來，鎮上有錢人都逃光了；現在兵隊又開走了，那座繭廠依舊空關在那裏，等候春繭上市的時候再熱鬧一番。老通寶也聽得鎮上小陳老爺的兒子——陳大少爺說過，今年上海不大平，絲廠都關門，恐怕這裏的繭廠也不能開；但老通寶是不肯相信的。他活了六十歲，反亂年頭也經過好幾個，卻從沒見綠油油的桑葉白蒼在樹上等到成了「枯葉」去喂羊喫；除非是「蠶花」不熟，但那是老天爺的「權柄」，誰又能夠未卜先知？

「纔得清明邊，天就那麼熱！」

老通寶看着那些桑拳上怒茁的小綠葉兒，心裏又這麼想，同時有幾分驚異，有幾分快活。他記得自己還是二十多歲少壯的時候，有一年也是「清明」邊就得穿夾，後來就是「蠶花廿四分」，自己也就在這一年成了家。那時，他家正在「發」；他的父親像一頭老牛似的，什麼都懂得，什麼都做得；便是他那創家立業的祖父，雖說在長毛窩裏喫過苦頭，卻也愈老愈硬。那時候，老陳老爺去世不久，小陳老爺還沒有抽上鴉片煙，「陳老爺家」也不是現在那麼不像樣的。老通寶相信自己一家和「陳老爺家」雖則一邊是高門大戶，而一邊不過是種田人，然而兩家的運命好像是一條線兒牽着，不但「長毛」造反那時候，老通寶的祖父和老陳老爺同被長毛擄去，同在長毛窩裏混上了六七年，不但他們倆同時從長毛營盤裏逃了出來，而且偷得了長毛的許多金元寶——人家到現在還是這麼說；並且老陳老爺做絲生意「發」起來的時候，老通寶家養蠶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間掙得了二十畝的稻田和十多畝的桑地，還有三間開兩進的一座平房。這時候，老通寶家在東村莊上被人人所妒羨，也正像「陳老爺家」在鎮上是數一數二的大戶人家。可是以後，兩家都不行了；老通寶現在已經沒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地錢的債，「陳老爺家」也早已完結。人家都說「長毛鬼」在陰間苦了一世，閻羅王追逼「陳老爺家」的金元寶橫貫，所以收的這麼快。這個，老通寶也有幾分相

信：不是鬼使神差，好端端的小陳老爺怎麼會抽上了鴉片煙？

可是老通寶死也不想不明白爲什麼「陳老爺家」的「敗」會牽動到他家。他確實知道自己家並沒得過長毛的橫財。雖則聽死了的老頭子說，好像那老祖父逃出長毛營盤的時候，不巧撞着了一個巡路的小長毛，當時沒法，只好殺了他——這是一個「結」！然而從老通寶懂事以來，他們家替這小長毛鬼拜懺念佛燒紙錠，記不清有多少次了。這個小冤魂，理應早投凡胎！老通寶雖然不很記得祖父是怎樣「做人」，但父親的勤儉忠厚，他是親眼看見的；他自己也是規矩人，他的兒子阿四，兒媳四大娘，都是勤儉的。就是小兒子阿多，年紀青，有幾分「不知苦辣」，可是毛頭小伙子，大都這麼着，算不得「敗家相」……

老通寶拾起他那焦黃的繆臉，苦惱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條河，河裏的船，以及兩岸的桑地，一切都和他二十多歲時差不了多少，然而「世界」到底變了，他自己家也要常常把南瓜當飯喫一天，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塊錢的債。

嗚嗚，嗚嗚，——

汽笛叫聲突然從那邊遠遠處河身的彎曲地方傳了來。就在那邊，蹲着一個繭廠，遠望去隱約可見那整齊的石「幫岸」。一條柴油引擎的小輪船很威嚴地從那繭廠後駛出來，拖着三條大船，迎面向老通寶來了。滿河平靜的水立刻激起濺刺刺的波浪，一齊向兩旁的泥岸捲過來。一條鄉下「赤膊船」趕快攏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茅草，船和人好像在那裏打秋千。軋軋的輪機聲和洋油臭，飛散在這和平的綠的田野。老通寶滿臉恨意，看着這小輪船來，看着牠過去，直到又轉一個彎，嗚嗚嗚地又叫了幾聲，就不見。老通寶向來是仇恨小輪船這一類洋鬼子的東西，他從沒見過洋鬼子。可是他從他的父親嘴裏知道老陳老爺見過洋鬼子：紅眉毛，綠眼睛，走路時兩隻腿是直的。並且老陳老爺也是很恨洋鬼子，常常說「銅鈿都被洋鬼子騙去了。」老通寶看見老陳老爺的時候，不過八九歲，——現在他所記得的關於老陳老爺的一切都是聽來的，可是他想起了「銅鈿都被洋鬼子騙了去」這句話，就彷彿看見了老陳老爺掙着

鬻子搖頭的神氣。

洋鬼子怎樣就騙了錢去，老通寶不很明白。但他很相信老陳老爺的話一定不錯。並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從鎮上有了洋紗，洋布，洋油，——這一類洋貨，而且河裏更有小火輪船以後，他自己田裏生出來的東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錢，而鎮上的東西卻一天一天貴起來。他父親留下來的份家產就這麼變小，變做沒有，而且現在負了債！老通寶恨洋鬼子不是沒有理由的！他這堅定的主張，在村坊上很有名。五年前，有人告訴他：朝代又改了，新朝代是要「打倒」洋鬼子的。老通寶不相信。爲的他上鎮去看見那新到的喊「打倒洋鬼子」的年青人們都穿了洋鬼子的衣服。他想來這夥年青人一定私通洋鬼子，卻故意來騙鄉下人。後來果然不喊「打倒洋鬼子」了，而且鎮上的東西更加一天一天貴起來，派到鄉下人身上的捐稅也更加多起來。老通寶深信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幹的。

然而更使老通寶去年幾乎氣成病的，是繭子也是洋種的賣得好價值；洋種的繭子，一擔要貴上十多塊錢。素來和兒媳總還和睦的老通寶，在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兒媳四大娘去年就要養洋種的蠶。小兒子跟他嫂嫂是一路，那阿四雖然嘴裏不多說，心裏也是要洋種的。老通寶拗不過他們，末了只好讓步。現在他家裏有的三張蠶種，就是土種兩張，洋種一張。

「世界真是越變越壞！過幾年他們連桑葉都要洋種了！我活得厭了！」

老通寶看着那些桑樹，心裏說，拿起身邊的長旱煙管恨恨地敲着腳邊的泥塊。太陽現在正當他頭頂，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短短地像一段烏焦木頭，還穿着破棉襖的他，覺得渾身躁熱起來了。他解開了大襟上的鈕扣，又抓着衣角扇了幾下，站起來回家去。

那一片桑樹背後就是稻田。現在大部分是勻整的半翻着的燥裂的泥塊。偶而也有種了雜糧的，那黃金一般的花散出強烈的香味。那邊遠遠地一簇房屋，就是老通寶他們住了三代的村坊，現在那些屋上都裊起了白的炊煙。



老通寶從桑林裏走出來，到田塍上，轉身又望那一片爆着嫩綠的桑樹，忽然那邊田裏跳躍着來了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遠遠地就喊道：

「阿爹！媽等你喫中飯呢！」

「哦——」

老通寶知道是孫子小寶，隨口應着，還是望着那一片桑林，纔只得「清明」邊，桑葉尖兒就抽得那麼小指頭兒似的，他一生就只見過兩次。今年的蠶花光景是好年成。三張蠶種，該可以採多少繭子呢？只要不像去年，他家的債也許可以拔還一些。

小寶也已經跑到他阿爹的身邊了，也仰着臉看那綠絨似的桑拳頭；忽然他跳起來拍着手唱道：

「清明削口，看蠶娘娘拍手！」（註）

老通寶的楊臉上露出笑容來了。他覺得這是一個好兆頭。他把手放在小寶的「和尚頭」上摩着，他的被窮苦弄麻木了的老心裏勃然又發生出新的希望來了。

## 二

天氣繼續暖，太陽光催開了那些桑拳頭上的小手指兒模樣的嫩葉，現在都有小小的手掌那麼大了。老通寶他

（註）這是老通寶所在那一帶鄉村裏關於「蠶事」的一種歌謠式的成語。所謂「削口」是方言，指桑葉抽發如指；「清明削口」謂清明邊桑葉已抽放如許大也。「看」亦是方言，意同「飼」或「育」。全句謂清明邊桑葉開綻，則熟年可卜，故蠶婦拍手而喜。

們那村莊四周圍的桑林似乎發長得更好。遠望去像一片綠錦平鋪在密密層層灰白色矮矮的籬笆上。「希望」在老通寶和一般農民們的心裏一點一天一天強大。蠶事的動員令也在各方面發動了。藏在柴房裏一年之久的養蠶用具都拿出來洗刷修補，那條穿村而過的小溪旁邊蠕動着村裏的女人和孩子，工作着，曬着，笑着。

這些女人和孩子們都不是十分健康的臉色，——從今年開春起，他們都只喫個半飽；他們身上穿的，也只是些破舊的衣服。實在他們的情形比叫化子好不了多少。然而他們的精神都很不差。他們有很大的忍耐力，又有很大的幻想。雖然他們都負了天天在增大的債，可是他們那簡單的頭腦老是這麼樣想：只要蠶花熟，就好了！他們想像到一個月以後那些綠油油的桑葉就會變成雪白的繭子，於是又變成叮叮噹噹響的洋錢，他們雖然肚子裏餓得咕咕地叫，卻也忍不住要笑。

這些女人中間也就有老通寶的媳婦四大娘和那個十二歲的小寶。這娘兒兩個已經洗好了那些「團扇」和「蠶簞」。（註）坐在小溪邊的石頭上擦起布衫揩臉上的汗水。

「四阿嫂！你們今年也看（養）洋種麼？」

小溪對岸的一羣女人中間有一個二十多歲左右的姑娘隔溪喊過來了。四大娘認得是隔溪的對門鄰舍陸福慶的妹子六寶。四大娘立刻把她的濃眉毛一挺，好像正想找入吵架似的嚷了起來：

「不要來問我阿爹做主呢！——小寶的阿爹死不肯，只看了一張洋種！老糊塗的聽得帶一個洋字就好像見了七

（註）老通寶鄉裏稱那圓桌面那樣大極像一個盤的竹器爲「團扇」。又一種略小而底部編成六角形網狀的，稱爲「簞」。方言讀如「踏」。蠶初收蟻時，在「簞」中養育，呼爲「蠶簞」。那是糊了紙的；這種紙通稱爲「糊簞紙」。

世冤家洋錢，也是洋，他倒又要了！」

小溪旁那些女人們聽得笑起來了。這時候有一個壯健的小伙子正從對岸的陸家稻場上走過，跑到溪邊，跨上了那橫在溪面用四根木頭並排做成的雛形的「橋」。四大娘一眼看見，就丟開了「洋種」問題，高聲喊道：

「多多弟！來幫我搬東西罷！這些扁，浸溼了，就像死狗一樣重！」

小伙子阿多也不開口，走過來拿起五六隻「團扁」，溼漉漉地頂在頭上，卻空着一雙手，划槳似的蕩着，就走了。這個阿多高興起來時，什麼事都肯做，碰到同村的女人們叫他幫忙拿什麼重傢伙，或是下溪去撈什麼，他都肯；可是今天他大概有點不高興，所以只頂了五六只「團扁」去，卻空着兩隻手。那些女人們看着他戴了那特別大箬帽似的一疊「扁」，裹着腰，學鑽上女人的樣子走着，又都笑起來了。老通寶家緊鄰的李根生的老婆荷花一邊笑，一邊回頭去叫道：

「喂，多多頭，回來也替我帶一點兒去！」

「叫我一聲好聽的，我就給你拿。」

阿多也笑着回答，仍然走，轉眼間就到了他家的廊下，就把頭上的「團扁」放在廊檐口。

「那麼，叫你一聲乾兒子！」

荷花說着就大聲的笑起來，她那出衆地白淨然而扁得作怪的臉上，看上去就好像只有一張大嘴和眯緊了好像兩條線一樣的細眼睛。她原是鑽上人家的婢女，嫁給那不聲不響整天苦着臉的半老頭子李根生，還不滿半年，可是她的愛和男子們胡調已經在村中很有名。

「不要臉的！」

忽然對岸那羣女子中間有人輕聲罵了一句。荷花的那對豬眼睛立刻睜大了，怒聲嚷道：

「罵那一個有本事，當面罵，不要躲！」

「你管得我棺材橫頭踢一脚，死人肚裏自得知！我就罵那不要臉的騷貨！」

隔溪立刻回罵過來了，這就是那六寶，又一位村裏有名淘氣的大姑娘。

於是對罵之下，兩邊又潑水。愛鬧的女人也夾在中間幫這裏幫那裏。小孩子們笑着狂呼。四大娘是老成的，提起她的「蠶簾」，喊着小寶自回家去。阿多站在廊下看着笑。他知道爲什麼六寶要跟荷花吵架；他看着那「辣貨」六寶挨罵倒覺得很高興。

老通寶擲着一架「蠶臺」從屋子裏出來。這三稜形傢伙（註）的木梗子有幾條給白螞蟻蛀過了，怕的不牢，須得修補一下。看見阿多站在那裏笑嘻嘻地望着外邊的女人們吵架，老通寶的臉色就板起來了。他這「多多頭」的小兒子不老成，他知道。尤其使他不高興的，是多多也和緊鄰的荷花說說笑笑；「那母狗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敗家！」——老通寶時常這樣警戒他的小兒子。

「阿多！空手看野景麼？阿四在後邊紮「綬頭」，（註）你去幫他？」

老通寶像一匹瘋狗似的咆哮着，火紅的眼睛一直釘住了阿多的身體，直到阿多走進屋裏去，看不見了，老通寶方才提過那「蠶臺」來反覆審察，慢慢地動手修補。木匠生活，老通寶早年是會的；但近來他老了，手指頭沒有勁，他修了一會兒，抬起頭來喘氣，又望望屋裏掛在竹竿上的三張蠶種。

四大娘就在廊檐口糊「蠶簾」。去年他們爲的想省幾十文錢，是買了舊報紙來糊的。老通寶直到現在還說是因爲用了報紙——不惜字紙，所以去年他們的蠶花不好。今年是特地全家少喫一餐飯，省下錢來買了「糊簾紙」來了。

（註）「蠶臺」是三稜式可以撐起來的木架子，像三張梯連在一處的傢伙；中分七八格，每格放一只「團扇」。  
「綬頭」也是方音，是稻草紮的，蠶在上面做繭子。

四大娘把那鵝黃色壓紙的紙兒糊得很平貼，然後又照品字式糊上三張小小的花紙——那是跟「糊簿紙」一塊兒買來的，一張印的花色是「聚寶盆」，另兩張都是手執尖角旂的人兒騎在馬上，據說是「蠶花太子」。

「四大娘！你爸爸做中人借來三十塊錢，就只買了二十擔葉，後天又喫完了，怎麼辦？」

老通寶氣喘喘地從他的工作裏抬起頭來，望着四大娘。那三十塊錢是二分半的月息，總算有四大娘的父親張財發做中人，那債主也就是張財發的東家，「做好事」這才只要了二分半的月息，期限是蠶事完後本利歸清。

四大娘把糊好了的「蠶簿」放在太陽底下晒，好像生氣似的說：

「都買了葉？又像去年那樣多下來——」

「什麼話！你倒先來發利市了！年年像去年麼？自家只有十來擔葉，三張布子，（蠶種）十來擔葉够麼？」

「噢，你總是不錯的！我只曉得有米燒飯，沒米餓肚子！」

四大娘氣哄哄地回答：爲了那「洋種」問題，她到現在常要和老通寶抬槓。

老通寶氣得臉都紫了。兩個人就此再沒有一句話。

但是「收蠶」的時期一天一天逼近了。這二三十人家的小村落突呈現了一種大緊張，大決心，大奮鬥，同時又是大希望。人們似乎連肚子餓都忘記了；老通寶他們家東借一點，西除一點，南瓜芋苳之類也算一頓，居然也一天一天過着來。也不僅老通寶他們，村裏那一家有兩三石米放在家裏呀！去年秋收固然大好，可是地主，債主，正稅，雜捐，一層一層地剝來，早就完了。現在他們唯一的指望就是春蠶；一切臨時借貸都是指明在「這春蠶收成」中償還。

他們都懷着十分希望又十分恐懼的心情來準備這春蠶的大搏戰。

「穀雨」節一天近一天了。村裏二三十人家的「布子」都隱隱現出綠色來。女人們在稻場上碰見時，都匆忙地帶着焦灼而快樂的口氣互相告訴說：

「六寶家快要『窩種』了呀！」

「荷花說她家明天就要『窩』了，有這麼快！」

「黃道士去測一字，今年的青葉要貴到四洋！」

四大娘看自家的三張「布子」不對！那黑芝麻似的一片細點子還是黑沉沉，不見綠影。她的丈夫阿四拿到亮處去細看，也找不出幾點「綠」來。四大娘很着急。

「你就先『窩』起來罷！這餘杭種，作興是慢一點的。」（註）

阿四看着他老婆，勉強自家寬慰。四大娘堵起了嘴巴不回答。

老通寶哭喪着乾縐的老臉，沒說什麼，心裏卻覺得不妙。

幸而再過了一天，四大娘再細心看那「布子」時，哈！有幾處轉成綠色了！而且綠得很有光彩。四大娘立刻告訴了丈夫，告訴了老通寶，多多頭，也告訴了她的兒子小寶。她就那三張布子貼肉搵在胸前，抱着喫奶的嬰孩似的靜靜兒坐着，動也不敢多動了。夜間，她抱着那三張布子到被窩裏，把阿四趕去和多多頭做一牀。那布子上密密麻麻的蠶子兒貼着肉，怪癢癢的；四大娘很快活，又有點兒害怕，她第一次懷孕那時胎兒在肚子裏動，她也是那麼半驚半喜的！

全家都是惴惴不安地又很興奮地等候「收蠶」。只有多多頭例外。他說：今年蠶花一定好，可是想發財卻是命裏

（註）「窩種」也是老通寶鄉裏的習慣：蠶種變成綠色後就得把來貼肉搵着，約三四天後，蠶蟻孵出，就可以「收蠶」。這工作是女人做的。「窩」是方音，意即「搵」也。

用大蒜頭來「卜」蠶花好否，是老通寶鄉裏的迷信。收蠶前兩三天，以大蒜頭塗泥置蠶房中，至收蠶那天拿來一看，蒜葉多生蠶熟，少則不熟。

不會來，老通寶罵他多嘴，他還是要說。

蠶房是早已收拾好了，「窩種」的第二天，老通寶拿一個大蒜頭塗上一些泥，放在蠶房裏牆腳邊；這也是年年的慣例，但今番老通寶更加虔誠，手也抖了。去年他們「卜」的非常靈驗，可是去年那「靈驗」現在老通寶也不敢想。

現在這村裏家家都在「窩種」了。稻場上和小溪邊頓時少了那些女人們的蹤跡，一個「戒嚴令」也在無形中頒布了；鄉農們即使平日是最相好的，也不往來，人客來沖了蠶神不是玩的！他們至多在稻場上低聲交談一二句就走開。這是個「神聖」的季節！

老通寶家的三張布子上也有些「烏娘」蠕蠕地動了。（註於是全家的空氣，突然緊張。那正是「穀雨」前一日。四大娘料來可以挨過了「穀雨」節那一天。（註布子不須再「窩」了，很小心地放在「蠶房」裏。老通寶偷眼看一下那個躺在牆腳邊的大蒜頭，他心裏就一跳，那大蒜頭上還只有一兩葉綠芽！老通寶不敢再看，心裏禱祝後天正午會有更多更多的綠葉。

終於「收蠶」的日子到了。四大娘心神不定地淘米燒飯，時時看飯鍋上的熱氣有沒有直沖上來。老通寶拿出預先買了來的香燭點起來，恭恭敬敬放在窳君神位前。阿四和阿多去到田裏採野花，小小寶幫着把燈芯草剪成細末子，又把採來的野花搥碎。一切都準備齊全了時，太陽也近午刻了，飯鍋上水蒸氣嘩嘩地直沖，四大娘立刻跳了起來，把

（註老通寶鄉間稱初生的蠶蟻爲「烏娘」；這也是方言。

（註老通寶那裏的習俗，「收蠶」——即收蠶，須得避過穀雨那一天，或上或下都可以，但不能正在穀雨那一天。什麼理由，可不知道。

（註「蠶花」是一種紙花，預先買下來的。這些迷信的儀式，各處小有不同。

「蠶花」和一對鵝毛插在髮髻上，就到「蠶房」裏。註：老通寶擎着秤桿，阿四擎了那揉碎的野花片兒和燈芯草碎末。四大娘揭開「布子」，就從阿四手裏擎過那野花碎片和燈芯草末撒在「布子」上，又接過老通寶手裏的秤桿來，將「布子」挽在秤桿上，於是拔下髮髻上的鵝毛在布子上輕輕兒拂，連野花片，燈芯草末，和「烏娘」都拂在那「蠶簾」裏了。一張，兩張，都拂過了；第三張是洋種，那就收在另一個「蠶簾」裏。末了，四大娘又拔下髮髻上那朵「蠶花」，跟鵝毛一塊插在「蠶簾」的邊兒上。

這是一個隆重的儀式！千百年相傳的儀式！那好比是藝師典禮，以後就要開始了一個月光景和惡劣的天氣和惡運以及和不知什麼的連日連夜無休息的大決戰！

「烏娘」在「蠶簾」裏蠕動，樣子非常強健；那黑色也是很正路的。四大娘和老通寶他們都放心地鬆一口氣了。但當老通寶悄悄地把那個「命運」的大蒜頭擎起來看時，他的臉色立刻變了！大蒜頭上還只帶三四輩嫩芽！天哪！難道又同去年一樣？

### 三

然而那「命運」的大蒜頭這次竟不靈驗。老通寶家的蠶非常好！雖然頭眠二眠的時候連天陰雨，氣候是比「清明」邊似乎還要冷一點，可是那些「寶寶」都很強健。

村裏別人家的「寶寶」也都不差，緊張的快樂瀾漫了全村莊，似乎那小溪裏淙淙的流水也像是朗朗的笑聲了。只有荷花家是例外，她們家看了一張「布子」，可是「出火」(註)只稱得二十斤，「大眠」快邊，人們還看見那不聲不

(註)「出火」也是方言，是指「三眠」以後的「三眠」，因為「眠」時特別短，所以叫「出火」。



癡癡氣色的丈夫根生傾棄了三「蠶繭」在那小溪裏。

這一件事，使得全村的婦人對於荷花家特別「戒嚴」。她們特地避路，不從荷花家的門前走，遠遠的看見了荷花，或是她那不聲不響丈夫的影兒，趕快躲開；這些幸運的人兒，惟恐看了荷花他們一眼，或是交談半句話，就傳染了晦氣來！

老通寶嚴禁他的小兒子多多頭跟荷花說話。——「你再跟那東西多嘴，我就告你忤逆！」老通寶站在廊簷外高聲大氣喊，故意要叫荷花他們聽得。

小小寶也受到嚴厲的囑咐，不許跑到荷花家的門前，不許和他們說話……

阿多像一個聾子似的，不理睬老頭子那早夜夜的嘮叨，他心裏卻在暗笑。全家中只有他不大相信那些鬼禁忌。可是他也沒有跟荷花說話，他忙都忙不過來。

「大眠」捉了毛三百斤，老通寶全家連十二歲的小寶也在內，都是兩日兩夜沒有合眼。蠶是少見的好，活了六十歲的老通寶記得只有兩次是同樣的，一次就是他成家的那年，又一次是阿四出世那一年。「大眠」以後的「寶寶」第一天就喫了七擔葉，個個蠶是生青滾壯，然而老通寶全家都瘦了一圈，失眠的眼睛上佈滿了紅絲。

誰也料得到這些「寶寶」上山前還得喫多少葉。老通寶和兒子阿四商量了：

「陳大少爺借不出，還是再求財發的東家罷！」

「地頭上還有十擔葉，够一天。」

阿四回答，他委實是支撐不住了，他的一雙眼皮像有幾百斤，只想合下來。老通寶卻不耐煩了，怒聲喝道：

「說什麼夢話！剛喫了兩天老蠶呢！明天不算，還得喫三天，還要三十擔葉，三十擔！」

這時外邊稻場上忽然人聲喧鬧，阿多押了新發來的五擔葉來了。於是老通寶和阿四的談話打斷，都出去「捋

葉。」四大娘也慌忙從蠶房裏鑽出來。隔溪陸家養的蠶不多，那大姑娘六寶抽出得工夫，也來幫忙了。那時星光滿天，微微有點風，村前村後都斷斷續續傳來了吆喝和歡笑。中間有一個粗暴的聲音嚷道：

「葉行情飛漲了，今天下午鎮上開到四洋一擔！」

老通寶偏偏聽得了，心裏急得什麼似的。四塊錢一擔，三十擔可要一百二十塊呢，他那來這許多錢！但是想到繭子總可以採五百多斤，就算五十塊錢一百斤，也有這麼二百五，他又心裏一寬。那邊「採葉」的人堆裏忽然又有一個小的聲音說：

「聽說東路不大好，看來葉價錢漲不到多少的！」

老通寶認得這聲音是陸家的六寶。這使他心裏又一寬。

那六寶是和阿多同站在一個筐子邊「採葉」。在半明半暗的星光下，她和阿多靠得很近。忽然她覺得在那「櫃條」（註）的隱蔽下，有一隻手在她大腿上腿捧了一把。她好像知道是誰捧的。她忍住了不笑，也不聲張。驀地那手又在她胸前摸了一把，六寶直跳起來，出驚地喊了一聲：

「噯喲！」

「什麼事？」

同在那筐子邊採葉的四大娘問了，抬起頭來。六寶覺得自己臉上熱烘烘了，她偷偷地瞪了阿多一眼，就趕快低下頭，很快地採葉，一面回答：

「沒有什麼。我想來是毛毛蟲刺了我一下。」

（註）「櫃條」也是方言，指那些帶葉的桑樹枝條。通常採桑是連枝條剪下來的。

阿多咬住了嘴唇暗笑。他雖然在這半個月來也是半飽而且少睡，他也瘦了許多了，他的精神可還是很飽滿。老通寶那種憂愁，他是永遠沒有的。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蠶花好或是田裏熟，他們就可以還清了債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單靠勤儉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斷也是不能「翻身」的；但是他仍舊很高興地工作着，他覺得這也是一種快活，正像和六寶調情一樣。

第二天早上，老通寶就到鎮裏去想法借錢來買葉。臨走前，他和四大娘商量好，決定把他家那塊出產十四擔葉的桑地去抵押。這是他家最後的產業。

葉又買來了三十擔，第一批的十擔發來時，那些壯健的「寶寶」已經餓了半點鐘了。「寶寶」們尖出了小嘴巴，向左向右亂攙，四大娘看得心酸。葉鋪了上去，立刻蠶房裏充滿薩薩薩的響聲，人們說話也不大聽得清。不多一會兒，那些「團扁」裏立刻又全見白了。於是又鋪上厚厚的一層葉，人們單是「上葉」也就忙得透不過氣來，但這是最後五分鐘了。再得兩天，「寶寶」可以上山。人們把賸餘的精力榨出來拚死命幹。

阿多雖然接連五日五夜沒有睡，卻還不見怎樣倦。那一夜，就由他一個人在「蠶房」裏守那上半夜，好讓老通寶以及阿四夫婦都去歇一歇。那是個好月夜，稍稍有點冷。蠶房裏煮了一個小小的火。阿多守到三更過，上了第二次的葉，就蹲在那個「火」旁邊聽那些「寶寶」薩薩地喫葉。漸漸兒他的眼皮合上了。恍惚聽得有門響，阿多的眼皮一跳，睜開眼來看了看，就又合上了。他耳朵裏還聽得薩薩的聲音和解索解索的怪響。猛然一個踉蹌，他的頭在自己膝頭上磕了一下，他驚醒過來，恰就聽得蠶房的簾拍又一聲響，似乎還看見有人影一閃。阿多立刻跳起來，到外面一看，門是開着，月光下稻場上有一個人正走向溪邊去。阿多飛也似跳出去，還沒看清那人是誰，已經把那人抓過來摔在地下。他斷定了這是一個賊。

「多多頭打死我也不怨你，只求你不要說出來！」

是荷花的聲音，阿多聽真了時不禁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月光下他又看見那扁得作怪的白臉兒上一對細細的豬眼睛定定地看住了他。可是恐怖的意思那豬眼睛裏也沒有。阿多哼了一聲，就問道：

「你偷什麼？」

「我偷你們的寶寶！」

「放到那裏去了？」

「我扔到溪裏去了！」

阿多現在也變了臉色。他這才知道這女人的惡意是要沖尅他家的「寶寶。」

「你真心毒呀！我們家和你們可沒有冤讎！」

「沒有麼有的，有的！我家自管蠶花不好，可並沒害了誰，你們都是好的！你們怎樣把我當作白老虎，遠遠地望見我就別轉了臉？你們不把我當人看待！」

那婦人說着就爬了起來，臉上的神氣比什麼都可怕。阿多瞅着那婦人好半晌，這才說道：

「我不打你，走你的罷！」

阿多頭也不回的跑回家去，仍在「蠶房」裏守着。他完全沒有睡意了，他看那些「寶寶」都是好好的。他並沒想到荷花可恨或可憐，然而他不能忘記荷花那一番話；他覺到人和人中間有什麼地方是永遠弄不對的，可是他不能夠明白想出來是什麼地方，或是爲什麼，再過一會兒，他就什麼都忘記了。「寶寶」是強健的，像有魔法似的喫了又喫，永遠不會飽！

以後直到東方快打白了時，沒有發生事故。老通寶和四大娘來替換阿多了，他們擎那些漸漸身體發白而變紅了的「寶寶」在亮處照着，看是「有沒有通」。他們的心被快活脹大了。但是太陽出山時四大娘到溪邊汲水，卻看見六

寶滿臉嚴肅地跑過來悄悄地問道：

「昨夜二更過，三更不到，我遠遠地看見那駱駝從你們家跑出來，阿多跟在後面，他們站在這裏說了半天話呢！阿嫂！你們怎樣不管事呀！」

四大娘的臉色立刻變了，一句話也沒說，提了水桶就回家去，先對丈夫說了，再對老通寶說。這東西竟偷進人家「蠶房」來了，那還了得！老通寶氣得直躁腳。馬上叫了阿多來查問。可是阿多不承認，說六寶是做夢見鬼。老通寶又去找六寶詢問。六寶是一口咬定了看見的。老通寶沒有主意，回頭去看那「寶寶」，仍然是很健康，瞧不出一些敗相來。

但是老通寶他們滿心的歡喜卻被這件事打消了。他們相信六寶的話不會毫無根據，他們唯一的希望是那駱駝或者只在廊簷口和阿多鬼混了一陣。

「可是那大蒜頭上的苗卻當真只有三四莖呀！」

老通寶自己裏這麼想，覺得前途只是陰暗。可不是，喫了許多葉去，一直落來都很好，然而上了山卻乾殞了的事，也是常有的！不過老通寶無論如何不敢想到這上頭去；他以為即使是肚子裏想，也是不吉利！

#### 四

「寶寶」都上山了，老通寶他們還是捏着一把汗。他們錢都化光了，精力也絞盡了，可是有沒有報酬呢？到此時還沒有把握。雖則如此，他們還是硬着頭皮去幹。「山棚」下熬了火，老通寶和阿四他們倆着腰慢慢地從這邊跨到那邊，又從那邊跨到這邊。他們聽得山棚上有些層層索索的細聲音，他們就忍不住想笑，過一會兒又不聽得了，他們的心就重甸甸地往下沉了。（註）這樣地，心是焦灼着，卻不敢向山棚上望。偶或他們仰着的臉上淋到了一滴羶尿了，雖然覺得有點難過，他們心裏卻快活，他們巴不得多淋一些。（註）

阿多早已偷偷地挑開「山棚」外圍着的蘆簾，望過幾次了。小寶看見，就扭住了阿多，問「寶寶」有沒有做繭了。阿多伸出舌頭做一個鬼臉不回答。

「上山」後三天，息火了。四大娘再也忍不住，也偷偷地挑開蘆簾角看了一眼，她的心立刻卜卜地跳了。那是一片雪白，幾乎連「綫頭」都瞧不見；那是四大娘有生以來從沒見過的好「蠶花」呀！老通寶全家立刻充滿了歡笑。現在他們一顆心定下來了！「寶寶」們有良心，四洋一擔的粟不是白喫的；他們全家一個月的忍飢失眠總算不冤枉，天老爺有眼睛！

同樣的歡笑聲在村裏到處都起來了。今年蠶花娘娘保佑這小小的村子。二三十人家都可以採到七八分，老通寶家更是比眾不同，估量來總可以採一個十二三分。

小溪邊和稻場上現在又充滿了女人和孩子們。這些人都比一個月前瘦了許多，眼眶陷進了。嗓子也發沙，然而都很快活興奮。她們嘈嘈地談論那一個月內的「奮鬥」時，她們的眼前便時時現出一堆堆雪白的洋錢，她們那快樂的心裏便時時閃過了這樣的盤算：夾衣和夏衣都在當舖裏，這可先得贖出來。過端陽節也許可以喫一條黃魚。

那晚上荷花和阿多的把戲也是她們談話的資料。六寶見了就宣傳荷花的「不要臉，送上門去！」男人們聽了就嘻嘻地笑着，女人們念一聲佛，罵一句，又說老通寶家總算幸氣，沒有犯剋，那是菩薩保佑，祖宗有靈。

（註）蠶在棚上受到熱，就往「綫頭」柴上爬，所以有屑索屑索的聲音。這蠶要繭時的第一步手續不是健康的蠶，多半不能作繭。

（註）據說蠶在作繭以前必撒一泡尿，而這尿是黃色的。

接着是家家都「浪山頭」了，各家的至親好友都來「望山頭」。（註）老通寶的親家張財發帶了小兒子阿九特地從鎮上來到村裏，他們帶來的禮物，是軟糕，糗粉，梅子，枇杷，也有鹹魚。小小寶快活得好像雪天的小狗。

「通寶，你是賣繭子呢，還是自家做絲？」

張老頭子拉老通寶到小溪邊一棵楊柳樹下坐了，這麼悄悄地問。這張老頭子張財發是出名「會尋快活」的人，他從鎮上城隍廟前露天的「說書場」聽來了一肚子的疙瘩東西；尤其爛熟的，是「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處煙塵」程咬金賣柴，販私鹽出身，瓦岡寨做反王的隋唐演義。他向來說話「沒正經」，老通寶是知道的，所以現在聽得問是賣繭子或者自家做絲，老通寶並沒把這話看重，只隨口回答道：

「自然賣繭子。」

張老頭子卻拍着大腿嘆一口氣，忽然地站了起來，用手指着村外那一片禿頭桑林後面聳露出來的繭廠的風火，禱說道：

「通寶，繭子是採了，那些繭廠的大門還關得緊洞洞呢！今年繭廠不開秤！十八路反王早已下凡，李世民還沒出世！世界不太平！今年繭廠關門，不做生意！」

老通寶忍不住笑了；他不肯相信。他怎麼能够相信呢？難道那「五步一崗」似的比露天毛坑還要多的繭廠會一齊都關了門不做生意？況且聽說東洋人也已「講擺」不打仗了，繭廠裏駐的兵早已開走。

（註）「浪山頭」在息火後一日舉行，那時蠶已成繭；山棚四周的蘆簾撤去。「浪」是「亮出來」的意思。「望山頭」是來探望「山頭」，有慰問祝頌的意義。「望山頭」的禮物也有定規。

張老頭子也換了話，東拉西扯講鎮裏的「新聞」，夾着許多「說書場」上聽來的什麼秦叔寶，程咬金，最後，他代他的東家催那三十塊錢的債，爲的是「中人」。

然而老通寶到底有點不放心，他趕快跑出村去，看看「塘路」上最近的兩個繭廠，果然大門緊閉，不見半個人；照往年說，此時應該早已擺開了櫃臺，掛起了一排烏亮亮的大秤。

老通寶心裏也着慌了，但是回家去看見了那些雪白發光很厚實硬古古的繭子，他又忍不住嚥開了嘴。上好的繭子，會沒有人要，他不相信，並且他還要忙着探繭，還要謝「蠶花利市」。（註）他漸漸不把繭廠的事放在心上。

可是村裏的空氣一天一天不同了。纔得笑了幾聲的人們現在又都是滿臉的愁雲。各處繭廠都沒開門的消息陸續從鎮上傳來，從「塘路」上傳來。往年這時候，「收繭人」像走馬燈似的在村裏巡迴，今年沒見半個「收繭人」，卻換替着來了債主和催糧的差役。請債主們就收了繭子罷，債主們板起面孔不理。

全村子都是嚷罵，詛咒，和失望的嘆息！人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今年「蠶花」好了，他們的日子卻比往年更加困難！這在他們是一個青天的霹靂！並且愈是像老通寶他們家似的，蠶愈養得多，愈好，就愈加困難！——「真正世界變了！」老通寶挺胸跺脚地沒有辦法。然而繭子是不能擱久了的，總是趕快想法：不是賣出去，就是自家做絲。村裏有幾家已經把多年不用的絲車拿出來修理，打算自家把繭做成了絲再說。六寶家也打算這麼辦。老通寶便也和兒子媳婦商量道：

「不賣繭子了！自家做絲！什麼賣繭子，本來是洋鬼子行出來的！」

（註）老通寶這裏的風俗，「大眠」以後得拜一次「利市」，採繭以後，也是一次。經濟窘的人家只舉行了「謝蠶花利市」；「拜利市」也是方言，意即「酬神」。



「我們有五百多斤繭子呢！你打算擺幾部絲車呀！」

四大娘首先反對了。她這話是不錯的。五百斤的繭子可不算少，自家做絲萬萬幹不了，請幫手麼？那又得化錢。阿四是和他老婆一條心。阿多抱怨老頭子打錯了主意，他說：

「早依了我的話，扣住自己的十五擔柴，只看一張洋種，多麼好！」

老通寶氣得說不出話來。

終於一線希望忽又來了。同村的黃道士不知從那裏得的消息，說是無錫腳下的繭廠還尋照常收購。黃道士也是一樣的種田人，並非喫十方的「道士」，向來和老通寶最說得來。於是老通寶去找黃道士詳細問過了以後便又和兒子阿四商量把繭子弄到無錫腳下去賣。老通寶虎起了臉，像吵架似的嚷道：

「水路去有三十多九呢！(註)來回得六天！他媽的！簡直是充軍！可是你有別的辦法麼？繭子當不得飯喫，蠶前的債又逼緊來！」

阿四也同意了。他們去借了一條赤膊船，買了幾張蘆蓆，趕那幾天正是好晴，便帶了阿多，他們這賣繭子的「遠征軍」就此出發。

五天以後，他們果然回來了；但不是空船，船裏還有一筐繭子沒有賣出。原來那三十多九水路遠的繭廠挑剔得非常苛刻：洋種繭一擔只值三十五元，土種繭一擔二十元，薄繭不要。老通寶他們的繭子雖然是上好的貨色，卻也被繭廠裏挑廢了那麼一筐，再也不肯收買。老通寶他們實賣得一百十一塊錢，除去路上盤川，就剩了整整的一百元，不够償還

(註)老通寶鄉間一帶計算路程都以「九」計；「一九」就是九里。「十九」是九十里。

買青菜所借的債！老通寶路上氣得生病了，兩個兒子扶他到家。

打回來的八九十斤繭子，四大娘只好自家做絲了，她到六寶家借了絲車，又忙了五六天。家裏米又喫完了，叫阿四拿那絲上鎮裏去賣，沒有人要，上當舖，當舖也不收。說了多少好話，總算把清明前當在那裏的一石米換了出來。

就是這麼着，爲了春蠶熟，老通寶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債！老通寶家爲的養了三張布蠶的繭，又採了十多分的好繭子，就此白賠上十五擔葉的桑地和三十塊鈔的債！一個月光景的忍饑熬夜還都不算！

凡是公務員，都盼望星期六早來到。鐵路局公務員的陶祖泰卻是例外。

天氣太好。辦公廳窗外一叢盛開的夾竹桃在和風中點頭，自然是朝窗裏的專等「下班」鈴響的公務員們，陶祖泰也在內。溫和的天氣，笑開了的夾竹桃，都是大公無私的，然而陶祖泰覺得夾竹桃只對他一人點頭，而且這點頭是嘲笑の意味。

離開「下班」鐘點大約廿多分，科長先走了，辦公廳裏就緊張起來收拾公文，開了又關了抽屜，穿大褂，找帽子，摸出錢來看了一遍又一遍，打電話約朋友，低聲（夾着短促的笑音）商量着吃館子呢還是看電影，——個個人都爲「週末」而興奮。只有陶祖泰惘然坐在那裏，爲了「週末」而煩惱。

他最後一個踱出了辦公廳，心裏橫着兩個念頭：怕回家去，然而又不放心家裏。這是他近來每逢星期六必有的心緒，你承認自己的能力已經無法解決這個矛盾的心理。

除了星期六，他在同事們中間是最有「家庭幸福」的：夫人年青，相貌着實過得去，性情也是好的，孩子只有一個，五六歲，不淘氣，三等科員的收入原好像太少一點兒，可是夫人有一份不算怎麼小的「賠嫁」，達到意外開支，她從不吝嗇。因此，除了星期六，這位年青的丈夫是極戀家的，他總是第一個把公文收拾好，守候「下班」鈴響，第一個跑出辦公廳，一直趕回家去。到家以後呢，「左顧孺人，右幸稚子」，他不喜歡漢口的熱鬧，而漢口的熱鬧也從不來干涉他。

斜陽照着蜿蜒北去的鐵軌，像黃綠夾雜的布上兩條銀線。他不知怎麼走了這和家去相反的路。他還沒覺得，怔怔望着那鐵軌，忽然想起七八年前他有一位同學在鐵路軌道上自殺。他用腳尖踢着鐵軌旁邊的枕木，搖了搖頭。他的中學校的同學，有好幾位是企圖過自殺的；他們以為自殺是高尙而又勇敢的行為，高尙，因為一個人自己覺得會阻礙了別人（尤其是親愛者）的幸福時，自殺是最徹底的犧牲；而能作徹底的犧牲者，自然是勇敢的。陶祖泰也抱有這信念。他也曾企圖過兩次的自殺。第一次在結婚以前，但這一次他事後是頗悔慚的，因為並非爲了什麼「積極的理想」，只是感到生活無味。結婚以後他又第二次的「企圖」，然而朋友們把他救了轉來時，他忽然感激了朋友。他說，他在吞下了安眠藥片以後就猛省到他的自殺的動機還是不够高尙，爲的他之企圖自殺實在是感到能力不够，不能使他所親愛的人有幸福——他想要「逃避」他的責任。

是這第二次「自我批評」以後，他努力找職業，而且努力學習「和光同塵」的處世哲學。半年前他到漢口的鐵路辦事，在他的職業紀錄中已經是第四次的變化。

他怔怔望着那遠接天邊的發亮的鐵軌，他腦子裏閃電似的飛過了種種的往事，特別是那第二次的自殺企圖；他輕輕地搖着頭，便反身沿着鐵軌走回去。他愈走愈快了，不多一會兒便和鐵軌分手，一直回家去。現在是「不放心家裏」的意念壓打了「怕回家去」——應當說，「責任」的觀念壓倒了「逃避」的意識。

## 二

因爲走得太急了，陶祖泰到家時心跳氣促，閉不來口。孩子跳到他身邊，抱了他的大腿，喚着「爸爸」，他也順不過氣來。應一聲，只是用手摩着孩子的頭。半晌，他這才掙扎出一句話來：

「媽媽呢？」

孩子還沒回答，陶祖泰一眼早看見他頭的衣服上沒有了去人那件新製的藍綢披肩，他頹然嘆一口氣，拉着孩子的手，想要坐下，卻又不坐，偏着腿，輕聲的，似乎不願意出口，問道：

「那個……朱……先生，教書的朱先生，來過麼？」

孩子仰臉看着他爸爸，一對小眼睛睜得滾圓；爸爸的臉色太難看，爸爸的聲音也太怪樣，他害怕，他把臉撲在爸爸身上。

陶祖泰拍着孩子的背，放和順了口音說：

「哎，孩子！」

「爸爸媽媽，隔壁黃伯伯家裏打牌，」孩子露出臉來，又看着他父親了。「媽媽說，買一個洋泡泡，給寶寶，等爸爸回來，回去買。」

陶祖泰勉強笑了笑，一聲不響，抱起孩子來，就走出去了。

他抱着孩子，就到隔壁黃家。剛走進那陰溼的小院子，就聽得「男和女雜」的笑聲夾着牌響。他忽然打了一個寒慄，他忽然想道：「隨她去罷，——隨他們去罷；自家又何苦去受刑罰。」可是他依然朝前走，不知不覺卻在兩臂上加了勁，覺得懷裏的孩子怪不舒服。

狹長的舊式邊廂，開亮了電燈，照着四張紅噴噴亮油油的面孔。陶祖泰剛挨身進去，第一眼就看見坐在他夫人對面的，正是那位當教員的朱先生。然而第一眼看見陶祖泰進來的，卻是那位半個後身對着廂房門的黃太太；她似乎要避開檯面上的某種手和手的舉動，把臉一別，可就看見了陶祖泰了。她立即招呼道：

「陶先生，你來打幾圈罷。陶太太手氣不好。」

「哈哈，陶先生固然趕來了！哈哈！」是姓朱的聲音。陶祖泰覺得刺耳。

「我們剛打完了四圈，陶祖泰，你來換我罷！」

黃先生說着就站起身來。

「不行，不行，你是贏家！」又是朱先生的大叫大嚷。他那胖臉上的一對貓頭鷹眼睛向陶夫人使個眼風，陶夫人沒有「反應」，卻因她是背向着廂房門的，陶祖泰看不到。他放下了孩子，就挨到黃先生背後去，一面苦笑着回答。

「我不來，不來，詒年兄不要客氣。」

「老朱，」黃詒年微笑說，「那麼，你是輸家，你歇這四圈麼罷？」

「不行，不行，我要翻本！陶太太，你說對不對？不許換人，我們都要翻本！」

陶太太笑了笑，不作聲。她隨便朝丈夫看了一眼，又隨便看了兒子一眼，數着輸剩的籌碼。兒子跑過來，靠在她身上，她也不去理他。

扳過了座位，朱先生成了陶太太的上家。

孩子得了黃太太給的蘋果，早已忘記洋泡泡了。陶祖泰坐在他夫人背後，名為「觀場」，其實是在「研究」朱先生的眼風。

### 三

陶祖泰這一份苦惱的操心，在最近一月來早已成了公開的祕密。黃詒年和黃太太最初發現了這現象時，還說「陶祖泰又發了神經病。」背着陶祖泰的面，然而當着陶太太和朱先生跟前，黃詒年夫婦倆還隱隱約約指着這件事當作笑話。黃太太甚至於還替陶太太抱不平：「陶太太，這是不尊重你的人格，豈有此理！封建思想！」

什麼是「人格」？什麼是「封建思想」？陶太太不很懂。她讀過三年小學，勉強能看天寶圖之類的書，自從和陶先

生結婚，她也曾依了陶先生的意思看過托爾斯泰，但是一部復活，從她有了身孕（那是結婚以後第二年的事）那年，看到現在還沒有看完。到漢口，是她第一次見大場面；她初來時看見陌生人還要臉紅。

然而她愛打牌，坐進了牌局，即使有陌生男人，也就忘記了臉紅。何況黃先生是她丈夫的老朋友，而朱先生又是黃先生的朋友；更何況黃太太雖然也不過二十來歲，卻好像不是年青，不是女人，黃先生不在家時，任何男客她都招待，和男客們說說笑笑是常事。

這一些，是陶太太到漢口後看的眼裏，而且懂的。所以當黃太太代抱不平時，什麼「人格」什麼「封建思想」，太太雖然不很懂，可是也曾心裏這樣想過：「真好笑！可不是黃先生從來不會那樣極——惡形惡狀。」

她不會向丈夫「提抗議」，可是不知不覺中她和朱先生多說笑些，不知不覺中她每逢星期六非到黃先生家裏打牌不可。

但這是一個月以前呢！現在，陶太太自己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同，也不覺得朱先生有什麼不同，可是黃詒年夫婦倆卻覺得朱先生已經大大不同，而陶太太也有點換樣。現在，黃詒年夫婦倆不敢再拏陶祖泰那種苦惱的「操心」當笑話講了，他們對於陶祖泰同情。

現在，陶太太也更加明白丈夫對自己的用心了，然而她也慣了，不覺得討厭，也從沒憤然叫屈，只「隨他去罷！」她也覺不出朱先生有什麼「不妥」。自然，打牌的時候，朱先生常常探出她的「要張」來就放了「銃」。但原是小玩玩，至多是七八塊的輸贏，要什麼緊？因此，有時背着朱先生，黃詒年夫婦倆隱隱約約提到朱先生似乎有點「那個」時，陶太太便認為是朱先生打牌是放了她的緣故。她只覺得姓朱的會湊趣。

現在，剛剛扳到了她坐在朱先生的下首，愛貪小便宜的她便快樂得什麼似的。陶祖泰的「苦惱的操心」，她壓根兒忘記了。

她和朱先生輪着上下家，這也不是第一次。以前，朱先生第一次用自己的腿去碰碰陶太太的大腿時，陶太太曾經狂吃一驚，但隨即她省悟過來，是朱先生提醒她打錯了一張牌，她又坦然了，她歡迎這腿碰腿。她等「張」等得心焦時，也常用脚尖去碰朱先生的腿。

這樣的「小玩意」，太做慣了，陶太太並不覺得這是「不道德」的——對於陶祖泰或是黃詒年夫婦。

打牌，或者一半要靠「手氣」。下家的「要張」，上家偏偏沒有，那也是無可救藥的事。一圈牌看完了，陶太太還是有出無進。她有點焦灼了。朱先生也陪着她發狠。他簡直是不想自己和牌了。好好一付牌，亂拆一通。憑這樣，陶太太也只「吃進」了兩張。黃詒年連連朝朱先生瞞了幾眼，手摸着下巴微笑。黃太太更忍不住，故意高聲叫道：

「啊！朱先生的手真鬆，陶太太吃飽了！」

「哈哈！朱先生得意地笑着，隨手又是一張「萬」子。

陶太太又是一吃。陶太太禁不住心頭跳了。

「嗨！黃太太出驚地喊一聲，將手裏一張牌重重地拍一下，生氣似的說，「哼，牌有這樣打法！」

陶太太臉紅了一下。

黃詒年還是冷幽默地微笑，卻舉目望了望陶祖泰，似乎說「你看見麼？」

「哈哈！朱先生又怪聲笑了起來。「消遣消遣，輸贏不大，隨便打打算了。」——回頭到海國春吃飯，我請客！」

陶祖泰什麼都看在眼裏，聽在耳裏，儘管他對於麻雀一道不很精明，也心裏雪亮了；然而他有什麼辦法？除了坐在

一邊「受刑罰」？他受不住，然而他又不願走。他但願世上沒有所謂「星期六」——即使有星期六，學校裏也應當禁

止教員過江來「遊」。

孩子將那隻蘋果當作皮球玩。蘋果滾到牌桌底下去了，孩子就拉着父親的衣角。



陶祖泰彎腰去替兒子找「皮球」。他看見那個東西自己跑出桌子底下來了，然而也看見一隻套着中山裝大褲管的腿碰到另一隻穿了長統絲襪的腳上。陶祖泰乍見了，心裏一怔；但立即以爲這是偶然。他有那樣的「大量」。他隨手去拾那蘋果，但也許地板不平，蘋果又滾到陶太太坐的椅子底下去了。這時候，陶祖泰猛又看見，而且看得明明白白，一隻高跟皮鞋的尖頭挑起來，刺到那中山裝大褲管上；這確是陶太太的腳！而且高跟皮鞋的尖頭忽然被大褲管口的褶疊處帶住，擺了幾下這才「自由」了。

陶祖泰心頭直跳，蘋果已經抓在手裏，卻拾不起身來。他忽然覺得不敢見人，覺得「世界」縮小到容納他不下。「哈哈！陶太太……」

又是朱先生的怪笑。陶祖泰被笑得渾身都抖了。他沒有聽得「陶太太」下邊是些什麼。

然而抖過一陣，他滿心滿臉都發起燒來了。他挺直了身體，對朱先生瞪大了眼睛——他的眼光似乎這樣說，「我把這卑劣的……」可是既然人家是「卑劣的」，他就又覺得不屑計較，他回過眼光看自己的夫人，他覺得夫人臉上似乎紅潮方退，夫人眼光低垂着，他可憐起「這個女人」來了。

打牌的四個人似乎一心在牌上，誰也沒有覺察到陶祖泰的異樣。陶祖泰鬆一口氣，可是決不定自己應當怎樣辦。他的眼睛看着人面孔，他的心卻顧着桌子底下人的腿和腳。

那一付牌，陶太太仍舊和不出。黃太太洗牌的時候，能够自在的說笑了。陶祖泰手裏還捏着那隻蘋果。雖然孩子已經忘記了這「皮球」。陶祖泰仍舊叫他過來給了他。同時，他拖一個凳子擺在他夫人和朱先生中間的桌角，他坐下，兩腿直伸出去，在桌子下構成了一道「防線」。

他慶幸他這辦法誰也沒有覺察到。

另一付牌開始了，「戰士」們更加緊張。黃太太每發一牌總是重重一拍。陶祖泰的心卻在自己腿上，他的兩條腿

同時受到了兩方面來的觸碰。起初，他覺得又氣又好笑。但隨即他又有了辦法：不論那一方面來碰，他都回牠一下。第二個「四圈」結束，陶太太還是輸。她賭氣不要打了。朱先生並沒輸多少，就一定要「請客」。

#### 四

夜裏十一點鐘，陶祖泰和夫人雙雙回家了。

海國春吃夜飯，是朱先生請客。吃過飯後，陶太太說起上一星期竟沒看電影，朱先生又要「作東」。陶祖泰再也耐不住了，便是黃詒年夫婦也覺得朱先生那種「派頭」太惡劣，一律贊助陶祖泰的主張，各人自掏腰包。

夜裏十一點鐘四鄰寂靜，連燈光也沒有。孩子早已睡了，夢中忽又叫着「買洋泡泡」。陶祖泰和陶太太都像不打算睡了，卻又都不說話，陶太太歪身靠在床前的方桌上，陶祖泰在房裏來回踱着。這一對兒，似乎各在堅持看誰先開口，誰先上床。

陶夫人擺出這樣的「陣勢」來，這還是第一次，陶先生摸不着頭緒一面踱，一面在猜想。

在海國春時，陶夫人是有說有笑的；提議去看電影因而引起誰請客的爭執時，陶夫人也不過偶爾扁扁嘴，還是與致怪好；到了電影院買票的時候，陶夫人搶先去，——不讓陶先生給她買，他不買給陶先生，她只自買了一張，然而那時候還帶笑說：「各人自會鈔，我不客氣了！」她還拒絕了朱先生那一貫的「派頭」——搶買一張送她；黃太太倒覺得在買票處當着許多人面前「不能」太給朱先生「下不去」，然而陶太太硬要朱先生退還那多餘的一張。

不過一進了場，這位夫人突然不說不笑了，直到看完電影，直到回家以後的現在。

陶祖泰想起了剛走進電影場時誰也沒有注意到的小小一幕：朱先生搶步上前自佔了一個座頭，立即又摸出手巾來在他自己座位旁邊的一個空座上揮了幾下，嘴裏叫着「陶太太」；可是陶祖泰竟不客氣把朱先生特地揮過的

位子佔了，而且也就把自己橫在太太和朱先生的中間了；「哦」陶祖泰想到這裏就在心裏對自己說，「難道是爲此麼？料不到，她……會墮落到這地步呢！」

陶祖泰心抖起來了，手掌心有點冷汗；他站住了，看着歪身靠在方桌前的夫人。

臉埋在臂彎裏，看不見，極短的，幾乎抵觸「新生活」的袖子；露出太多的雪白臂膊；頭髮燙過，其實不燙也够美了；緊裹在身上的時花旗袍，長統絲襪，高跟皮鞋——陶祖泰忽然像在夢中，心裏咕噥道：「這，那裏是她，這，那裏是半年前的阿娥！」

半年前，這一切的時裝跟陶太太沒有緣分。

「但是，也像換一身衣服那麼容易，她這人，這心，也換過了麼？」陶祖泰繼續想。

他走近夫人跟前，靜靜地看着，又靜靜地想着。

他覺得平日問夫人是好夫人，只除了星期六；但即使是星期六，即使是今天罷，他覺得夫人的行爲與其說是「輕狂」，倒不如說是「愛玩耍」，「愛人家湊趣」——還有是「鬪氣撒嬌」。

他伸出手去，輕輕地放在夫人肩上。

夫人就像沒有覺到。

他輕輕地搖着夫人的肩胛。

夫人抬起頭來了，仰臉看着她的丈夫。似乎詫異她丈夫竟還沒有睡，然而她自己的眼裏滿含着睡意，她的臉上滿罩着倦態；她實在累了。

陶祖泰忽然覺得夫人只是可憐，太可憐；他呆呆地站着出神似的朝他夫人瞧。

陶太太的嘴角動了一下，似乎要笑，但又忍住了。

陶太太沒有笑出來，卻低頭去看手錶。

「嚟，不早了！睡罷！」說着，她就站起來。

但是陶祖泰攔住了，要她仍舊坐下。陶祖泰略側着頭，想得很深遠似的柔聲說：

「阿娥，你記得麼——我那一次的自殺？」

陶太太點頭，眼睛睜得大些。

「你知道不知道我——爲什麼想自殺？」

「啊，你不是講過了麼？……」陶太太回答，眼皮垂下，似乎感到這談話乏味，但也還耐着。

「那麼，你還記得我的話麼？」陶祖泰的聲音仍舊那麼溫和。

陶太太搖頭，——但也許是不願繼續這樣乏味的談話，所以搖頭。

「可惜你忘記了！」陶祖泰的聲音稍稍帶些激情了。

「啊！你這人……睡罷！」

陶太太又站起身來。但是陶祖泰又攔住了她，一面急忙地說：

「那次我自殺，因爲覺得自己能力太小，不能使得親愛的人有幸福；然而後來我知道錯了。我知道我的這付擔子並沒有人來代我挑，沒有我的候補人，——我的自殺是逃避，是卑怯，以後我就不讓這樣卑怯的念頭再來了，我努力奮鬥，要使我所親愛的人有幸福！」

「哦！」陶太太不大有興趣似的應着。

「我不是自私的人。」陶祖泰不似剛才那樣急忙了，「有比我好，比我能力强的人，我願意讓他，要是我的親愛的人——人，覺得和我一塊兒沒有——幸福，我也願意站開——就是——自殺；然而要是我認爲她的眼光有錯誤時，我的責任依然存在，我如果逃避，便是卑怯！」

陶太太睜大了眼睛，望住她的丈夫發怔了；丈夫這一番話，她真真地懂得的，就只有兩個字：自殺，她不明白她丈夫爲什麼無事端端又要說自殺。

陶祖泰卻認爲夫人已經聽懂。而且在「執行自我批評」了；他靜靜地站着，靜靜地等候着。

看見陶祖泰再沒有話了，陶太太以爲丈夫的「神經病」業已告一段落，她打了個呵欠，她真倦了，他站起來就脫衣服。

「阿娥，你冷靜地想一想，自然明白；你是隨時可以自由的，但我希望你好好兒運用你的自由。據我看來，那個人——」

陶祖泰在這裏頓住了，他想不到加「那個人」以怎樣的「評語」這才切當。陶夫人這時已經將長衣卸下，坐在床沿上脫絲襪了。她當真倦極，只想睡覺了，就用了最好的可以關住陶祖泰嘴巴的回答：

「明白，什麼都明白；明天我再細細告訴你罷！」

說到最後幾個字，陶太太已經滾到裏床去了，同時吃吃地笑着。

陶祖泰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也上了床。然而他沒有睡意，他想了一會兒，便又喚他的夫人。可是夫人的回答是呼呼的鼾聲，陶祖泰輕輕拉着夫人的臂膊，搖了兩搖，夫人「哦」了一聲，翻個身，就又呼呼地打鼾了。

「怎麼就會睡得着？」陶祖泰納悶地想。

把他剛才自己「說教」時夫人的神態回憶出來再研究，他在黑暗中搖了好幾次頭。他和夫人睡在一床，然而他

們倆精神上像隔一座山，他痛苦地感到孤獨。

他輕輕嘆一口氣，想道：「隨她去罷，隨他們去罷！」但是姓朱的那付輕佻浮薄卑劣的形態在他眼前閃動，他臉上發燒。他心裏堅決地說：「不能！爲了她的幸福，我寧可每個星期六受刑罰！爲了我還愛她，我一定要盡我的能力保護她！爲了那個人太卑劣，我一定要警戒他！」

陶祖泰想着想着，一面用手輕輕撫着他夫人的身體，好像做母親的撫拍她的孩子。

## 六

夾竹桃謝了，石榴花開過，枝頭已有極小的石榴了，新荷葉像銅子大小浮在水面；這中間，該有多少個「星期六」呵！而每個「星期六」，良善的陶祖泰先生挨着怎樣的「刑罰」呵！

黃詒年夫婦知道陶祖泰在挨受「刑罰」，甚至於陶祖泰在牌桌底下布置「防線」，（即使陶太太和朱先生是「對家」的時候，陶祖泰也要布置「防線」了，）也被黃詒年夫婦曉得。黃詒年以爲做丈夫做到這個地步，太可憐，黃太太卻覺得陶祖泰「思想太不開放」，「女人的愛情發生了變化時，應該任其自然」——黃太太屢次這樣說。

「可是老陶經濟上還得太太補貼補貼呢？」黃詒年便這樣回答自己的太太，便覺得陶祖泰的辦法也只有「嚴加防範」。

沒有人知道陶祖泰的「高尚的理想」和「偉大的責任觀念」，即使有人知道了，也不會理解。

陶祖泰沒有朋友可以商量，只好寂寞地負起他的「十字架」。他忍着痛苦，偷偷地偵伺夫人的舉動，要弄明白夫人的「心」到底變化得怎樣了。即使不是「星期六」，他也定不下心來。

非「星期六」陶祖泰「下班」回家，夫人要是閒坐在那裏，他就坐在那裏，夫人從客堂走到臥室，或是到廚

房去看了一眼，他就跟在後面，跟來跟去，像個影子；他極少開口，只是陰幽幽地朝夫人看。

有時夫人和他說東道西，他隨口應了幾聲，忽然又興奮起來，搬出他的那一套大道理「來反覆「開導」他「所愛的人」了；這一來，便將夫人變成了「啞子」。

這使得陶夫人怕極了「非星期六」，怕極了「非星期六」的丈夫下班回家。

陶祖泰從不把「朱先生問題」對陶太太正面提出來，他不願意正式問他夫人：「你愛不愛姓朱的？」他覺得要是問到了這一句，那麼，緊接下去的「行動」便應當是他和夫人離開要不，那就是天下「最醜惡的生活」；而且他又相信要是他太「自私」而和夫人分手便是「害了」他夫人了。

在陶夫人方面，自然也覺到陶祖泰的「病根」是什麼，然而陶夫人想想只覺得可笑。她覺得自己待丈夫還是和從前一樣；她喜歡和朱先生打牌，和朱先生說說笑笑乃至遊玩，這是事實，但這是因為丈夫只會發「神經病」，只會對她「演說」。

未到漢口以前，她本來不會想到如果丈夫不能陪她玩，她就可以找別的男人陪她玩；但半年來她看見「外場通行如此」，她就相信她也犯不着太「鄉下氣」。

她生來是個「極隨和」，「極會享福」的性格；除了打牌，她從來不多用腦筋，除了打牌，她也從來不知道「使心計」。陶祖泰最初愛上她的，（而且現在還是一樣）就是她這「特點」；然而現在使得陶祖泰「苦惱」的，也是她這「特點」。

## 七

有一天，是星期五，天快黑了，陶祖泰破例還沒回家。

陶夫人和孩子等這位年青的家主回來吃夜飯，等得悶了，陶夫人替孩子摺紙人紙馬玩。

忽然陶祖泰垂頭喪氣進來了。陶夫人一見他，就吃驚叫道：「怎麼？你像隻落湯鷄！天又沒下雨！」

陶祖泰搖著頭，朝屋子裏四面看了一眼，似乎不認識這屋子了，然後低聲說：

「你去付了車錢罷。我坐車子來的！」

陶太太付過了車錢回來，看見陶祖泰仍是那樣當路站着，但是彎着腰，抱住了孩子，——似乎抱得太緊了，孩子害怕地在哇哇地叫。

「啊喲！」陶太太也驚叫了，「你！——還不趕快去換衣服！寶寶也被你弄成個溼人了！」

陶祖泰這才放開了孩子，挺起腰來，陰凄凄地望望夫人，又看看孩子，然後懶懶地上樓去了。

孩子走到母親身邊。陶太太用手在孩子身上摸了一把，皺着眉頭自言自語道：「無事端端又發神經病。算什麼？」說着，順手拿起一隻紙馬，套在食指尖上。

孩子頭髮上有幾點水珠，——也許是從父親頭上滴下來的，映着燈光發亮。

陶祖泰換好衣服時，夜飯也擺出來了。陶祖泰的臉色並無異樣，不過比平時蒼白些。他只管低頭吃飯，但忽然停了筷子，呆怔怔地朝夫人看着；夫人先是讓他看着，只裝不覺得，可是隨即別過臉去，撲嗤地笑了一下。

這樣別轉臉去的姿勢，這樣脆聲的笑，陶祖泰從前是感到十二分受用的，但此時他忽然掉了兩滴眼淚。他也別轉臉去。可是剛剛看見了孩子頭髮上那幾點發亮的水珠，他隨手把這幾點水珠拂去，同時又吞吞吐吐說道：

「阿娥，今天我又——幾乎自殺了。」

「呵！」陶太太喊一聲，但是「吃驚」的成份少，「恍然」的成份多。現在是陶太太怔怔地看着她的丈夫了。

「想想明天又是星期六，——呢，星期六，我就——覺得，沒有再生活下去——的勇氣了，沒有再盡我的——責任



的勇氣了。真難受——的刑罰！」

陶祖泰低了頭說，像犯人招供；他頓了一頓，仰起臉來看着他夫人，又接下去道：

「軌道上碾死，太可怕；——我——走到江邊，我——走下水去。可是，可是，水齊到我腰眼，我又覺悟到，——現在現在還不是我卸擔子的日子，我喊救命，——心慌得腿也軟了。以後就坐車回來了。」

他搖搖頭，又苦笑了一下。

「呵——噫！陶太太尖聲喊着，丟下碗筷，立起身來就往外跑。

這倒出於意外，陶祖泰也驚呼着站了起來，但是孩子死命揪住了他，放聲大哭。孩子以為爸爸和媽媽要打架。

陶祖泰急得想抱了孩子去追夫人，但是也不知是孩子賴着不肯動呢，還是他心慌手軟，竟抱不起來了。他只好擁着孩子，嘆氣頓足。

然而有人從外來了，是黃詒年夫婦，後邊跟着陶太太。

「怎麼了？老陶！」黃詒年急忙地問。

「沒有什麼。」陶祖泰有氣沒力回答。

「你太太說你自殺了！」黃太太的聲音。

「沒有呀。」神氣像要躲賴。「我不過是——我說今天幾乎自殺罷了。」

孩子從父親手裏掙扎出來，跑去揪住了母親的衣角。

黃詒年看見陶祖泰確實是好好的，便想走了，但是沒有開過口的陶太太忽然叫道：

「不要走！我怕黃太太，我怕！我睡着了打也打不醒，你想想，天亮我醒來看見他死在旁邊，我怕！不要走，黃太太！」

黃詒年夫婦都轉臉釘住了陶祖泰看，可是陶祖泰只搖着頭說了一句：

「哎，真弄不明白！」

黃太太安慰着陶太太，黃詒年對陶祖泰說：

「老陶，你這人，我真不懂！」

「哈！」陶祖泰怪笑一聲，然後輕聲地好像自己問自己：「懂人，人懂，自己懂。——越想也許越難罷？」

## 八

那天晚上過了十點鐘，黃詒年夫婦方才離開陶家。陶祖泰夫婦慇懃送客，直到大門外。這時的陶祖泰完全和平時一樣，誰也不能相信四小時前他「幾乎自殺」。這時的陶祖泰和陶夫人誰也不敢說他們不是一對快意和氣的青年夫妻。

大約十點半鐘，陶家燈火全熄。

第二天，陶祖泰依舊去辦公，只不過遲了半個鐘點。一夜睡過，似乎什麼全扔在夢鄉裏了。

陶夫人偶爾也還因為黃太太的關心的探問而記起那晚上的事，但彷彿已經隔了十多年。

然而除了星期六，陶夫人更覺得度日如年了。陶祖泰「下班」時間是下午六點，回家路上大概得有二十分鐘，要是到了六點三刻還不見陶先生回來，陶夫人就會感到恐怖。有時她的眼前竟會幻現出一個血淋淋被火車輪子碾成幾段的屍體，或是一口溼漉漉像從衣裏湧起來的白木棺材。

那時她一陣急劇的心跳，幻像便消失了，她扭一下眼睛，手托着下巴，也會暫時正正經經運用她那素來不用的腦筋：「要是當真做出來，可怎麼辦，買衣袋，買棺材，收殮。——這些我都弄不來！真討厭，真麻煩死了！還有，我得帶了寶寶回上海，也不能不帶棺材回上海，這些事，我都不會弄呵！」

於是她的恐怖便變成了焦躁，她會想起平常不大想到的母親來：「要是媽在這裏就好了，什麼都有她去辦！」從母親，她也會想到娘家其他的「親人」，於是一位堂房姪兒，十七八歲的中學生，在武昌一個教會學校，平日簡直不往來的，也被她想了起來。

可是大門響了，陶祖泰慢吞吞踱進來了，絕對不是血淋淋，連衣服也沒溼，陶太太的「恐怖」和「焦躁」也便消滅，好像已經隔了十多年。

到第二天的六點多鐘，這些「恐怖」和「焦躁」依舊要來一遍，然而來勢似乎弱些了，因為多過一天就是和「星期六」更近一天。星期六有牌打，有朱先生，太熱鬧了，「恐怖」和「焦躁」自然不來。

陶祖泰最怕的是星期六，但是他夫人最怕的是星期一。星期日是這一對夫婦心理上的分水嶺。

陶太太從不把自己的「恐怖」和「焦躁」對丈夫說。一則，她不是會「抒情」的女性，二則，少說話是她的天性，何況因此會引起丈夫的滔滔演說更是她所害怕。陶祖泰呢，除了向夫人「說教」更不會用家常閒談來刺探夫人的心曲。他是時時刻刻在「研究」他的夫人，然而他絕對不用嘴巴，他只用眼睛。他絕對信任自己的眼睛。

吃過夜飯，睡覺以前，是陶祖泰聚精會神運用眼力的時間。不知他根據那一派的心理學說，他認為一個女人如果有了「心事」，一定要在每一天這一個時間內流露出來。然而陶太太居然不怕他看。她自己決不先睡，也不催促陶先生睡。她見丈夫不開口，她也守沉默。她很文靜地整理她最得意的新衣服，或者把新近學樣買來的一套睡衣試穿了重復脫下摺起來，（她似乎捨不得穿掉。）都做過了，坐下來，她便連連打呵欠。

在她動動這，弄弄那的時候，陶祖泰的眼光總是跟住她的。有時兩人的眼光相遇了，陶太太往往像要躲避大人的小孩子給「發見」了似的，會發出臉聲的一笑。但是往往因她這一笑，會打開了陶祖泰的「話匣子」，滔滔不絕地「演說」起來——她最怕這一套，因而她除非真真忍不住是不笑的。

不得不聽陶祖泰的「演說」時，她也能很耐心很和順地聽着。可是不到五分鐘，她就打瞌睡了。有一次，陶祖泰睡着她的肩膊，硬不讓她打瞌睡。硬要問她：

「人活在世界上到底爲了什麼？」

「啊！我不知道，我從來不想……」陶太太哀求似的說。「我倦得很，只想睡呀。」

「說了就睡覺。」陶祖泰異常固執，像六年前遇着夫人讀那部復活。

「那——麼，」陶太太曼聲說着，頭一低，又像要打瞌睡了，然而猛然揚起臉來，她又接下去，「說得對不對，你明天再批評罷；人活在世界上，有得吃時吃一點，有得穿時穿一點，疲倦了睡覺，閒了玩玩，犯不着多用心，管東管西。」

「這樣說來，你沒有慾望，——沒有什麼東西你一定要，沒有什麼事情你一定要做麼？」

陶祖泰鄭重地問着，不轉眼的看着夫人的臉。

夫人似乎也頗鄭重地想了一想，慢慢地搖着頭，但又撲哧地一笑說：

「那要看是什麼時候呀！譬如打牌的時候，我要和，要贏錢！此刻，我只要睡覺！」

「哦——」陶祖泰倒弄得無話可說了。

## 九

陶太太「一定怎樣」時，確是「要看是什麼時候。」暑假到了，她忽然要「怎樣」起來。

一天，不是星期六，忽然那位遠房姪兒來了，說是學校放暑假，三兩天後他回上海。這話從陶太太的東耳管進去，馬上走西耳管出來了。

姪兒還沒走，不料又來一個客，是朱先生。

每逢星期六朱先生過江來，極早也得六點半，所以總是先到黃家。三四個月來，朱先生來陶家「拜訪」，這還是第二次呢。

朱先生看見有客，似乎有點掃興，但寒暄幾句以後，他又興高采烈地說道：

「巧極了，陶太太，令姪也在，黃太太想來也沒出門，剛剛四個人，去打幾圈。」

「我不會。」姪兒推託。

「什麼話！年紀青青，沒有個不會又麻雀的！」

朱先生大聲叫着，拉住了那位姪兒的臂膀。

陶太太帶笑問她姪兒道：「當真不會麼？」

「我沒有本錢。」

遲疑了一下，姪兒這才紅着臉回答。

「呵呵哈哈！怕什麼！本錢你姑媽有！」

朱先生的聲音大概街上都聽得。

那時至多三點鐘，等到陶祖泰「下班」回家急忙趕到黃家時，八圈牌已經打過了。陶太太贏進了一些，剛剛抵過姪兒的輸出。

牌局解散，大家閒談；朱先生說起學校放假，過幾天他就要回家鄉去——在滬杭路一帶。

陶太太聽了，心裏好像一跳；她納悶地想道：「怎麼都要放暑假的！」

那天晚上，遠房姪兒在陶家吃夜飯。陶太太聽着丈夫和姪兒談着「船票」買了沒有「那樣的話，忽然心裏又一跳。從不計算「明日如何」的她忽然也計算起來了。她覺得從此她的日子要變成天天是星期一；朱先生也是三四天後

就要走的。

她立即說：「我也要回上海去看媽！」

「哦！」陶祖泰隨便應一聲，過一會也就忘記。

但是第二天陶太太就去買了許多東西，都是要帶回上海去的。陶祖泰「下班」回來，看見夫人和孩子正在一樣打鬧來重新包過。

「那裏來的——這些東西？」

陶祖泰隨便問一句，便像疲倦極了癱在一張椅子裏。

「買的。」陶太太笑着說，又指着一只小巧的白銅水煙袋，「這是給媽媽的……」

「零件太多了，恐怕你的姪兒不便帶呢！」

「我自己帶去。」

陶太太像孩子似的笑起來了，她覺得丈夫真「好玩」，老是在那裏做夢。

「怎麼？你要回去？」陶祖泰這才感到意外，從椅子直立了起來。

「哈哈，不是昨晚我說過麼？」陶太太握住了嘴笑着。

「爸爸，糊塗。媽媽和寶寶回去。」孩子也拍着手叫着。

陶祖泰卻毫無笑意，他懶懶地坐下了，不說話了，瞪大了眼睛看着夫人和孩子。他覺得夫人這次兀突的舉動頗可「研究」。可不是，朱先生也要回去，然而夫人的姪兒也要回去，自然一路走了，那又似乎並無「可疑」。

陶太太一邊包紮東西，一邊說：「買船票，我弄不來，要你去。寶寶是不用票的。」

「呵——哎，」陶祖泰從沉思中驚醒。「船票麼？我沒有錢。月底發薪水，還有十來天呢！你呢？」

「買了東西——讓我算算，路上零用是够的。」

「那麼，只好等到月底。」

「東西都買好了，——又要等到月底！」

陶太太很掃興似的說，便停止了手裏包紮工作。

「不過，恐怕你的娃兒等不得那麼久。」陶祖泰沉吟了一會兒說，他忽然又在「研究」到底是讓夫人回去好呢，還是不讓她回去。他的「研究」還沒結果，不料夫人忽又高興起來，說道：

「不要緊。他等不及，讓他先走，朱先生不定那天走，要他多等幾天想來會答應的。」

陶祖泰瞪直了眼睛對他夫人看，立即懷疑到夫人和朱先生之間早有預定的計畫；並且他又猜想這一切大概全是朱先生出的主意。他覺得夫人太可憐而姓朱的太可惡，他搖着頭，嘆一口氣，低聲然而堅決的說：

「不！還是同你娃兒一路走。船票錢，我去試試，預支薪水。」

## 10

預支薪水不成功，第二天下午四點鐘陶祖泰請假離開辦公廳打算找黃詒年借錢。他先到黃家，不料撲一個空，連黃太太也不在。他沒精打采回到自己家裏，剛好他前脚進門，跟屁股就來了他的夫人和孩子。

「好了，船票也買好了，今晚八點鐘上船。」

陶太太滿面春風，報告她丈夫。

孩子走到父親跟前，從口袋裏掏出滿握的糖果來，仰着臉說：

「爸爸，朱先生賞給寶貴的！」

陶祖泰滿心糊塗，只覺得眼前的東西都在打旋，但是當他知道船票是朱先生代買的，——朱先生來過，而且請陶太太和孩子出去逛了一會兒，而且陶太太的姪兒也是今晚上一同一條船走，陶祖泰明白了，也心定了，同時又一次斷定了朱先生實在太可惡。

陶太太拿出船票來給丈夫看，是二十號官艙。

晚上八點鐘得上船，陶太太便忙着收拾行李去了。

陶祖泰失神似的坐一會，踱一會，苦心地「研究」這突然變化的形勢。他愈「研究」愈斷定朱先生居心不可測。是朱先生來「拜訪」，是朱先生探得陶太太還沒買船票就自告「奮勇」——然而幸得還有陶太太的姪兒。陶祖泰覺得自己是在茫茫大海中，唯一的「靠傍」是這位十七八歲的中學生。

六點鐘光景，黃詒年夫婦來了。聽說陶太太和朱先生一路走，這一對陶祖泰的朋友也似乎一怔。但又知道還有陶太太的姪兒，黃詒年和他夫人對看了一眼，便又微笑。

黃詒年夫婦請陶祖泰夫婦吃了夜飯，已經快將八點鐘。黃詒年送上船去。

找到了二十號官艙，不料裏頭先有一個男人，胖胖的面孔，正是朱先生。

陶祖泰趕快再看房門上的銅牌，明明是二十號。他手指尖都冷了，說不出話來。黃詒年也是滿面詫異，偷眼看陶太太，可是陶太太的神色卻和平常一樣。

「沒有空房間了。」朱先生一臉正經地說。

「老朱！」黃詒年走前一步，「船票是你經手買的，你不該……」

「沒有房間了，叫我有什麼辦法！」朱先生板起臉回答。

黃詒年回過臉來，找陶祖泰，卻好遇着陶太太的眼光朝他這邊看，他就問道：



「陶太太，你覺得怎樣？」

「什麼？哦，隨便。」陶太太的聲音和臉色都跟平常一樣。

孩子吵着要看「大兵船」，陶太太就帶着孩子走到艙外去了。

這當兒，陶太太的姪兒從人叢裏擠過來了。陶祖泰搶上去一把拉住他，就問道：

「你的幾號？」

「我是坐統艙的。」

「嘿，」陶祖泰搖搖頭，忽然腿軟起來，便坐在陶太太的行李上，瞪直了眼睛朝二十號官艙的銅牌看。

黃詒年瞧着情形有點僵，只好來硬做主了；他找了船裏茶房來問，知道還有三十四號官艙空着，他就叫茶房把陶

太太的行李搬到三十四號去。但是陶祖泰坐在那裏不動，卻要陶太太的姪兒從統艙換到二十號官艙來。

「哼！那不是笑話了？我——不樂意，幹麼我不能舒舒服服一個人一間房？」

朱先生虎起臉嚷着，站到房門口，兩手又在腰間，好像防備人家衝進去。

陶祖泰裝做沒聽見，沒看見，只管催促着那位姪兒。

「錢呢？官艙是官艙的價錢。」姪兒輕聲說。

提到錢，陶祖泰呆了一呆；他那裏來的錢，他太太的船票還是人家代付的。可是他焦躁地叫道：

「不問如何，你先去搬上來！」

黃詒年覺得陶祖泰這一着也太「落了痕跡」，可是陶祖泰「有神經病」，黃詒年就不能不格外同情於他了。把

朱先生推進了房裏去，黃詒年半勸半責備地很說了幾句。這時陶祖泰也已經逼着那位姪兒將行李搬了進來。

朱先生橫着眼睛只是冷笑。

看着姪兒把鑰蓋攤好，陶祖泰方才放心，可就想起了錢。他悄悄地對黃詒年說了。黃詒年一摸口袋，糟糕，他就剩幾毛零錢，他苦笑着說：「你太太身邊總還有，回頭讓他們自己解決。」

鑰整從外邊響了來。這是報告船就要起錨了。

陶太太和孩子也來了。陶祖泰一面請姪兒幫忙，將太太的行李弄到三十四號，一面叫太太去：「你換到這邊了。清淨點。」

陶太太朝三十四號房裏望了一眼，點點頭，還是只說了兩個字：「隨便。」

## 一一

陶太太回去後隔了十多天，才來了一封「平安家書」。蚯蚓般數十個字，除了「大小平安」而外，陶祖泰毫無所得。陶祖泰卻回覆了一封「蠅頭細字」的長信，信中重申他的不能放棄「責任」——要保護他所親愛的人到底，「俾不致有危險」，然而假使有比他更好更忠實能力更強的「候補者」，那他也很願意「從這世界上消滅」，「敬避賢路」。這封信化了陶祖泰兩個黃昏。

這封信陶太太一定收到，因為是掛號寄的。

這封信，一定也發生了效果，——跟平日陶祖泰對夫人「演說」時同樣的效果：打磕睡。從此陶太太方面連蚯蚓般的幾十個字也不來了。

陶祖泰又寫信給太太那位姪兒。這不是「演說」了，也不長，然而實足是一張「問題表」。

一星期內，姪兒的回信就來了。也不長，然而對於陶祖泰所提出的主要問題竟「擱置不答」。

陶祖泰再去一信，除重申前請外，又提了個「新問題」：「令姑母近來作何消遣？」

回信也是一星期內就來了。對於陶祖泰第一信中的主要問題卻玩起「外交詞令」來了：「一言難盡，容後面詳。」至於「令姑母近來的消遣」呢，則據稱因為有「搭子」，不過在家打打小牌。

研究過了姪兒的「外交詞令」和「據稱」以後，陶祖泰不滿意，再去了第三封信。其實也不長。不料太太這位姪兒竟也學起「令姑母」的樣來：從此也「打磕睡」了。

正當陶祖泰忙於寫信和「研究」的時候，他所服務的機關裏有一點小事並不惹起注意的變化：陶祖泰的上司科長「升遷」去了，新調來的科長說過了「諸位安心供職，以資熟手」的訓詞以後，第五天上，就實行「人事」整理。陶祖泰跟在衆同事的後面，在「歡送」前科長與「歡迎」新科長的兩次公宴時，派到過兩次「壽」字號的份子，但是現在他的所得卻是「停薪留職，另候任用」。

這時候，荷花已經開殘，有了小蓮蓬兒了。

要是太太不會回去，陶祖泰雖然停了薪，原也不妨「候」一下。丈夫的錢袋乾癟時，太太的錢袋會「開放」一下，這已是歷試不爽。但現在卻隔離得太遠，還是趁手頭尚有路費時奔赴太太，在「岳家」靜「候」罷。

和黃齡年一度商量以後，陶祖泰便也悠然東下。也是一張統艙票。

船到南京時，陶祖泰忽然靈機一動，便上了岸。他要找一位在南京有事的好朋友，他有許多事要商量：職業問題，太太的最近「傾向」，而最要緊的，是他自己的如何「負責到底」。

不幸那位朋友「奉公差遣」去了。陶祖泰一算，要是在南京住旅館等候，錢就不夠，只好趁火車先回上海。

到「家」時正值黃昏。一進門就聽得牌響。在漢口受過的牌桌旁的「刑罰」一下子都回憶起來了，陶祖泰幾乎想倒退出去，他硬着頭皮走進去，電燈光刺得他眼睛發花。有人喚他的名字，聽聲音知道是岳母；有人拉他的手，從感覺上知道是自己的孩子。他的心似乎溫暖了一些，眼睛也看得明白了；坐在他「岳母」對面的，正是他的夫人，另外兩位

不認識，然而——都是女客。

陶祖泰完全定心了，聽得太太問他「怎麼你來了，」就口齒分明地回答道：

「臨走前我寄你一封信，沒有收到麼？」

太太似乎一怔，但隨即「哦」了一聲，臉紅紅的笑了一笑；忽然地急口說：「六筒麼？碰！」

陶祖泰那封臨走前發的信，昨天下午到了陶太太手裏，但可惜這信又是長了一點，陶太太拿到手裏就打呵欠，竟沒有讀完，後來就忘記了。

陶祖泰認爲此信還沒送到，就說：

「局裏換了新科長……我沒有事了……想想……還是回來了……另外設法……」

覺得似乎只有岳母大人在用了半隻耳朵聽他，陶祖泰也就不說下去了。陶祖泰每次「有事」的期間，至多八個月，他的岳母和太太早已看慣了。

體諒着姑爺路上辛苦，老太太提議再打八圈就散局。

陶祖泰覺得夫人跟從前一樣：文靜，慢條斯理，少說話，有時抿嘴笑笑。不過好像胖一點，脫去長衣後尤其顯得胖了，尤其是腹部。

夫人接待陶祖泰的態度一切都好。

## 一一一

第二天上午，陶祖泰去拜望夫人那位遠房姪兒。「一言難盡」的內容到底「面洋」了；姪兒吞吞吐吐說：

「那天你們走後……茶房就來要我——補買官給票……補買票啦，我找姑母；姑母，姑母打開錢袋……一算  
不<sub>不</sub>够……」

「噫，不<sub>不</sub>够……」陶祖泰的眼光釘住了姪兒的嘴巴，呼吸急促。

「不<sub>不</sub>够啦……噯噯——問朱先生……朱先生也說沒有……沒有啦，我——我沒有法子，只好，只好搬回統<sub>統</sub>給  
……」

「你姑母呢？」陶祖泰透不過氣來似的問。

「姑母，姑母——那時，姑母，在三十四號。」姪兒低下頭去，避過了陶祖泰的尖針似的眼光。

陶祖泰鬆一口氣，兩手搓着：

「後來呢？」

「後來，後來麼？我不大明白，我在統<sub>統</sub>給。」

「你不必瞞我！」陶祖泰的呼吸又急促了。

「好像……好像，姑母……又搬回……二十號。」

陶祖泰的眼皮一跳，看出來的東西就都有一圈暈了；他心裏還是清楚的，有許多問句在那裏湧騰，然而心尖上似  
乎有一縷又酸又冷的東西冲到他的臉上，他的嘴唇發抖了，說不來話。

「略略抖得好些時，他像自己作不來主似的連連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就離開了那位姪兒。

他在街頭遊魂似的走着。姪兒那些話，倒好像忘記了，他心頭一起一落的，只是兩個老觀念：「逃避」呢還是「負  
責到底」？他不自覺地兜了許多圈子，但也許，因為腳下的習慣，終於不自覺地走到了「家」——

這已是午後一點多了，「家」裏靜悄悄，老太太，夫人，孩子，都在睡中覺。正是一天裏最熱的時期，陶祖泰的大衫粘

在背脊上，可是他的手指尖卻冰冰冷。

他遊魂似的飄到了夫人跟前，看見了側身朝裏睡着的夫人，他忽然像醒了；娃兒說的話一句句都記得，尤其糟的，他也記起了昨晚上夫人很好的接待他。

這兩種回憶夾在一起，他又抖起來了，他害怕，他覺得夫人是個大魔術家，他不敢用手去碰夫人的身體了，可是他的腳像釘住了在那裏離不開。他又打定主意，不能不有幾句話。他只好喚他夫人醒來。

陶太太翻身朝外，沒有張開眼睛，嘴裏卻是「唔唔」地應着。

「起來！有幾句話！」陶祖泰說，把全身力量都提到舌頭和嘴唇上。

「呵——噢——」陶太太又應着，眼睛張開了一半，乍覺得丈夫的神氣古怪，便撲嗤地一笑，可是笑亦只笑了一半，她就辨出丈夫的神氣古怪中有可怕，她的眼睛就睜得大大的了。她遲疑地問：

「你吃過飯了麼？」

「問你：怎麼你又搬回二十號？」

陶祖泰這一問和太太那一問是同時出來的，太太顯然沒有聽清，只覺得丈夫的嗓子逼得太尖，尖到刺耳朵。她怔怔地望着她丈夫。

「你回來的時候，爲什麼——爲什麼又搬回二十號官廳？」

「哦——哦——」太太爬起來，脚尖勾着拖鞋，「那個麼……噯，後來，後來，快開船了，那個三十一——四號官廳，也有男客住進來了，狠狠怕怕，像軍界……我一想，到底宋先生是熟人，就搬回去了。」

陶太太說着後半那幾句時，一邊喝着茶，雖然陶祖泰的兩條陰森森的眼光一秒也沒有離開她的面孔，然而她的臉色竟還和平常一樣。

她的確沒有撒謊，而且她也覺得「搬回二十號」不算怎麼一回事，到家以後，早就忘了。

陶先生倒沒有了主意了。他坐下了，低着頭思量該不該再問，譬如——「你和姓朱的同在一房做些什麼？」可是要問到這些，陶祖泰就不是陶祖泰了。太太呢，還是照常文靜陪坐在一邊，不說話。

終於得了一個主意，陶祖泰輕輕嘆口氣，正想從「本來呢，輪船裏單身女人和單身男客合一間房也不算什麼，只是姓朱的爲人……」這麼開頭，不料樓下忽然叫起「阿娥姐」來了，並且豁刺刺一片牌響，陶太太應一聲，不慌不忙看了丈夫一眼，似笑非笑地嘴角一動，就翩然走了。

### 一三三

樓下是牌響，樓上是陶祖泰踱方步的脚步響。他已經踱了一圈牌的時光了。他所「研究」的，還是沒有結論。

忽然他的孩子輕手輕腳進來了。陶祖泰朝孩子看了一會兒，就蹲下身去，擁着孩子輕聲問道：

「寶寶，乖些，同爸爸說——朱先生和寶寶媽媽同船的，朱先生來過麼？」

孩子歪着頭，搖搖頭，卻又說：「來過。」

「什麼時候來的？」

「下半年。」

「咳，不是——那一天來的？」

孩子搖頭了，但小眼睛轉了幾轉，忽然拉着陶祖泰走到窗前的方桌邊，指着桌子上一只玩舊了的絨布老虎說：

「老虎，外婆還沒買給寶寶。」

「朱先生來了打牌麼？」

「不打。」

這一回答，出乎陶祖泰的意外，他技窮了，正想換一方面問，譬如——「媽媽和朱先生在船上做什麼？」可是孩子倒自動的說起來了：

「媽媽拿洋錢還朱先生，朱先生不要……」

「嗯，媽媽就不還了罷？」

「媽媽也不要。錢放在茶几上……」

「哦？」

「後來，朱先生拿了，朱先生請媽媽去看戲。」

「呵呵，——外婆去麼？」

「外婆不在家。」

「哦——寶寶去麼？」

孩子搖搖頭。陶祖泰心跳了，一時有許多問句塞在喉嚨口，倒說不出來了。孩子爬上一張櫈子，要取那絨布老虎。陶祖泰順手拿給孩子，便又問：

「媽媽去看戲，幾時回來？」

孩子正玩着老虎，不回答，但到底像又記得了，轉過身去，指着他自己的小床說：

「寶寶睡了，媽媽來，寶寶醒了，媽媽給寶寶一粒洋糖。」

陶祖泰的心抖得有點痛了，閉了眼睛，暫時沒有話。再張開眼睛，孩子已經走了，陶祖泰瞪直了眼睛，朝房裏四處瞧。他無目的地動着桌子上的什物，無目的地抽開一只抽屜。又拍的關上了；抽開又關上，好幾次，忽然一個呼聲驚醒了他：



「啊，——你悶在樓上不熱麼？到底下去罷！」

這是陶太太。這回陶太太的聲音有點異樣。但是陶祖泰沒有注意，太太拉他，他就跟着下去了。

樓下的「戰友」除了老太太，還是昨天那兩位不認識的女客。陶太太忽然一定要丈夫代幾付，陶先生一定不肯，就坐在太太身後，跟在漢口時一樣。

陶太太本來是輸的，現在卻轉了「風」了。她興高采烈起來了。坐在她背後的陶祖泰獨自胡思亂想，忽然亂絲中跳出個絲頭來：「太太從沒要他代打牌，剛才要他代，那不是怪？而且太太打牌正吃緊，偏又巴巴地上樓來拉他下去散悶，也是怪？」

這兩個「怪」使得陶祖泰若有所悟，就坐不住了，他悄悄地踱到樓上，悄悄地有目的地開抽屜開衣櫥了。

他在床前「夜壺箱」的抽屜裏看見了自己那封長信和另一封也是自己的不大長的信。他又看見幾封久遠的舊信，都是朋友寫給自己的。他正要將抽屜關上，眼光在那封長信的封皮上無意地一瞥，忽然憶起在漢口時寫這封長信時的心情來了。這信是他的「得意之作」，雖然只能使太太打瞌睡，他惘然拈起這厚重的封套來，惘然抽出信來了。然而猛吃一驚，他看見竟不是他的筆蹟。再一看，他的長信也在，可是另外多了一封信，也頗長。

他剛看了開頭的稱呼，心就別別地跳。他來不及似的一目掃下去，他頭上像加了個緊箍，最後，他一仰身就倒在床上，捏着牙齒掙扎出一句話：「有那樣的無恥，醜惡！」

現在他終於明白了；不但明白了太太和朱先生在船上做些什麼，也明白了寶寶說的朱先生請太太去看戲，實在是做什麼，寶寶醒來看見媽媽時實在天已經亮了；不過他也明白自這一次後，朱先生就不在上海——回他自己的家鄉去了。

陶祖泰迷亂痛苦了一會兒，倒反定了些。現在他的情緒單純化了；他恨自己的夫人和朱先生，他也鄙視自己的

太太和朱先生！

終於又變成了只有鄙視，「不要臉！這樣的信也寫得下，」他想，「頂淫的淫書也不過如此不要臉！想不到她會做那些醜態，我從沒見過她會那樣——下作！」

他大澈大悟地對自己賭咒：「不值得，不值得我的操心，我的保護算了，一身無牽無挂了！」

他坐起來，瞪着眼直視，好像要最後一次認識這房，這一切傢俱和什物。陶太太忽然悄悄地掩進來了。她的眼光立刻釘住了陶祖泰，手裏那封信，這時她臉上略紅了一下。她嘴裏響了一聲，似乎是嘆氣，就坐在一張椅子裏，低着頭，好像一個低能的小學生等候老師責罰。

陶祖泰好像一身的血都湧到眼裏了，他釘住了夫人看，他料不到夫人只是這樣坐着不作聲，他想罵，但罵出口來時卻竟單單罵了朱先生：

「簡直是流氓，拆白黨，畜生，狗……」

奇怪的是陶太太對於這樣的惡罵竟毫無感應，好像那被罵的人她壓根兒就沒認識。

陶祖泰走近他夫人一步，好像恨又好像憐憫似的說：

「在漢口的時候，我怎樣說過來？我怎樣爲你打算？可是你半點口風也不露！你騙我，你騙了我半年了！」

「呵——呵！」陶太太忽然站起來，「在漢口，不騙你。噯，噯，我像做了一個夢，我像做了夢。」

因爲是側面，陶祖泰此時猛然看清了昨晚午到時他所覺得太太的胖一些實在只是小腹隆起，是身孕。他像受了一針似的打個冷噤就指着太太的肚子冷笑說：

「這就是證據。還說不騙呢！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他轉身就走。他聽得太太叫道，「是你的，是你的！」他聽得一聲響，他忍不住回頭一看，太太伏在桌子上在哭了。他

脚下停住了，但是又一轉念，到底一直走了。

#### 一四

陶祖泰從岳家走出，並沒有一定的計畫，也無處可去。在他認為，只有「姓朱」的居心不良而自己的「親愛的」尚屬潔白的時候，他以「保護」太太「負責到底」為壁壘，頗可安心在太太家裏住下去。可是發見了「姓朱的」長信，他覺得沒有理由再挑這付「擔子」了。

他的心裏安靜了些，然而肚子卻吵鬧起來，於是信步走進了一家小館子。

一邊等飯菜，一邊又摸出「姓朱的」那封信來看。經過創傷的人忍不住要去摸摸傷痕，陶祖泰此時也是這種心理。

看到一半多，他鄙夷地搖搖頭，就把信折起來，卻好飯菜也來了，他就吃飯。「想不到，有那樣不作！」——他嚼着飯，心裏說。當然，他和夫人的同居生活雖非古聖賢那麼文雅，可絕不像「姓朱的」信上描繪得那麼不堪。

他再看那信了，這一次的心裏是要看明白「這一雙狗男女」到底有多麼醜惡。他一邊吃飯，一邊慢慢地看。然而這一次那信上的描繪卻「歐化」起來，一邊是主動，又一邊是被動；「她倒好像中了催眠術！」——陶祖泰心裏飄過了這樣一個意思。這一次，他這才「發見」信紙反面也有字，寥寥數行，可是他看了就心跳了。手裏挾了筷子扶着頭，他想到：「難道她那時真在被催眠狀態麼，不然，豈有發生了關係以後就把那人完全忘記了？」

陶祖泰的「平靜」的心忽然又擾亂起來。「新發見」要求他把「當面的整個形勢」重新估量了。

「噫！他不了了之，把「姓朱的」那封信收進封套，順手卻把他自己那封長信抽了出來。他讀自己這「得意之作」了。他一邊讀，一邊又心跳起來；這裏句話都像是一人在「教訓」他自己！「偉大精神」的人，常常會寬恕人

的……！即使是已經犯罪的人。而況犯罪者是被動，是在催眠狀態。

「只是姓朱的實在可惡！」陶祖泰反覆這樣想，心像一個鐘擺。

飯吃完了，他對着空碗空碟子出神。堂官送過賬單來，陶祖泰依然對着空碗空碟子出神。堂官又來把空碗空碟子收去了。陶祖泰就對着油膩的桌面出神。堂官站在他面前不走了。陶祖泰這才省悟過來是在飯店。他看着賬單，同時把口袋裏的錢一古腦兒掏出來。他機械地本能把手裏的角票和銅子拼湊成賬單上那個數目，就走出了飯店。

無意地看了看手裏僅存的幾毛錢，他興奮地對自己說：「全是姓朱的可惡！我的責任不能卸，我還是保護她，免得有更進一步的危險！」

於是走了回「家」的路。但經過一引小照相館時，他忽然靈機一動，走進去把「姓朱的」那封信拍了照。當照相師看着那封信做個鬼臉，又朝陶祖泰笑了一笑時，陶祖泰又懊悔不該多此一舉，並且覺得這個照相師侮辱了他，也侮辱了他的夫人。然而已經拿出來了，不拍也是不必要了。

從照相館出來，陶祖泰已是不名一錢。他為什麼要把那信拍照，自己也不很明白；他總覺得不能不留個底。

回到「家」時，太陽在落山。「家」裏意外地寂靜。老太太在樓下哄着外孫，告訴陶祖泰：「阿娥姐身上不大舒服。」

陶祖泰覺得這話聽在耳朵裏怪受用。他看見夫人果然歪在床上，可是臉上的神色仍跟平常一樣。「唉！」一見了丈夫，陶太太吐出這麼個聲音來，似乎是驚異，又似乎是放心了，然而也好像有點慌。

陶祖泰一聲不響，走到夫人跟前，就外口袋裏取出拍過照的那封信，放在夫人手邊。

陶太太不知是什麼東西，手一抖，看明白了原來是那封信時，拿起來就一條一條撕碎，撕到最後一條，陶太太輕

聲說：

「不騙你……是你的……是你的。」

陶祖泰知道夫人這話是指的什麼，心裏忽然又酸痛起來，可是搖了搖頭，只回答道：「算了罷……」

「噯，啣！真不騙你……」陶夫人坐了起來，「是你跳長江沒死那夜有的！」陶夫人忽然掉下眼淚來。

陶祖泰好像遲疑了一會兒，然後走近夫人一步，極低的聲音顫抖着問道：

「那麼……船上……船上是……第……第一次……」

「呵，我像做了一個夢，一個夢……」

「哦——夢……」陶祖泰忽然也掉下眼淚來。

## 秋收

直到舊曆五月盡頭，老通寶那場病方才漸漸好了起來。除了他的媳婦四大娘到祖師菩薩那裏求過兩次「丹方」而外，老通寶簡直沒有吃過什麼藥；他就仗着他那一身愈窮愈硬則的筋骨和病魔掙扎。

可是第一次離床的第一步，他就覺得有點不對了；兩條腿就同踏在棉花堆裏似的，軟軟地不得勁，而且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腰板挺直。「躺了那麼長久，連骨本都生了鏽了！」——老通寶不服氣地想着，努力想裝出還是少壯的氣概來。然而當他在洗臉盆的水中照見了自己的面相時，卻也忍不住歎一口氣了。那臉盆裏的面影難道就是他麼？那是高撐着兩根顴骨，一個瘦削的鼻頭，兩隻大廓落落的眼睛，而又滿頭亂髮，一部灰黃的絡腮鬍子，喉結就像小拳頭似的突出來；——這簡直七分像鬼呢！老通寶仔細看着，看着，再也忍不住那眼眶裏的淚水往臉盆裏直滴。

這是倔強的他近年來第一次淌眼淚，四五十年辛苦掙成了一份家當的他，素來就只崇拜兩件東西：一是菩薩，一是健康。他深切地相信：沒有菩薩保佑，任憑你怎麼刁鑽古怪，弄來的錢財到底是不「作肉」的；而沒有了健康，即便菩薩保佑，你也不能掙錢活命。在這上頭，老通寶所信仰的菩薩就是「財神」。每逢舊曆朝聖，老通寶一定要到村外小橋頭那坐簡陋不堪的「財神堂」跟前磕幾個響頭，四十餘年如一日。然而現在一場大病把他弄得七分像鬼，這打擊就比繭子賣不起價錢還要厲害些。他覺得他這一家從此完了，再沒有翻身的日子。

「唉！總共不過晒了個把月，怎麼就變了樣子！」

望着那蹲在泥灶前吹火的四大娘，老通寶輕輕說了這麼一句。

沒有回答。篷鬆着頭髮的四大娘頭臉幾乎要鑽進灶門去似的一股勁兒在那裏胡胡地吹。白煙瀰漫了一屋子，又從屋前屋後鑽出去，可是那半青的茅草不肯旺燃。十二三歲的小寶從稻場上跑進來，噙着那煙氣就咳起來了；一邊咳，一邊就嚷肚子餓。老通寶也咳了幾聲，抖顫着一對腿，走到那泥灶跟前，打算幫他的媳婦一手。但此時灶門前一亮，茅草燃旺了，接着就有小聲兒的必剝必剝的爆響。四大娘加了幾根桑梗在灶裏，這才擡起頭來，卻已是滿臉淚水；不知道是爲了煙薰了眼睛呢，還是另有原因，總之，這位向來少說話多做事的女人現在也是淌眼淚。

公公和兒媳婦兩個，淚眼對看着，都沒有話。灶裏現在燃旺了，火舌頭舐到灶門外。那一片火光映得四大娘滿臉通紅。這火光，雖然掩過了四大娘臉上的菜色，可掩不過牠那消瘦。而且那發育很慢的小寶這時倚在他母親身邊，也是只剩了皮包骨頭，簡直像一隻猴子。這一切，老通寶現在是看得十分清楚——他躺在那昏暗的病床上也會摸過小寶的手，也會覺得這孩子瘦了許多，可總不及此時他看的真切——於是他突然一陣心酸，幾乎哭出聲來了。

「呀，呀，小寶！你怎麼的？活像是童子癆呢！」

老通寶氣喘喘地掙扎出話來，他那大廓落落的眼睛釘住了四大娘的面孔。

仍舊沒有回答，四大娘撩起那破洋布衫的大襟來抹眼淚。

鍋蓋邊嘟嘟地吹着白的蒸汽了。那汽裏還有一股香味。小寶蹣跚到鍋子邊，湊着那熱氣嗅了一會兒，就回轉頭擡起嘴巴，問他的娘道：

「又是南瓜娘呀！你怎麼老是南瓜當飯吃！我要——我想吃白米飯呢！」

四大娘猛的抽出一條桑梗來，似乎要打那多嘴的小寶了；但終於只在地上鞭了一下，隨手把桑梗折斷，去對了灶門，別轉臉去不說話。

「小寶，不要哭；等你爺回來，就有白米飯吃。爺到你外公家去——托你外公借錢去了；借錢來就買米，燒飯給你吃。」

老通寶的一隻枯瘠的手抖簌簌地摸着小寶的光頭，喃喃地說。他這話可不是撒謊。小寶的父親今天一早就上鎮裏找他岳父張財發，當真是爲的借錢。——好歹要揪住那張老頭兒做個「中人」向鎮上那專放「鄉債」的吳老爺「借轉」這麼五塊十塊錢。但是小寶卻覺得那仍舊是哄他的，足有一個半月了，他只聽得爺和娘商量着「借錢來買米」。可是天天吃的還不是南瓜和芋頭！講到芋頭，小寶也還有幾分喜歡；加點兒鹽燒熟了，上口也還香膩。然而那南瓜呀，鬆波波的，又沒有糖，怎麼能够天天當正經吃，不幸是近來半月每天兩頓總是老調的淡南瓜！小寶想起來就心裏要作嘔了。他含着兩泡眼淚望着他的祖父，肚子裏卻又在咕咕地叫。他覺得他的祖父，他的爺，娘，都是硬心腸的壞人；他就盼望他的叔叔多多頭回來，也許這位野馬似的好漢叔叔又像上次那樣帶幾個小燒餅來偷偷地給他吞一吞嘴巴。然而叔父多多頭已經有三天兩夜不會回家，小寶是記得很真的！

鍋子裏的南瓜也燒熟了，滋滋地叫響。老通寶揭開鍋蓋一看，那小半鍋的南瓜乾渣渣地沒有湯，靠鍋邊並且已經結成「南瓜鍋巴」了；老通寶眉頭一皺，心裏就抱怨他的兒媳婦太不知道儉省。蠶忙以前，他家也曾斷過米，也會燒南瓜當飯吃，但那時兩個南瓜就得對上一鍋子的水，全家連大帶小五個人湯灑灑地多喝幾碗也是一個飽；現在他纔只病倒了個把月，他們年青人就專往「浪費」這條路上跑，這還了得麼？他這一氣之下，居然他那灰青的面皮有點紅彩了。他抖抖簌簌地走到水缸邊，正待舀起水來，想往鍋裏加，猛不防四大娘劈頭搶過去就把那乾渣渣的南瓜糊一碗一碗盛了起來，又啞着嗓子叫道：

「不要加水！就只我們三個，一頓吃完，晚上小寶的爺總該帶回幾升米來了！——噯，小寶，今回的南瓜乾些，滋味好，你來多吃一碗罷！」



「嚟！嚟！四大娘手快，已經在那裏鑊着南瓜鍋巴了。老通寶氣得說不出話來，掙了一碗南瓜就巍巍地跑到「廊簷口」，坐在門檻上慢慢地咬着，滿肚子是說不明白的不舒服。

而前稻場上一片太陽光，金黃黃地耀得人們眼花。橫在稻場前的那條小河像一條銀帶，可是河水也淺了許多了，岸邊的幾枝水柳葉子有點發黃。河岸兩旁靜悄悄地沒個人影，連黃狗和小雞也不見一隻。往常在這正午時分，河岸上總有些打水洗衣洗碗盪的女人和孩子，稻場上總有些剛吃過飯的男子銜着旱煙袋，蹲在樹底下，再不然，各家的廊簷口總也有些人像老通寶們的坐在門檻上吃喝着談着，但現在，太陽光暖 and 地照着，小河的水靜悄悄地流着，這村莊卻像座空山了！老通寶纔只一個半月沒到廊簷口來，可是這村莊已經變化，他幾乎認不得了，正像他的小寶變瘦到幾乎認不得一樣！

碗裏的南瓜糊早已吃完了，老通寶瞪着一對大廓落落的眼睛望着那小河，望着那些隔河的冷寂的茅屋，一邊還在機械地咬着。他也不去推測村裏的人爲什麼整夥兒不見面，他只覺得自己一病以後這世界就變了！第一是他自己，第二是他家裏的人——四大娘和小寶，而最後，這是他所熟悉的生長之鄉。有一種異樣的悲酸沖上他鼻尖來了。他本能地放下那碗，雙手捧着頭，胡亂地想這想那。

他記得從「長毛窩」裏逃出來的祖父和父親常常說起「長毛」洗劫過（那叫做「打先風」罷）的村莊，就是沒半個人影子，也沒雞狗叫。今年新年裏東洋小鬼打上海的時候，村裏大家都嚷着「又是長毛來了」。但以後不是聽說又講和了麼？他在病中，也沒聽說「長毛」來。可是眼前這村莊的荒涼景象多麼像那「長毛打過先風」的村莊呀！他又記得他的祖父也常常說起「長毛」到一個村莊，有時並不「開刀」，卻叫村裏人一塊兒跟去做「長毛」，那時，也留下一座空空的村莊。難道現在他這村裏的人也跟了去做「長毛」？原也聽說別處地方鬧「長毛」鬧了好幾年，可是他這村裏都還是「好百姓」呀，難道就在他病中昏迷那幾天裏「長毛」已經來過了麼？這，想來也不像。

突然一陣脚步声在老通寶跟前跑過。老通寶出驚地擡起頭來，看見扁闊的面孔上一對豬眼睛正在對着他瞧。這是他家緊隣李根生的老婆，那出名的浪貨荷花也是瘦了一圈，但正因為這瘦，反使荷花顯得俏些。那一對豬眼睛也像比往常討人歡喜，那眼光中混亂着同情和驚訝。但是老通寶立刻想起了春蠶時候自己家和荷花的宿怨來，並且他又覺得病後第一次看見生人面卻竟是這個「白虎星」那就太不吉利，他恨恨地吐了一口唾沫，趕快垂下頭去把臉藏過了。

一會兒以後，老通寶再擡起頭來看時，荷花已經不見了，太陽光曬到他腳邊。於是他就想起這時候從鎮上回到村裏來的航船正該開船，而他的兒子阿四也許在那船上，也許已經借到了幾塊錢，已經買了米，他下意識地咂着舌頭了。實在他亦厭惡那老調的南瓜糊，他也想到了米飯就忍不住嚙口水。

「小寶！小寶！到阿爹這裏來罷！」

想到米飯，便又想到那餓瘦得可憐的孫子，老通寶揚着聲音叫了。這是他今天離了病床後第一次像個健康人似的高聲叫着。沒有回音。老通寶看看天空，第二次用盡力氣提高了嗓子再叫。可是出他意外，小寶卻從緊隣的荷花家裏跳出來了，並且手裏還擎一個扁圓東西，看去像是小燒餅。這猴子似的小孩子跳到老通寶跟前，將手裏的東西冲着老通寶的臉一揚，很賣弄似的叫一聲「阿爹，你看，燒餅！」就慌忙塞進嘴裏去了。

老通寶忍不住也嚙下一口唾沫，嘴角邊也掠過一絲豔美的微笑；但立刻他放沉了臉色，輕聲問道：

「小寶！誰給你的這——燒餅？」

「荷——荷——」

小寶嘴裏塞滿了燒餅，說不出來。老通寶卻已經明白，他的臉色更加難看了。他這時的心理很複雜：小寶竟去吃「籬人」的東西，真是太丟臉了！而且荷花家裏還有燒餅，那又是什麼「天理」呀！老通寶恨得咬牙跺腳，可又不捨得

打這可憐的小寶。這時小寶已經吞下了那個餅，就得意地說道：

「阿爹！荷花給我的，荷花是好人，她有餅！」

「放屁！」

老通寶氣得臉都紅了，舉起手來作勢要打。可是小寶不怕，又接着說：

「她還有呢！她是鎮上掣來的。她說明天還要去掣米，白米！」

老通寶霍地站了起來，渾身發抖。一個半月沒有米飯下肚的他，本來聽得別人家有米飯就會眼紅，何況又是他素來看不起的荷花家，他鐵青了臉，粗暴地叫罵道：

「什麼希罕！光景是做強盜搶來的罷！有朝一日捉去殺了頭，這纔是現世報！」

罵是罵了，卻是低聲的。老通寶轉眼睜着他的孫子，心理便籌算着如果荷花出來「門口」，怎麼應付，平白地誣人「強盜」，可不是玩的。然而荷花家意外地毫無聲響，倒是不識趣的小寶又做着鬼臉說道：

「阿爹！不是的！荷花是好人，她有燒餅，肯給我吃！」

老通寶的臉色立刻又灰白了。他不做聲，轉臉看見廊簷口那破舊的水車旁邊有一根竹竿，隨手就扯了過來。小寶一瞧神氣不對，撒腿就跑，偏偏又向荷花家鑽進去了。老通寶正待追趕，驀地一陣頭暈眼花，兩腿發軟，就坐在泥地上，竹竿撒在一邊。這時候，隔河稻場上閃出一個人來，踱過那四塊木頭並排做成的雜形的「橋」，向着老通寶叫道：

「恭喜，恭喜！今天出來走動走動了！老通寶！」

雖則眼前還有幾顆黑星在那裏飛舞，可是一聽那聲音，老通寶就知道那人是村裏的黃道士，他心裏就高興起來。他倆在村裏是一對好朋友，老通寶病時，這黃道士就是常來探問的一個。村裏人也把他倆看成一雙「怪物」。因為老通寶是有名的頑固，凡是帶着一個「洋」字的東西他就恨如「七世冤家」。而黃道士呢，隨時隨地賣弄他在鎮上學

來的幾句「斯文話」，例如叫銅錢爲「孔方兄」，對人談話的時候總是「寶眷」「尊駕」那一套，村裏人聽去就彷彿是道士念咒，——因此就給他取了這綽號：道士。可是老通寶卻就懂得這黃道士的「斯文話」，並且他常常對兒子阿四道：黃道士做種田人，真是「埋沒」！

當下老通寶就把一肚子牢騷對黃道士訴說道：

「道士！說來活活氣死人呢！我病了個把月，這世界就變到不樣像了！你看，村坊裏就像「長毛」剛來「打過先風」那母狗白虎星，不知道到那裏去偷摸了幾個燒餅來，不爭氣的小寶兒着嘴饞！道士，你說該打不該打？」

老通寶說着又抓起身邊那竹竿，撲撲地打着稻場上的泥地。黃道士一邊聽，一邊就學着鎮上城隍廟裏那「三世家傳」的測字先生的神氣，肩膀一搖一擺地點頭嘆氣。末後，他悄悄地說：

「世界要反亂呢！通寶兄你知道村坊裏人都幹什麼去了？——咳，吃大戶，搶米囤！是前天白洪浜的鄉下人做開頭，今天我們村坊學樣去了！令郎阿多也在內——可是，通寶兄，尊駕貴恙剛好，令郎的事，你只當不曉得罷了。哈哈，是我多嘴！」

老通寶聽得明白。眼睛一瞪，忽地跳了起來，但立刻像頭頂上碰到了什麼似的又軟癱在地下，嘴唇簌簌地抖了。吃大戶，搶米囤麼？他心裏亂札札地又驚又喜：喜的是荷花那燒餅果然來路「不正」，他剛才一口嚼個正着；驚的是自己的小孩子多頭也幹那樣的事，「現世報」莫不要落到他自家身上。黃道士眯着一雙細眼睛，很害怕似瞧着老通寶，又連聲說道：

「抱歉，抱歉！貴體保重要緊，要緊！是我嘴快闖禍了！目下聽說「上頭」還不想敲辦，不礙事。回頭你警戒警戒令郎就行了！」

「咳，道士，不瞞你說，我一向看得那小畜生做人之道不對，老早就疑心是那「小長毛」冤鬼投胎，要害我一家！現

在果然做出來了！——他不回來便罷，回來時我活埋這小畜生道士，謝謝你，給我透個信，我真是瞞在鼓心裏呀！」  
老通寶抖着嘴唇恨恨地說，閉了眼睛，彷彿他就看見那冤鬼「小長毛。」黃道士料不到老通寶會「古板」到這地步，當真在心裏自悔「嘴快」了，况又聽得老通寶謝他，就慌忙接口說：

「豈敢，豈敢！舍下還有點小事，再會，再會，保重，保重！」

像逃走似的，黃道士轉身就跑，撇下老通寶一個人坐在那裏癡想。太陽曬到他頭面上了，——很有些威力的太陽，他也不覺得熱，他只把從祖父到父親口傳下來的「長毛」故事，顛倒地亂想。他又想到自身親眼見過的光緒初年間全縣鄉下人大規模的「鬧漕」，立刻幾顆血淋淋的人頭掛在他眼前了。他的一貫的推論於是就迷到了。「造反有好處，「長毛」應該老早就得了天下，可不是麼？」

現在他覺得自己一病以後，世界當真變了！而這「變」，在剛從小康的自耕農破產，並且幻想還是極強的他，想起來總是害怕！

到太陽落山的時候，老通寶的兒子阿四回家了。他並沒借到錢，但居然帶來了三斗米。

「噢！老爺說沒有錢，面孔很難看。可是後來他發了善心，賒給我三斗米。他那米店裏圍着百幾十擔呢！怪不得鄉下人沒飯吃！今天我們除了三斗，等到下半年田裏收起來，我們就要還他五斗糙米！這還是天大的情面！有錢人總是越拌越多！」

阿四陰沉地說着，把那三斗米分裝在兩個糞裏，就跑到屋子後邊那半舊的豬棚跟前和老婆嘰嘰咕咕講「私房話。」老通寶悶悶地望着豬棚邊的兒子和兒媳，又望着那兩口米，覺得今天阿四的神氣也不對，那三斗米的來路也就有點不明不白。可是他不敢開口追問。剛才爲了小兒子多多頭的「不學好」，老通寶和四大娘已經吵過架了。四大娘罵他「老糊塗」並且取笑他：「好好！你去告多多頭逆，你把他活埋了。人家老爺們就會賞賜你一隻金元寶罷！」老

通寶雖然拿出「祖傳」的聖賢人的大道理——「人窮了也要有志氣」這句話來，卻是毫無用處。「志氣」不能當飯吃，比南瓜還不如！但老通寶因這一番吵鬧就更加心事重了。他知道兒子阿四儘管「忠厚正派」，卻是耳根太軟，經不得老婆的慫恿。而現在，他們躲到豬棚邊密談了！老通寶恨得牙齦磨地，沒有辦法。他遠遠地望着阿四和四大娘，他的思想忽又落到那半舊的豬棚上。這是五六年前他親手建造的一個很像樣的豬棚，單稱木料，也化了十來塊錢呢；可是去年這豬棚就不會用，今年大概又沒有錢去買小豬，當初造這棚也會請教過風水先生，真料不到如今這麼「背時」！

老通寶的一肚子怨氣就都呵在那豬棚上了。他抖擻簾地向阿四他們走去，一边走，一邊叫道：

「阿四！前回聽說小陳老爺要些舊木料。明天我們拆這豬棚賣給他罷！倒霉的東西，養不起豬，擺在這裏幹麼！」

噙噙地密談着的兩個人都轉過臉兒來了。薄暗中看見四大娘的臉異常興奮，額骨上一片紅。她把嘴唇一披，就回答道：

「值得幾個錢呢！這些髒木頭，小陳老爺也不見得要！」

「他要的我的老面子，我們和陳府上三代的來往，他怎麼好說不要！」

老通寶吵架似的說，整個的「光榮的過去」忽又回到他眼前來了。和小陳老爺的祖父有過共患難的關係，（長毛窩裏一同逃出來，）老通寶的祖父在陳府上是很有面子的；就是老通寶自己也還受到過分的優待，小陳老爺有時還叫他「通寶哥」呢！而這些特殊的遭遇，也就是老通寶的「馴良思想」的根基。

四大娘不再說什麼，撇着嘴就走開了。

「阿四，到底多多頭幹些什麼，你說！——打釐我不知道麼？等我斷了氣，這纔不來管你們！」

老通寶觀着四大娘走遠了些，就突然轉換話頭，氣吼吼地看着他的大兒子。

一隻烏鴉停在屋脊上對老通寶父子倆啞啞地叫了幾聲，阿四隨手拾起一塊碎瓦片來趕走那烏鴉，又吐了口唾

沫，搖着頭，卻不作聲。他怎麼說，而且說什麼好呢？老子的話是這樣的。老婆的話卻又是一個樣子，兄弟的話又是第三個樣子。他這老實人，聽聽全有道理，卻打不起主意。

「要殺頭的呢！滿門剝斬！我見過得多！」

「那——殺得完這許多麼？」

阿四到底開口了，懦弱地反對着老子的意見。但當他看見老通寶兩眼一瞪，額上青筋直爆，他就轉口接着說道：

「不要緊！阿多去趕熱鬧罷！今天他們也沒到鎮上去——」

「熱你的昏！黃道士親口告訴我，難道會誤？」

老通寶咬着牙齒罵，心裏斷定了兒子媳婦跟多多頭全是一夥了。

「當真沒有。黃道士，絲瓜纏到豆蔓裏！他們今天是到東路的楊家橋去。老太婆女人打頭，男人就不過幫着搖船。多多頭也是幫她們搖船，不瞞你！」

阿四被他老了追急了，也就顧不得老婆的叮囑，說出了真情實事。然而他還藏着兩句要緊話，不肯洩漏，一是幫着搖船的多多頭在本村裏實在是領袖，二是阿四他本人也和老婆商量過，要是今天借不到錢，量不到米，明天阿四也幫她們「搖船」去。

老通寶似信非信地釘住了阿四看，暫時沒有話。

現在天色漸漸黑下來了，老通寶家的煙囪裏開始冒白煙，小寶在前面屋子裏唱山歌。四大娘的聲音喚着：「小寶的爺！」阿四趕快應了一聲，便離開他老子和那豬棚，卻又站住了，鬆一口氣似的說道：

「眼前有這三斗米十天八天總是够吃的了；晚上等多多頭回來，就叫他不要再去幫他們搖船罷！」

「這豬棚也要拆的。擺在這裏，風吹雨打，白糟塌壞了！拆下來倒底也變得幾個錢。」

老通寶又提到那豬棚，言外之意彷彿就是：還沒到山窮水盡，何必幹那些犯「王法」的事呢！接着他又用手指敲着那豬棚的木頭，像一個老練的木匠考查那些木頭的價值。然後，他也蹣跚進屋子去了。

這時候，前面稻場上也響動了人聲。村裏「出去」的人們都回來了。小寶像一隻水老鼠蹣跚了出去找他的叔叔多頭。四大娘慌慌忙忙的塞了一大把桑梗到灶裏，也就趕到稻場上，打聽「新聞」。灶上的鍋蓋此時也開始吹熱汽，噉噉地。現在這熱汽裏是帶着真實的米香了，老通寶嗅到了只是嚙口水。他的肚子裏也咕咕地叫了起來。但是他的腦子裏卻忙着想一些別的事。他在計算怎樣「教訓」那野馬似的多多頭，並且怎樣去準備那快就來到的「田裏生活」。在這時候，在這村裏，想到一個多月後的「田裏生活」的，恐怕就只有老通寶他一個！

然而多多頭並沒回來。還有隔河對鄰的陸福慶也沒有回來。據說都留在楊家橋的農民家裏過夜，打算明天再幫着「搖船」到鴨嘴灘，然後聯合那三個村坊的農民一同到「鎮上」去。這個消息，是陸福慶的妹子六寶告訴了四大娘的。全村坊的人也都興奮地議論這件事。卻沒有人去告訴老通寶。大家都知道老通寶的脾氣古怪。

「不回來倒乾淨地痞胚子！我不認賬這個兒子！」

吃晚飯的時候，老通寶似乎料到了幾分似的，看着大兒子阿四的臉，這樣罵起來了。阿四啞着嘴巴不閉腔。四大娘朝老頭子橫了一眼，鼻子裏似乎哼了一聲。

這一晚上，老通寶睡不安穩。他一合上眼，就是夢，而且每一個夢又是很短，而且每一個夢完的時候，他總像被人家打一棍似的在床上跳醒。他不敢再睡，可是他又倦得很，他的眼皮就像有千斤重。朦朧中他又聽得阿四他們床上噤噤咕咕有些聲音，他以爲是阿四夫婦倆枕頭邊說體己話，但突然他渾身一跳，他聽得阿四大聲嚷道：

「阿多頭爹要活埋你呢！——咳，你這話怕不對麼？老頭子不懂時勢！可是會不會迷天大罪都叫你一個人去頂，人家到頭來一個一個都溜走……」



這是夢話呀！老通寶聽得清楚時，渾身汗毛直豎，眼睛也睜得大大的。他撐起上半身，叫了一聲：

「阿四！」

沒有回音。孫子小寶在夢中笑了起來。四大娘唇舌不清地罵了一句。接着是床板響，接着又是鼾聲大震。

現在老通寶睡意全無，睜眼看着黑暗的虛空，滿肚子的胡思亂想。他想到三十年前的「黃金時代」，家運日日興隆的時候；但現在除了一疊舊賬簿而外，他是什麼也沒剩。他又想起本年「蠶花」那樣熟，卻反而賠了一塊桑地。他又想起自己家從祖父下來代代「正派」，老陳老爺在世的時候是很稱讚他們的，他自己也是從廿多歲起就死心塌地學着鎮上老爺們的「好樣子」——雖然捏鋤頭柄，他「志氣」是有的，然而現在他落得個什麼呢？天老爺沒有眼睛！並且他最想不到的是天老爺還給他阿多頭這業種。難道隔開了五六十年，「小長毛」的冤魂還沒轉世投胎麼？——於是突然間老通寶冷汗直淋，全身發抖。天哪！多多頭的行經活像個「長毛」呢！而且老通寶猛又記起四五年前鬧着什麼「打倒土豪劣紳」的時候，那多多頭不是常把家裏藏着的那把「長毛刀」掄出來玩麼？「長毛刀」這是老通寶的祖父從「長毛營盤」逃走的時候帶出來的；而且也就是用這把刀殺了那巡路的「小長毛」！可是現在，那阿多頭和這刀就像夙世有緣似的！

老通寶什麼都想到了，而且愈想愈怕。只有一點，他沒有想到，而且萬萬料不到：這就是正當他在這裏咬牙切齒恨着阿多頭的時候，那邊楊家橋的三三十戶農民正在阿多頭和陸慶福的領導下，在黎明的濃霧中，向這裏老通寶的村坊進發！而且這裏全村坊的農民也在興奮的期待中做了一夜熱鬧的夢，而此時夢回神清，正也打算起身來迎接楊家橋來的一夥人了！

魚肚白從土壁的破洞裏鑽進來了。稻場上的麻雀噪也聽得了。喔，喔！全村坊僅存的一隻雄雞——黃道士的心肝寶貝，也在那裏啼了。喔，喔——喔！這遠遠地傳來的聲音有點像是女人哭。

老通寶這時忽然又朦朧睡去；似夢非夢的，他看見那把「長毛刀」亮晶晶地在他面前現。俄而那刀柄上多出一隻手來了！順着那手，又見了栗子肌肉的臂膊，又見了濃眉毛圓眼睛的一張臉了！正是那多多頭！「呸——」老通寶又怒又怕地喊了一聲，從床上直跳起來，第一眼就看見屋子裏全是亮光。四大娘已經在那裏燒早粥，灶門前火焰活潑地跳躍。老通寶定一定神，爬下牀來時，猛又聽得外邊稻場上人聲像陣頭風似的捲來了。接着，鏗鏗鏗！是鏗聲。

「誰家火起麼？」

老通寶一邊問，一邊就跑去。可是到了稻場上，他就完全明白了。稻場上的情形正和他親身經過的光緒初年間的「鬧漕」一樣。楊家橋的人，男男女女，老太婆小孩子全有，烏黑黑的一簇，在稻場上走過。「出來！一塊兒去！」他們這樣亂烘烘地喊着。而且多多頭也在內！而且是他敲鑼！而且他猛的搶前一步，跳到老通寶身前來了！老通寶臉全紅了，眼裏冒出火來，劈面就罵道：

「畜生！殺頭胚……！」

「殺頭是一個死，沒有飯吃也是一個死，去罷！阿四呢？還有阿嫂？一夥兒全去！」

多多頭笑嘻嘻地回答。老通寶也沒聽清，掄起拳頭就打。阿四卻從旁邊鑽出來，攔住老子和兄弟中間，慌慌忙忙叫道：

「阿多弟！你聽我說，你也不要去了。昨天除到三斗米。家裏有飯吃了！」

多多頭的濃眉毛一跳，臉色略變，還沒出聲，突然從他背後跳出一個人來，正是那陸福慶，一手推開了阿四，哈哈笑着大叫道：

「你家裏有三斗米麼？好呀！楊家橋的人都沒吃早粥，大家來罷！」

什麼「吃」到他家來了麼？阿四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楊家橋的人發一聲喊，已經擁上來，已經闖進阿

四家裏去了。老通寶就同心頭割去了塊肉似的，狂喊一聲，忽然眼前烏黑，腿發軟，就蹲在地下。阿四像瘋狗似的撲到陸福慶身上，夾脖子亂咬，帶哭的聲音哼唧唧罵着。陸福慶一面招架，一面急口喝道：

「你發昏麼？算什麼！——阿四！聽我講明白！阿多！你看！」

突然阿四放開陸福慶，轉身揪住了多頭，一邊打，一邊哭，一邊嚷：

「毒蛇也不吃窩邊草！你引人來吃自家了！你引人來吃自家了！」

阿多被他哥哥抱住了頭，只能荷荷地哼。陸福慶想扭開他們也不成功。老通寶坐在地上大罵。幸而來了陸福慶的妹子六寶，這纔幫着拉開了阿四。

「你有門路，賒得到米，別人家沒有門路，可怎麼辦呢？你有米吃，就不去，人少了，事情弄不起來，怎麼辦呢？——嘿！不是白吃你的！你也到鎮上去，也可以分到米呀！」

多頭喘着氣，對他的哥哥說。阿四這時像一尊木偶似的蹲在地下出神。陸福慶一手擦着頸脖上的咬傷，一手拍着阿四的肩膀，也說道：

「大家講定了的！東村坊誰有米，就先吃誰，吃光了同到鎮上去！阿四！奇怪不得我！大家講定了的！」

「長毛也是不這樣不講理的，沒有這樣蠻！」

老通寶倒底也弄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就輕聲兒罵着，卻不敢看着他們的臉罵，只把眼睛望住了地下。同時他心裏想道：好哇，到鎮上去！到鎮上去吃點苦頭，這纔叫做現世報，老天爺有眼！那時候，你們纔知道老頭子的一把年紀不是活在狗身上罷！

這時候，楊家橋的人也從老通寶家裏回出來了，嚷嚷鬧鬧的持着那兩個米鬚。四大娘披散着頭髮，追在米鬚後面，一邊哭，一邊叫：

「我們自家吃的自家吃的！你們連自家吃的都要搶麼？強盜殺胚！」

誰也不去理她。楊家橋的人把兩個米糞放在稻場中央，就又敲起鑼來。六寶下死勁把四大娘拉開，吵架似的大聲喊着，想叫四大娘明白過來：

「有飯大家吃！你懂麼？有飯大家吃！誰叫你磕頭叫饒去賒米來呀？你有地方賒，別人家沒有呀！別人都餓死，就讓你一家活麼？噓，噓，號天號地哭，像死了老公呀！大家吃了你的，回頭大家還是幫你要回來！哭什麼呀！」

蹲在那裏像一尊木偶的阿四這時忽然嘆一口氣，跑到他老婆身邊，好像勸慰又好像抱怨似的說道：

「都是你出的主意！現在落得一場空！有什麼法子？跟他們一夥兒去罷？天坍壓大家！」

不知道從那裏弄來的兩口大鍋子，已經擺在稻場上了。東村坊的人和楊家橋的人合在一夥，忙着淘米燒粥。清早的濃霧已散，金黃的太陽光斜射在稻場上，曬得那些菜色的人臉兒都有點紅噴噴了。在那小河的東端，水深而且河面闊的地點，人家擺開五六條赤膊船，船上人興高采烈地唱着山歌。就是這些船要載兩個村莊的人向鎮上去的！

老通寶蹲在地上不出聲，用毒眼望住那夥人嚷嚷鬧鬧地吃了粥，又嚷嚷鬧鬧地上船開走。他像做夢似的望着，他望見使勁搖船的阿多頭，也望見哭喪臉的阿四和四大娘——現在她和六寶談得很投契似的；他又望見那小寶站在船梢上，站在阿多頭旁邊，學着搖船的姿勢。

然後，像夢裏醒過來似的，老通寶猛跳起身，沿着那小河灘，從東頭跑到西頭。爲什麼要這樣跑，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他只覺得心口裏有一團東西塞住，非要找一個人談一下不可而已。但是全村坊靜悄悄地沒有人影，連小孩子也沒有。

終於當他沿着河灘從西頭又跑到東頭的時候，他看見隔河也有一個人發瘋似的迎面跑來。最初他看不清那人的面孔——那人頭上包着一塊白布。但在那四根木頭的小橋邊，他看明白那人正是黃道士的時候，他就覺得心口一

發，發，發，發道：

「長毛也不是那們不講理！記住！老子一把年紀不是活在狗身上的！到鎮上去吃苦頭！他們這夥殺胚！」  
黃道士也站住了。好像不認識老通寶似的，這黃道士端詳了半晌，這纔帶着哭聲說：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告訴你，我的老雄鷄也被他們吃了，豈有此理！」

「殺胚！——你說一隻老雄鷄麼？算什麼！人也要殺麼？殺，殺，殺胚！」

老通寶一邊嚷，一邊就跑回家去。

當天晚上全村坊的人都安然回來，而且每人帶了五升米。這使得老通寶十分驚奇。他覺得鎮上的老爺們也不像「老爺」了；怎麼看見三個村坊一百多鄉下人鬧到鎮裏來，就怕得什麼似的趕快「講好」，派給每人半斗米？而且因為他們「老爺」太乏，竟連他老通寶的一把年紀也活到狗身上去！當真這世界變了，變到他想來想去想不通，而多頭他們驕武揚威！

## 二

現在「搶米團」的風潮到處勃發了。周圍二百里內的十多個小鄉鎮上，幾乎天天有飢餓的農民「聚眾滋擾」。那幾鄉鎮上的紳士們覺得農民太不識趣，就把慈悲面孔擦開，打算「維持秩序」了。於是縣公署，區公所，乃至鎮商會，都發了堂皇的六言告示，曉諭四鄉；不准搶米團，吃大戶，有話好好兒商量。同時地方上的「公正」紳士又出面請當商和米商顧念「農艱」，請他們虧些「血本」，開個方便之門，渡過眼前那恐慌。

可是紳士們和商人們還沒議定那「方便之門」應該怎麼一個辦法，農民的肚子已經餓得不耐煩了。六言告示沒有用，從圖畫變化來的村長的勸告也沒有用，「搶米團」的行動繼續擴大，而且不復是百來人，五六百，上千了！而且不復限於就近的鄉鎮，卻是用「遠征軍」的形式，向城市裏來了！

離開老通寶的村坊約有六十多里遠的一個繁盛的市鎮上就發生了飢餓的農民和軍警的衝突。軍警開了「朝天槍」，農民被捕了幾十。第二天，這市鎮就在數千憤怒農民的包圍中和鄰近各鎮失了聯絡。

這被圍的市鎮不得不首先開了那「方便之門」。這是簡單的三條：農民可以向米店賒米，到秋收的時候，一石還一石；當舖裏來一次免息放贖；鎮上的商會籌措一百五十擔米交給村長去分依。紳商們很明白目前這時期只能堅守那「大事化爲小事」的政策，而且一百五十擔米的損失又可以分攤到全鎮的居民身上。

同時，省政府的保安隊也開到常通樞紐的鄉鎮上保護治安了。保安隊與「方便之門」雙管齊下，居然那「搶米團」的風潮漸漸平下去；這時已經是陰曆六月底，農事也迫近到眉毛梢了。

老通寶一家總算仰仗那風潮，這一晌來天天是一頓飯，兩頓粥，而且除了風潮前阿四賒來的三斗米是冤枉債而外，竟也沒有添上什麼新債。但是現在又要種田了，阿四和四大娘覺得那就是強迫他們把債臺再增高。

老通寶看見兒子媳婦那樣懶地不起勁，就更加暴躁。雖則一個多月來他的「威望」很受損傷，但現在是又要「種田」而不是「搶米」，老通寶便像亂世後的前朝遺老似的，自命爲重整殘局的識途老馬。他朝朝暮暮在阿四和四大娘跟前嘵嘵不休地講着田裏的事，講他自己少壯的時候怎樣勤奮，講他自己的老子怎樣永不灰心地做着，做着，終於創立了那份家當。每逢他到田裏去了一輪回來，就大聲喊道：

「明天，後天，一定要分秧了！阿四你鬼迷了麼？還不算肥料！」

「上年還剩下一包肥田粉在這裏呀！」

阿四有氣無力地回答。突然老通寶跳了起來，惡狠狠地看定了他的兒子說：

「什麼肥田粉！毒藥！洋鬼子害人的毒藥！我就知道祖宗傳下來的豆餅好！豆餅力道長！肥田粉吊過了肚氣，那田還能用麼？今年一定要用豆餅了！」

「那來的錢去買一張餅呢？就是剩下來那包粉，人家也說隔年貨會走掉了力，總得換一半新的。可是買粉的錢也沒有法子想呀！」

「放屁！照你說，就不用種田了！不種田，吃什麼，用什麼，拚什麼來還債？」

老通寶跳着脚咆哮，手指頭戳到阿四的臉上，阿四苦着臉嘆氣。他知道老子的話不錯，他們只有在田裏打算半年的衣食，甚至還債；可是他近來的經驗又使他知道了借了債來做本錢種田，簡直是替債主做牛馬——牛馬至少還能吃飽，他一家卻是吃不飽。「還種什麼田！白忙！」——四大娘也時常這麼說。他們夫婦倆早就覺得多多頭所謂「鄉下人欠了債就算一世完了」這句話真不錯，然而除了種田有別的活路麼？因此他們夫婦倆最近的決議也不過是：決不爲了種田要本錢而再借債。

看見兒子總是不作聲，老通寶賭氣，說是「不再管他們的賬」了。當天下午他就跑到鎮裏，把兒子的「敗家相」告訴了親家張老頭兒，又告訴了小陳老爺，兩位都勸老通寶看破些，「兒孫自有兒孫福。」那一天，老通寶就住在鎮上過夜。可是第二天一清早，小陳老爺剛剛抽足了鴉片打算睡覺，老通寶突然來借錢了。數目不多，一張豆餅的代價。一心想睡覺的小陳老爺再三推托不開，只好答應出而到豆餅行去除。

豆餅拿到手後，老通寶就回家，一路上有說有笑。到家後他把那餅放在廊簷下，卻板起了臉孔對兒子媳婦說：「死了纔不來管你們呀！什麼債，你們不要多問，你們只替我做！」

春蠶時期的幻想現在又在老通寶的倔強的頭腦裏蓬勃發長，正和田裏那些秧一樣。天天是金黃色的好太陽微風，那些秧就同有人在那裏拔似的長得非常快。河裏的水卻也飛快地往下縮。水車也拿出來攤在埂頭了。阿四一個人忙不過來。老通寶上去踏了十多轉就覺得腰酸腿重氣喘。「哎！」歎了一聲，他只好爬下來，讓四大娘上去接班。稻發瘋似的長起來，也發瘋似的要水喝，每天的太陽卻又像火龍似的把河裏的水一寸一寸地喝乾。村坊裏到處

嚷着「水車上要人」到處拉人幫忙踏一班。荷花家今年只種了些雜糧，她和她那不聲不響的可憐相的丈夫是比較空閒的，人們也就忘記了荷花是「白虎星」，三處四處拉他們夫婦倆走到車上替一班。陸福慶今天退了租，也是空身子，他們兄妹倆就常常來幫老通寶家。只有那多多頭，因為老通寶死不要見他，村裏很少來；有時來了，只去幫別人家的忙。

每天早上人們起來看見天像一塊青石板似的晴朗，就都皺了眉頭。偶而薄暮時分天空有幾片白雲，全村的人都歡呼起來。老太婆睜着老花眼望着天空唸佛。但是，一次一次只是空高興。扣到一個足月，也沒下過一滴雨呀！

老通寶家的田因為地段高，特別困難。好容易從那乾涸的河裏車起了渾濁的泥水來，經過那六七丈遠的溝，便被那燥渴的泥土截收了一半。田裏那些壯健的稻梗就同患了貧血症似的一天一天見得黃萎了。老通寶看着心疼，急得搓手蹀腳沒有辦法。阿四哭喪着臉不開口。四大娘冷一句熱一句抱怨；咬定了今年的收成是沒有巴望的了，白費了人工，而且多欠出一張豆餅的債！

「只要有水，今年的收成怕不是上好的！」

老通寶聽到不耐煩的時候，軟軟地這樣回答。四大娘立刻叫了起來的：

「呀！水，這點子水，就好比我們的血呀！古腦兒只有我和阿四，再搭上陸家哥哥妹妹的倆算一個，三個人能有多少血磨了這個把月，也乾了呀！多多頭是一個生力，你又不要他來呀——呀——」

「當真叫多多頭來罷！他比得上一條牛！」

阿四也搶着說，對老婆努了一下嘴巴。

老通寶不作聲，吐了一口唾沫。

第二天，多多頭就笑嘻嘻地來幫着踏車了。可是已經太遲。河水乾到只剩河中心的一泓，阿四他們接了三道厚，這



纔够得到水頭，然而半天以後就不行了，任憑多多頭力大如牛，也車不起水來。靠西邊，離開他們那水車地位四五丈遠，水就深些，多多頭站在那裏沒到腰。可是那邊沒有埂頭，沒法排水車。如果晚上老天不下雨，老通寶家的稻就此完了。

不單是老通寶家，村裏誰家的田不是三五天內就要乾裂的像龜甲呀！人們爬到高樹上向四下裏張望。青天石板似的一個天，簡直沒有半點雲彩。

唯一的辦法是到鎮上去租一架「洋水車」來救急。老通寶一聽到「洋」字，就有點不高興。況且他也不大相信那洋水車會有那麼大的是法力。去年發大水的時候，鄰村的農民租用過那洋水車。老通寶雖未目睹，卻會聽得那愛管閒事的黃道士嘖嘖稱羨。但那是「踏大水車」呀，如今卻要從半里路外吸水過來，怕不靈罷？正在這樣懷疑着的老通寶還沒開口，四大娘卻先憤憤地叫了起來：

「洋水車倒好，可是租錢呢？沒有錢呀！聽說踏滿一井田就要一塊多錢！」

「天老爺顯靈。今晚上落一場雨，就好了！」

老通寶也決定了主意了。他急急忙忙跑到村外小橋頭那座簡陋不堪的「財神堂」前磕了許多響頭，許了大大的愿心。

這一夜，因為無水可車，阿四他們倒呼呼地睡了一個飽。老通寶整夜沒有合眼。聽見有什麼簌簌的響聲，便以為是在下雨了，他就一躍碌爬起來，到廊簷口望着天。並沒有雨，但也沒有星，天是一張灰色的臉。老通寶在失望之下還有點希望，於是又跪在地下禱告。到他第三次這樣爬起来探望的時候，東方已經發白，他就跑到田裏去看他那寶貝的稻。夜來露水是有的，稻比白天在驕陽下稍稍顯得青健。但是田裏的泥土已經乾裂，有幾處簡直把手指頭壓上去不覺得軟。老通寶心跳得卜卜地響。他知道過一會兒來了太陽光一照，這些稻準定是沒有命的，他一家也就沒命了。

他回到自家門前的稻場上。一輪血紅的太陽正在東方天邊探出頭來。稻場前那差不多乾到底的小河長滿了一

身的野草。本村坊的人又利用那河灘種了些玉蜀黍，現在都像人那樣高了。五六個人站在那玉蜀黍旁邊吵架似的嚷着。老通寶惘然走過去，也站在那夥人旁邊。他們都是村裏人，正在商量大家打夥兒去租用鎖上那條「洋水車。」他們中間一個叫做李老虎的說：

「要租，就得趕快！洋水車天天有生意。昨天晚上說是今天還沒定出，你去遲了！就撲一個空，那不是糟糕？老通寶，你也來一股罷！」

老通寶瞪着眼發怔，好像沒有聽明白。有兩個念頭填滿了他的心，使他說不出話來：一個是怕的「洋水車」也未必要靈，又一個是沒有錢。而且他打算等別人用過了洋水車，當真靈，然後他再來試一下。錢呢，也許可以欠幾天。

這天上午，老通寶和阿四他們就像守着一個沒有希望的病人似的在圩頭下埂頭上來來回回打磨旋。稻是一刻比一刻「不像」了，最初垂着頭，後來就折腰，田裏的泥土嘖嘖地發出燥裂的歎息。河裏已經無水可車，村坊裏的人全都閉着。有幾個站在村外的小橋上，焦灼地望着那還沒兒來的醫稻的郎中——那洋水車！

正午時分，毒太陽就同火燙一般，那些守在小橋上的人忽然發一聲喊：來了一條小船上裝着一付機器——那就是洋水車！看去並沒什麼出奇的地方，然而這東西據說抽起水來就比七八個壯健男人還厲害。全村坊的人全出來觀看了。老通寶和他的兒子也在內。他們看見那裝着機器的船並不攏岸，就那麼着泊在河心，卻把幾丈長臂膊粗的發亮的軟管子拖到岸上，又擱在田橫埂頭。

「水就從這管子裏出來，灌到田裏！」

管理那軟管子的鎖上人很賣弄似的對旁邊的鄉下人說。

突然，那船上的機器發喘似的叫起來。接着，咕的一聲，第一口水從軟管子口裏吐出來了，於是就汨汨地直淌，一點也不爲難。村裏人看着，嘆着，笑着，忘記了這水是要化錢的。

老通寶站得略遠些，瞪出了眼睛，注意地看着。他以為船上那突突地響着的傢伙裏一定躲着什麼妖怪——也許就是鎮上土地廟前那池潭裏的泥鰍精，而水就是泥鰍精吐的涎沫，而且說不定到晚上這泥鰍精又會悄悄地把牠此刻所吐的涎沫收回去，於是明天鎮上人再來騙錢。

但是一切的狐疑始終敵不住那綠汪汪的水的誘惑。當那洋水車灌好了第二片田的時候，老通寶決定主意請教這「泥鰍精」而且決定主意夜裏拿着鋤頭守在田邊，防那泥鰍精來偷牠的唾沫。

他也不和兒子媳婦商量，逕拉了黃道士和李老虎做保人，擔保了二分月息的八塊錢，就取得船上人的同意，也叫那軟管子到他田裏放水去了。

太陽落山的時候，老通寶的田裏平鋪着一寸深的油綠綠的水，微風吹着，水皺的像老太婆的臉。老通寶看着很快活，也不理四大娘的嘮嘮叨叨聒着「又是八塊錢的債！」八塊錢誠然不是小事，但收起來不是可以賣十塊錢一擔麼？去年糙米也還賣到十一塊半呀！整個的幻想又在老通寶心裏復活。

阿四仍然擺着一張哭喪臉，呆呆地對田裏發怔。水是有，那些稻依然垂頭彎腰，沒有活態。水來得太遲，這些嬌嫩的稻已經被太陽曬脫了力。

「今晚上用一點肥田粉，明後天就會好起來。」

忽然多多頭的聲音在阿四耳邊響。阿四心就一跳。可不是，還有一包肥田粉，沒有用過呀！現在是用當其時了。弔完地裏的壯氣麼？管他的！但是猛不防老通寶在那邊也聽得多多頭那句話，這老頭子就像瘋老虎似的撲過來喊道：

「毒藥！小長毛的冤鬼，殺胚！你要下毒藥麼？」

大家勸着，把老通寶拉開。肥田粉的事，就此不提了。老通寶餘怒未息地對阿四說：

「你看過一夜，就會好的！什麼肥田粉，毒藥！」

於是既怕那泥猋精來收回唾液，又怕阿四他們偷偷地丟下肥田粉，這一夜裏，老通寶抵死也要在田塍上看守了。他不肯輕易傳授他的「獨得之秘」，他不說是防着泥猋精，只說恐怕多多頭串通了阿四還要來胡鬧。他那頑固是有名的！

一夜平安過去了，泥猋精並沒來收回牠的水，阿四和多多頭也沒胡鬧。可是那稻照舊奄奄無生氣，而且有幾處比昨天更壞。老通寶疑惑是泥猋精的唾液到底不行，然而別人家田裏的稻都很青健，四大娘噪得滿天紅，說是「老糊塗斷送了一家的性命」。老通寶急得臉上泛成豬肝色。陸福慶勸他用肥田粉試試看，或者還中用。老通寶呆瞪着眼睛，只不作聲。那邊阿四和多多頭早已拿出肥田粉來撒布了。老通寶別轉臉去不願意看。

以後接連兩天居然沒有那燙得皮膚上起泡的毒太陽。田裏水還有半寸光景。稻又生青壯健起來了。老通寶還是不肯承認肥田粉的效力，也不再說是毒藥了。陰天以後又是蕭索索的小雨。雨過後有微溫的太陽光。稻更長得有精神了，全村坊的人都鬆一口氣，現在有命了：天老爺還是生眼睛的！

接着是涼爽的秋風來了。四十多天的亢旱酷熱已成爲過去的噩夢。村坊裏的人全有喜色。經驗告訴他們這收成不會壞。「年紀不是活在狗身上」的老通寶更斷言着「有四擔米的收成」。是一個大熟年，有時他小心地撫着那沉甸甸下垂的稻穗，便幻想到也許竟有五擔的收成，而且粒粒穀都是那麼壯實！

同時他的心裏便打着算盤；少些說，是四擔半罷，他總共可以收這麼四十擔；完了八八六擔四的租米，也剩三十來擔；十塊錢一擔，也有三百元，那不是他的債清了一大半？他覺得十塊錢一擔是最低的價格！

只要一次好收成，鄉下人就可以翻身，天老爺到底是生眼睛的！

但是鎮上的商人卻也生着眼睛，他們的眼睛就只看見自己的利益，就只看見銅錢，稻還沒有收割，鎮上的米價就跌了！到鄉下人收穫他們幾個月辛苦的生產，把那粒粒壯實的穀打落到稻籬的時候，鎮上的米價飛快地跌到六元一

石再到鄉下人不怕眼睛盲地盤的時候，鎮上的米價跌到一擔糙米只值四元！最後，鄉下人挑了糙米上市，就三元一擔，也不容易出脫！米店的老板冷冷地看着突然哭喪着臉的鄉下人，愛理不理似的冷冷地說：

「這還是今天的盤子呀！明天還要跌！」

然而討債的人卻川流不絕地在村坊裏跑，洶洶然嚷着罵着。請他們收米罷？好的糙米兩元九角，白米三元六角！老通寶的幻想的肥皂泡整個兒爆破了！全村坊的農民哭着，嚷着，罵着。「還種什麼田！白辛苦了一陣子，還欠債！」

——四大娘發瘋似的見到人就說這一句話。

春蠶的慘痛經驗作成了老通寶一場大病，現在這秋收的慘痛經驗便送了他一條命。當他斷氣的時候，舌頭已經僵硬不能說話，眼睛卻還是明朗朗的；他的眼睛看着多，多頭，似乎說：「真想不到你是對的！真奇怪！」

## 陀 螺

「假的！什麼都是假的！」

這樣鄭重地作了結論，五小姐轉過臉去向坐在窗前的女友瞥了一眼——不，應該說是瞪了一眼，爲的是五小姐特別的眼珠的筋肉運動即使在最溫柔地瞅着時也等於狠狠的一瞪。

女友還是那麼寂寞地微笑。

鄰家的頑皮孩子正在天井裏大嚷：「不要月餅，要紅柿子。」兩個什麼人，大概是誰家的女僕罷，打起了怪刺耳的揚州腔，在窗外抱怨各人的東家太吝嗇，那有過中秋節不送禮，親戚朋友都沒來往，而且節賞也太少。

五小姐側着頭，輕輕地在鼻子裏哼一聲，彷彿哼出了那一切虛偽無理由的中秋節，月餅，送禮，節賞——一切從今天早晨起就煩擾着她心緒的塵緣俗態，翻身跳起來，在桌子上抓起一塊蘇達餅乾，蘸滿了奶油，就往嘴裏送。

奶油是多天的陳貨了，軟融在玻璃缸內，很像是淺黃色的濃鼻涕，蘸在蘇達餅乾上老是即刻就要掉落的神氣，所以五小姐不得不用舌頭急忙地先去舐，因而那吃相就很費力，當第三塊餅乾這樣地被吃着的時候，那位女友說出冷冷的一句來了：

「到底也還有什麼的，不一定是完全假的罷！」

「嚇，你——老徐，始終勸不破戀愛，所以我說你是癡。」

五小姐將咬剩的半塊餅乾丟在奶油缸裏，緊接口駁過去，跟着又是一聲宛曼的嘆息，然後再拿起餅乾來放進嘴裏。

微笑再浮上徐女士的口輔。五小姐的房東家的小僕在門口露出半個臉來了，手裏一個小盤，放着月餅蘋果之類。因為是罕見的文雅俊俏的女僕，徐女士竟縮住了已到嘴邊的回話，貪婪地看着。朋友中誰的臉龐兒也是這麼一個胚？這浮雲似的驀地飛來的感念，隨即又絆住了徐女士的思索。哦！如果在路上瞥見，準定會認是馨罷！不過這裏這一位有其文靜，卻不如馨那樣鋒芒逸宕。這是燙在馨身上的不可磨滅的革命的烙印。在那沸湯似的革命旋風中滾過來的人，誰也免不了燙上一個痕。

五小姐已經回過頭去，見是房東老太太給自己送的中秋禮，便說了謝謝，隨手接過盤子裏的東西來放在書架子的最下層。再回到原來斜坐着的姿勢，她跟隨了徐女士的眼波又怪樣地瞪一眼，伸直頸顫子，又發議論：

「莫看輕她呢！長的好看，又聰明。你中意了她嗎？老徐，要是你變成男人，便沒福消受她剛纔溫柔的笑容。是不通文墨的粗人嗎？心裏比你還明白些兒。她勘得破戀愛。總算承她的情，和我是什麼都肯譚譚的。」喂，小妹，前回你的東家還不好麼？他的太太有癆病，將來你還不是正夫人幹嗎？不肯！她只是微笑，不作聲。「我有個朋友，是讀書人，現在教書，一年有千把塊錢的進賬，沒有娶過親，給你做個媒罷！」老徐，她知道我不是玩話，你猜她怎麼回答呢？她板起了臉搖頭，什麼戀愛，她是勘破了的。她說，將來進尼姑庵修行。嚇，你要說是迷信！可是你的戀愛何嘗不是一座偶像，不是迷信？什麼都是假的，什麼都是空！」

徐女士靜靜兒聽着，心裏還在比較這裏的女僕和舊友馨，成串的塵封的往事也拉出來了，一些愁眉，一些笑靨，熱情的眼波，慷慨的陳辭，幽鬱的詛咒——啊，這一切！這癡歡苦恨癩絲，只使得人生醇化，聖潔，不是空，也不是假！徐女士沉靜的眼睛斗然耀着興奮的光彩，堅定地說：

「五姊，不能不反對你這意見，只有表面地生活了的人們纔覺得人生是假是空！人生不是荒唐的噩夢也不是不可得知的神祕。人生是努力加理知！在人生深處打過滾來的人是既不空想亦不幻滅。」

回答先是鼻子裏的一聲哼。五小姐把手裏的半塊餅乾丟在痰盂裏，隨即又燃起了一枝香煙。用力地吸進一口以後，她慢慢地斜過眼去瞪着徐女士，咬準了字音冷冷地說：

「等你到了我的年紀，我的境地，你自己再回頭看看今天的議論罷。只有走過了大半年人生旅程的人們方纔懂得人生究竟是什麼。你玩過萬花筒麼？——一種小孩子的什麼「教育玩具」娜！你從那小孔裏左看看，右看看，你多麼驚異讚美呀！你想來這小小的紙筒裏的世界多麼豐富美麗複雜呀！可是拆破那紙筒來看哪，你只得了幾片碎玻璃，歸根，什麼都是假，都是空幻！」

「然而這寥寥的幾片碎玻璃就是我所謂理智和努力。這是智和力創造出我們萬變的感覺的世界。」

這回徐女士是緊接口駁覆了。看見五小姐瞪着眼睛不作聲，她又接下去：

「你在小孔裏所見的現象是變幻不可究詰，可是這一切的變幻到底本源於碎玻璃片敲側的形態和三稜鏡折光的角度，這兩者的必然的關係呀。這可以用數目字來求得的。這裏只有必然的真實，沒有神祕，也無所謂空與假！」

話轉到抽象的理論方面了。五小姐平時雖然喜歡析理，但今天的心緒委實太紛亂了，不耐煩這個。她將吸剩大半枝的香煙橫架在煙灰盤沿，向桌子的小時鐘望了一眼，站起身來說：

「四點鐘了。老徐，出去到公園裏走走罷。這一家的中秋節的喜氣悶得人頭昏。」

於是來了洗粉，白玉霜，檀香粉，口紅，染髮水，司丹康，這一長列的化粧品的隊伍。五小姐很敏捷熟練地搽着，嘴裏哼着一些什麼歌曲。最後是一雙嫩黃色的很容易被誤會是七八歲孩子穿的「跑鞋」那樣的短小而圓頭的皮鞋。五小姐扣好了鞋帶，挺直腰來正想說「走罷」的時候，驀地看見兩道淡淡的，然而很有內容的笑暈停在徐女士的眉梢。



「喂，老徐，笑什麼？」

「我笑我是勝利了。」

五小姐猛轉過身去跨上一張椅子，從書架的最高層取下一瓶香水來在自己頸頸子間亂灑。

「我又笑，因為我得意，我又解決了一個問題。」

徐女士加着說，湊到五小姐肩下嗅那芳烈的白玫瑰香。

「勝利問題？老徐！你肚子裏藏着那樣的大禍根，還有心情笑！」

「要笑。因為你剛纔說過，原來什麼都是空！什麼都是假！」

五小姐轉過身來讚許地挺着眉毛。

「但即使今天你這位宣揚空和假的說教大師，也還有若干到底不能空，更不能假，你執着你血肉的自己；你講究美醜，所以搽粉灑香水，你講究補養，所以奶油蘸餅乾，稀飯沖牛奶！」

## 二

從螺旋形的樓梯下去的時候，兩位都沒有話。五小姐在用心提防着樓梯板從她脚下滑走，徐女士又讓迷霧樣的雜念包圍住了。

看着偏了頭，弩出了眼珠，萬分費力似地用皮鞋頭去探索樓梯板的五小姐的側形，徐女士的鼻孔裏忍不住有些酸辣，這樣的感慨也突然浮上了意識！啊！衰老了！只一年不見，這位生氣虎虎的，「哭時要哭個痛快，笑時也笑個痛快」的老姊姊，怎麼便意外地衰老了啊？這是因為那鮮紅的活潑的心已在被頹喪的黑齒所啃嚙，所以再沒有亢昂的叛逆的絕叫。卻只有虛無主義的低呻；這是因為中年的暮氣已經鑽進了她的血液，所以皇皇然追求着補藥，終天不釋手地

咬着奶油蘸餅乾了。病態！可是這一切的病態總得有個中心軸。什麼是那個中心軸？

「五姊，想起去年的今晚，上麼？觀月橋上的月色，不忍池中的荷香葉，而又是煙火耀彩，萬人空巷；佳節勝事，多麼熱鬧！」

淡然看了徐女士一眼，似乎又是一句「所以我說你是癡。」五小姐嘴裏哼着什麼詩句，繼續地努力下樓梯。

兩位悶着嘴，走過了女僕們的臥場——因爲是在正房後面的走道，實在不成其爲房。徐女士瞥見那位俊俏的小妹在翻看一本書。

「喂，她還看書呢！大概是準備着將來進了尼姑菴時念經罷！」

徐女士低聲說，拉着五小姐的衣角。

五小姐煞住了脚步，出驚似的回過臉來。

「誰啊？」

「就是你所謂總算承她情的那位漂亮的娘姨呀！」

五小姐的嘴唇披了一下，表示極不以爲然。約摸經過半分鐘，總算又踏到平平的地板上了，五小姐這纔鬆一口氣說：

「什麼佛經！進尼姑菴是打算修修來世。只要能念阿彌陀佛就什麼都成；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左右不過是那些蠢心腸。看書嗎？少奶奶教着她。」認得幾個字到底方便些。」嚇，爲的方便，也和念阿彌陀佛一樣。」

徐女士背過臉去伸舌頭，又抿着嘴笑。她分明地看見這位老姊姊的前後矛盾的話語內有一顆疲倦了，然而又憤懣的心在跳躍。五小姐向來就有這麼一點脾氣；要爲自己的牢騷助勢或是折服對面的意見，她往往會故意地褒揚某人，給創造出一段「神話」；可是後來看到自己所創造的「神話」又產生了一副作用，「竟會當真增高某一人

身分，她就不肯略略矛盾一下，再把她的「神話人物」親身毀滅。徐女士是見慣了這套把戲的，但像此時對於小妹的褒貶的輪轉竟來得這麼快，卻還是第一遭。如果不是心緒實在煩擾，精細的五小姐會這樣「失態」麼？

笑容從徐女士臉上逃走，換成同情的憂慮了。

客堂中有的是佳節的熱氣。奶媽正在揩拭一些大號的「水晶」盤子，幫着少奶奶裝出滿滿兒一盤一盤的嫩黃色的天津梨子，綠的紫的葡萄，嬌紅的蘋果，和更紅的大柿子。月餅是高堆在兩個朱漆的盤圓裏，廣式的和蘇式的「平分」了秋色。天井裏站着白銅的紙馬灰盆，巍巍然高戴了一座「斗香」。五彩的小小的尖角紙旗在微風中顫抖。孩子們圍在這「斗香」的旁邊，嘈嘈雜雜地搶說着一些聽不清楚的話語。

從後面廚房中又送來那誘人饒涎的燒爛了的鷄鴨的香味。

五小姐立定在「斗香」前呆了半響，然後懶懶地拖着腿趑出大門，彷彿已經忘記本來還帶着一位同伴。

「到那裏去好呢？」

像是物體逐漸消失了動力而終於靜止似的站在弄堂中，五小姐惘然說，眼眶中似乎飽孕了淚水，亮晶晶地望着徐女士。

弄堂口跑進來兩個人，掠過五小姐的身旁時，從他們的熱鬧的談話中掉落了這麼兩句：

「我不明白禁止燒「斗香」和「革命」有什麼關係！」

「爲表示新氣象，正也不得不爾。」

五小姐驚覺似地急走了兩步，然後又立定了，氣咻咻地冲着徐女士的臉說：

「就是這麼一點，就是這麼一點呢！表面的，粉飾的，欺騙的，新招牌的鋪去裏賣的盡是破爛舊貨。烏黑黑的兩扇大門背後，年年照例的「斗香」還是要燒的。你倒還說不是什麼都假，什麼都空呢！」

對於這一段沒頭沒腦的議論，徐女士簡直想不出適當的應答。弄堂裏——雖然不是十字街頭，總不見得像是發表意見的場合。嗚嗚一輛汽車又在弄堂口駛過。聯想到的是大概有兩桿盒子礮旁站在車的腳踏板上。多麼威風！然而在威風的「蹺蹺板」的另一端又是準有些人太不威風。這當然是五小姐之所以憤懣的一個原因。可是她現在的發洩方式卻又如此和從前不同。徐女士凝眸沉吟着，五小姐的聲音又來了：

「還是到公園去罷。」

「去呀。」

「只要十分鐘就走到的。很大的公園。紅茶，兩角小洋一杯。雖然是「公園」，仍須買門票。常年票卻還便宜，只化一塊錢通用四個公園呢。」

五小姐懇切地說明着，搖搖擺擺向前走。徐女士低了頭不作聲。她記得這樣的「東道之誼」的指引，於今已是再度；僅在三四天前，徐女士已經依着五小姐的指示到那公園去過，回來後也曾對五小姐談過園中的風景。

想到五小姐竟成爲這樣地健忘，這樣地心神恍惚，徐女士只好偷偷地苦笑，更說不出半句話。

### 三

走不到十多步路，談話又在兩位中間抽出頭來，漸漸地轉爲熱烈了。

「莫生氣，聽我說喲！五姊，你確是變了一個人的態，會有好些個方式，你的是屬於對自己不利的一種。不忙，聽我慢慢地說來呀。從前你要笑時就笑個痛快，要哭時也哭個痛快，姑不問你那笑或哭是否該當，然而總不失爲健康者的狀態。現在呢，固然不見你大聲哭了，卻也不見你大笑。現在只見你用眉毛來哭，在鼻子裏笑！」

「這是我的自由意志，我喜歡這麼辦。」

「然而你這所謂『喜歡』實在是『不得不』」

「有人禁止我狂笑麼？有人禁止我痛苦麼？」

「有。可不是一個兩個的誰某，而是你周圍人羣總和的病態心理。前幾天我就嗅到這病態的氣味，現在我是看清了牠的面貌了。這是想到要替自己留退步；要在自己 and 人們中間留一些給自己轉圜的空隙；發狂地講究粧飾，因為惟恐被人看出老態；發狂地講究補養，因為衰老的黑影時時在打擾夢寐；總之，是喪失了自信力，喪失了勇往直前生活下去的氣概，是人生鬪爭中的收軍心理，是既過了中年覺得仍是一無所有因而專心只圖晚年一點安逸那樣佻佻小丈夫的沒落的心理。五姊你自然不承認。但事實無可辯解。起心要搶劫的兵是沒有鬪志的。為什麼？因為他太早地計算到潰敗後個人的退步。一個人把氣勃勃地沒頭於生活的鬪爭和理想的追求時是決不會想要什麼補養的。是鬪倦了的時候，纔有這些念頭。中年婦人比少女更愛粧飾因為她已經不能自信。」

徐女士收住了談鋒，向五小姐臉上細細地瞧，準備着接受一番利害的反駁。

然而例外地沒有。五小姐的兩行淒然的眼光遙射在前面的一雙背影。該是什麼不相干的路人罷，但也說不定有些和五小姐的相識者狀貌彷彿。五小姐是那樣認真地覷着。行人道旁的一棵樹像跳出來似的攔在兩位女士的面前了。三五个一隊的小姑娘橫穿過馬路去，元氣旺盛地笑着，嘈嘈地互相呼喚，像歸巢的小鳥兒。她們的活潑動亂的影子投射在夕陽的馬路上，猶如蒼闇的背景前突爆出幾點火花。當一切又歸原狀時，前面的雙影也沒有了，只有新秋的清靜的柏油路。

五小姐的突出的眼珠還是準對着前方，遊魂似地蹣跚着；忽然她腳下一個踉蹌。裏的站住，慌慌張張地旋過身來蹣跚着脚說：

「呀，呀，該死，該死！忘記了，忘記了！」

「可是那封信罷，我記得你早就放在口袋裏呢。」

徐女士輕聲提醒着。

「噫！信麼？混賬信，鬼信！偏是這封信倒帶出來了！我是想起忘記了帶一本書哪！上公園去不帶書。那還成話？」

「那就回去拿書罷。」

徐女士說着，身體已經半面向後轉了；同時，她的腦膜上浮出兩個外國字。兩個外國字，是徐女士幫着五小姐記住的。五小姐每天到公園去「呼吸新鮮空氣」總帶着叫做藝術之什麼的一本書，而在歸來時一定是倦極了似的往床上一躺倒，嘴裏喃喃地念一個外國字，念過了兩三分鐘，就一定要請徐女士幫着記住。可是一星期來，徐女士被囑託「幫忙」的，翻來覆去總是那兩個字，那冊天天被五小姐捧進捧出的日本書的美術書籤似乎老是停在原地位，不曾移動半步。

「Gil-game-shi 還有 Ha-u-sens-iu, 是麼？」

徐女士把眼光引着五小姐要她向後轉，微笑地用了吟詩的調子。

「對，對，Gilg——啊呀，我又念不上來了。怪事！沒有比這個再拗口，再難記的了。最大的原因無非是，我還沒弄清楚這個字到底是書名呢，地名呢，還是學術名詞。外來語辭典裏也沒有。你看，他們誰也不喜歡看書，問問他們都搖頭，給你一個不知。哎！都不喜歡看書！」

於是幾分興奮的光彩騰上了五小姐的惘然的眼睛。三天前在辭源上翻得了一個「典故」的時候，這同樣的光彩也曾裝飾過她的悒悒牢愁的面容。是這強烈的求知慾在五小姐心內構成了最後的防線，抵擋着虛無幻滅的衝動。

「那麼回去拿書罷？」

徐女士熱心地再提議。西斜的陽光在五小姐的灰色頭髮上塗染了一些黃金。風吹弄她的怪樣的新衣。五小姐沉

吟了一會兒，然後醒過來似的擡頭說：

「怎麼站定了不走呀，老徐！想什麼心事哦，你說過要回去拿書麼？算了罷。今天是中秋節，我自己放一天假。上公園去！」

#### 四

一前一後趕着牽着似的，兩位女士進了公園了。那邊枕着一泓流水的大柳樹下的綠茵是五小姐天天來讀書的老座位，今天雖然沒帶書，五小姐還是不肯換地方。

「這裏，旁的人是不會來的。他們都喜歡到游泳池，木球場，或是布棚下面喝紅茶咖啡。啊，這些小資產階級，他們就喜歡這一套！」

在草地上坐定了後，五小姐抱住一對膝頭，將背脊靠着樹根，又發議論。似乎公園裏的「新鮮空氣」確有些洗滌心胸的效力，五小姐雖然還是滿肚子牢騷，卻已換了方向了。逢到這一套憤世嫉俗的大議論時，徐女士總是沉默地恭聽，至多回答幾個微笑。她是看得多，聽得多，早以爲坐在大樹下抱膝高談這一類的舉動，雖然可以自讚爲「革命的智識份子」，但何嘗有補於實際的分毫。而況那些放言高論又只是這麼幾句老調。現在她仰臉看着天空的白雲，用半個耳朵聽五小姐的話語，卻是整個心在追索五小姐的更加喜怒無常的原因。不料五小姐的談鋒忽轉，幾句話直刺到徐女士的心上來了！

「老徐，你是愈陷愈深哪！我看你明天不得了，可怎麼好？我是顧不到你呀！」

徐女士一怔，轉過眼去看五小姐的面孔。多麼嚴重的表情呀！但亦因爲五小姐的嚴重的表示大過於誇張，徐女士即刻就明白又是五小姐在那裏玩她的老把戲了。這也是五小姐的一種脾氣：看見自己的談話並沒受到沒口的讚許

或傾耳的諦聽時，便要危言聳聽地撒個「謊」來笑刺對方一下。自然她未必有多大的惡意，可是她亦決不肯考慮到假使對方是個神經質的人，也許會發生意外的不良影響。有時是對方愈恐怖則五小姐的無所謂而威嚇的「謊」亦愈大愈長。

只回答一個坦然的微笑，徐女士的眼光又移開了五小姐的面孔。

前面一對人來了。大概是不料這兒柳樹下竟還有人，吃驚似地將他們的糾扭得很緊的身體急忙地分開，匆匆地就跑進荷花池旁的假山石洞裏，送來一片曳長的鬻笑聲。

「小資產階級，又要愛，又要怕人看見，哼！」

五小姐氣忿忿地罵起來了，眼睛裏卻已充滿了悽愴，呆呆地向空中望着。那一對男女的親熱地偎抱的姿態還浮在五小姐眼前。她苦着臉閉了眼睛正待拿出「什麼都是假，什麼都是空」這件防身法寶來，立刻又被徐女士一句輕聲的怪話激起全身的戰慄：

「可惜我不是男子。」

「是男子便怎麼？」

「剛纔走過的一對人兒便不至於挨了你的罵！」

「不明白你這句話。」

「很容易明白。因為小資產階級的怕人看見的戀愛會招起非小資產階級者的無名的一股醋！」

五小姐不願再聽也不願分辯，只歪過頭去看那邊遠遠地有一道矮竹籬圍着的兒童遊戲場，一個紅衣服的孩子正在盪秋千。他的愉快地努力着的小身體已經高出竹籬快要和秋千架的頂木相平。充滿了活力的嘈雜的笑聲和掌聲從他下面起來，似乎托住了他的身體。五小姐看了幾秒鐘，忽然把兩手掩在臉上，低垂了頸頸子，蜷曲着，一動也不動。



接着是長時間的靜默。然後五小姐發見了什麼似的擡起頭來說：

「老徐。所以我說你是癡！」

「已經是第二次領教你這判決詞了。還有什麼教訓？」

「沒有了——反正你又不肯聽。」

徐女士抿着嘴笑，打算不理，但一轉念，還是追問：

「不應該專「愛」一個人；每個人都愛一下，這是你的老哲學，也領教過了。」

「哎，話不是這麼說的。我的意思是，既已愛過一個人，到可以放手的時候，還是早點放手罷，犯不着弄到碰牆撞壁，轉不過身。」

「哦，哦，這是你的戀愛哲學的最近訂正版罷。謝謝你贈閱一本。戀愛有什麼哲學，從前我不懂，近來卻觀察到所謂新女子中間有一種傾向正在一天一天的顯明：在位的太太們自己覺得不能再找一個更合用些的丈夫的時候她是主張戀愛專一主義的；退位的太太們認明了已經再不能引起什麼男子的戀愛的時候她一定是主張戀愛不專主義。」

「你又在罵人了。」

「確不是罵人。老姊姊，你是一天裏總得罵上十幾聲小資產階級的，該不會還再沾惹一星星兒小資產階級的唯心論。但如果據你所謂唯物的解點來說，我剛纔的議論便成了不可諱的真實。現在中國一般自號為最革命最新的女士所謂「戀愛」實際上還不是「獵取丈夫」？已經有了合用的丈夫的太太們惟恐失之，已得而復失者便打算贏進一個，連再贏進的希望都很少的新新的女士們當然要自嘲地揚言是自家「不肯」專於一人，而且接着又要太息痛恨於普天下男子的太多了小資產階級的習性！」

「算了，算了，再談下去，連我也要挨到罵了。」

「如果你覺得我的話語就是罵人，那麼對不起，我實在已經連你都罵在裏頭，不折不扣，是「罵」在裏頭！」

徐女士微笑着抬起頭來再看天空的白雲。

兒童遊戲場裏現在是悄悄地似乎沒有人了。一片紫霧停掛在遠遠的公園外叢樹的圓頂，猛然傳來了打靶的鎗聲，砰！徐女士的望空的眼前煙霧似的舒卷着一些山水思想人物：長安的積雪，渭水的漸冰，八個月的圍城，白骨，飛機，炸彈，餓殍，革命，女兵，華清池的溫泉，病院，傷兵，殺不盡的「反」革命，倉皇渡江，潯陽，秣稜，呵，梅女士，海風，月夜的東照宮，咄，東海線，午夜急行車中，「便衣」盤問，又是病，嵐山，高雄，架空電車，琵琶湖，愛，嘔，癡，恨，而現在又是這日落的上海，又是這砰砰的鎗聲。多變幻呀！誰說不呢？然而總不是「假的」也無所謂「空」！

五小姐這時在低齶頭想。剛纔那邊湖山石洞中小資產階級一對兒的冷笑聲不知爲什麼竟被闖進在五小姐的耳朵裏，恣楞楞地只在她耳膜上撞響。這使得她的思索不能集中。惘然再抬起頭來，看見徐女士的沉思的臉上頗有些安祥的微笑，五小姐的心窩突又辣刺刺地又塞進了一塊鹽，她的紛亂的意識中迸出了興奮的一段話語：

「老徐，儘管你得意微笑，但現在你不是自己的地生活着！我相信最正常的生活是自己本位的生活。拿戀愛來做例罷：阿貓，阿狗，都可以戀愛一下。有空閒的功夫，煩悶的時候，就去戀愛好了。應該一切行動都以自己爲中心是主動不是被動！」

「而在終於只證明了你的許多對象竟意外地「不肯」受你的「主動」而依你心願地「被」動着的時候，就大嚷一切都是假都是空罷！」

徐女士緊接上這一句，依然望着天空。

五小姐的臉色變了，似乎當真有點生氣。她站起來搖搖身體，鼻子裏哼了一聲，看着徐女士的臉說：

「好，好，儘管抓住了我那句空呀假呀來嘲笑罷！老徐，看你工作到疲倦極了的時候，不發牢騷，這纔是怪！教了一天的書，到晚來躺在牀上，就和剛從站籠裏放出來似的氣都喘不過來，老徐，你要是不喊，我就佩服你了。」

亮晶晶兩點淚珠已經在五小姐眼眶邊窺探，卻又被她努力忍住，轉成了慘然的一笑。這都分明地映在徐女士眼內，又鑽進了我的心。她懊悔着自己剛纔的說話太尖刻了。帶幾分抱歉的意味，她也站了起來，很溫柔地說：

「五姊，生理的疲倦會影響成精神上的煩悶，你是工作過度。何苦這麼拚命幹呀！」

「何苦？現在不拚命幹，到老來活活地餓死麼？積穀防饑——」

五小姐突然咽住了，轉過身去匆匆地走進了那邊的女廁所。

徐女士望着同伴的伶仃的背影，忍不住這樣想：老了，老了，養兒防老，可是她只能積穀防饑，也許這就是她的心理變態的根本原因。

五小姐再回來時，眼眶邊微微有些紅，懶懶地又坐在草上，唱然說：

「我真羨慕這裏看守女廁所的老婆子，她的那間屋子多麼精緻，事務又簡單。老了幹不動時，我想謀這份差使。」似乎在玩味這廁所看守者的生涯，五小姐靜默了一會兒，然後又輕聲地好像對自己商量：

「也還是不行的呢。公園是外國人的，在帝國主義者手裏要飯吃，洋奴，這個惡名聲卻擔受不住。還是進尼姑菴去好些。」

徐女士皺着眉頭，從五小姐的臉上引開眼光，低嘆了一聲。

「當真的呢！老徐。我有一個先生就是這樣辦的。前月我去拜望她，覺得出家人實在可羨，清閒自在，無牽無累。可是要住尼菴，也得積蓄資本。總之，目前還是要拚命的幹，拚命！」

「拚命不錯。但如果沒有到老就送了命，那你現在的拚命豈非是一場空？」

「所以我又講究補養。」

萬料不到有這樣一句答語，徐女士驚異地睜大了眼睛。但是五小姐並沒注意到，思慮很深的樣子，側着頭。

「哦哦，這就是你先前所說的自己本位的生活之一端麼？我不贊成，也不反對。但是，五姐，四十歲的人怎麼就總是想死呢？並且現在拚命做事又是只爲了準備老的來臨！不要再想到老罷！拚命努力，因爲生命力尚在我們血管裏奔流，因爲我們的生命力要求向外表現，因爲要把我們的生命力在灰色的人生上劃一條痕，深深的痕，因爲要把我們的生命力擴展到全社會，延續到未來的世紀！五姊，我們可以有死，卻不能老；永遠忘記了老罷，打倒這老的黑影！」

沒有回答。斜眼望那邊湖山石畔小路上，一對一對地走過的人兒，五小姐苦着臉，輕輕搖動左手的指頭。半晌，她方纔回過頭來，悽然說：

「快要黑下來了，大家都回去過中秋，賞月，團圓；而我呢——咳，這該死的中秋，中秋，叫人怎麼能够忘記老呀！」

## 五

於是詛咒着中秋，詛咒着那些歡天喜地過中秋的小資產階級，詛咒着一切心滿意得的人，詛咒着老，詛咒着疲倦，五小姐斜簽着肩膀，一拐一拐地走回家去了。徐女士放慢了脚步，對五小姐保持着兩尺多的間離，穆靜地微笑着。

從早晨就供在客堂內長桌上的一對紅而且粗的蠟燭已經明晃晃地點着了。二房東家的老太太正把剝好的生栗子分給孫兒女們。每天剝風乾栗子是這家老太太的「日課」。坐在她安靜的一角裏，這位老人家很像藝術家研修傑作似地成天價剝，剝到晚飯前就把一天工作的結果分配給屋子裏的上下大小人們。在這「總分配以前，老人家是不許任何人吃一顆她所剝出的生栗的，並不盼望什麼人來幫忙；但如果有人坐下來幫助剝這麼五個八個，只要那位幫忙者並不隨手塞進嘴裏去，她也不拒絕，而且在她的慈祥的微笑中便閃耀着得了同志的革命黨式的喜悅。這在

「總分配」時，老人家總不會忘記用一兩句話來替那位義務效勞者表揚，可是照例並不多分給那位效勞者一兩個栗子。

現在她老人家已經把一天工作的結果分成了六七小堆，等待照例的同時分配，因為孩子們嚷得太利害，就先給了，少奶奶是活潑潑地常帶着笑容的，看見徐女士與五小姐一先一後地進來，便用她的充滿了生命力的聲浪說：

「徐小姐！老太太給你栗子了。她老人家剛纔說過，你今天幫她剝了二十多個。呀，五小姐，你該得的一份大概要賞小妹罷？人家給你送了好東西來了！」

因為這「人家」二字是說的特別響亮而搖曳，五小姐立刻理會得是什麼人，她的淒淒然的眼睛立刻放出興奮奮的光彩來。更沒半句的周旋，只在喉間發出一聲「唔」，五小姐斜着肩膀就往樓上跑，那種輕捷喉急的神氣，怕只有十八九的女郎纔會有的。

徐女士也很了解似的微微一笑，領受了老太太給的栗子，坐下來便和少奶奶閒談。孩子們圍住了祖母，指手劃腳地放直了喉嚨，嚷着角擺着的 loud speaker 忽地嗚嗚然響了；先是公債市況，隨後是棉花，麵粉，橡皮；最後是沙地像有誰在演說。一片清涼的月色從漸濃的幕靄中透出來。俊俏的女僕小妹走來開了電燈，便拖開方桌子，擺杯箸，孩子們是更嚷得利害。

觀這空兒，徐女士跑上樓去換衣服。

五小姐坐在牀上，嚼着一些什麼。清冷的月光照見桌子上是月餅和蘋果，裝來的紙盒篋筐都已經拆得粉碎。

徐女士將電燈捻亮。

似乎猛吃了一驚，五小姐急忙嚥下嘴裏的東西，努着嘴說：

「莫開燈呀！你看月光多麼好。今晚上賞月！」

沒有回答。徐女士東張西望地，撅起了嘴唇，很誇張地用鼻子在嗅。房裏除了牠的咪咪的嗅聲，就是五小姐嘴裏咕咕的咬嚼。

「你嗅什麼？」

五小姐又取過一只蘋果來剖為四塊的時候高聲問。

「嗅麼，因為這回忽然也有了小資產階級氣味的什麼「賞月」了，我打算找尋她的來源。」

五小姐佯怒地瞪了徐女士一眼，又努力嚼蘋果。

「哦，找得了！原來是蘋果裏的來源。可是，老姊姊，下面就要開飯了，你這些蘋果還是留到半夜躺在被窩裏吃罷。」

「不——咄，誰還吃飯，在他們的快活團圓的桌子上。」

雖然調子還是挺硬，可是斜瞪的眼光中卻又充滿了悽惶。

「也許還趕得及到「人家」那裏去吃夜飯？」

徐女士很認真地輕聲說。

又是沒有回答。五小姐側着頭像在追想什麼遼遠的和愉快的，慢慢地將剖碎的蘋果放進嘴裏，十分玩味似的嚼着，然後自言自語地說：

「他，他知道我喜歡吃這「啣」這個！」

清冷的月光落在五小姐身上。徐女士看見此時的五小姐的臉色是異常地安靜，恬適而且瀰漫了活力。徐女士鬆一口氣，胸間的疑問得了答案。雖然是顯得困頓，頹喪，搖惑，衰暮，可是元氣還在。

樓下孩子們的嚷聲中這時新夾進了杯箸的敲聲，小妹的俏媚的臉兒也又在房門口出現。

「還是下去吃飯罷！」

五小姐挺直了腰說。站在椅子上，她恭恭敬敬地將吃剩的蘋果搬到書架頂，疊成三角塔的形式。月餅還沒吃過，則重新裝進紙盒裏也高高地供上書架頂，在蘋果的兩旁，左右各一盒。

## 委 屈

四月裏的天氣當真有點兒不大像話。三十六小時中間，人們剛剛扔下皮袍就得往箱子角裏去掏單衣了。造化小兒這個閃擊，委實叫張太太措手不及，她一面開箱子，一面恨恨不已，咒罵着她所想到的一切。

第一個箱子主要是她丈夫的冬衣，那是她丈夫還沒有現在那麼胖的時候縫製起來的，「漢口的裁縫到底強多了，瞧那手藝！」張太太將手插進衣服中間隨便往上一抄，自言自語地說，臉色仍然板板的。稱讚漢口裁縫，就等於咒罵本地的裁縫，雖然張太太在這裏四年多了，總有一些隨政府西遷的下江司務來伺候她的差使，按理而論，她和那班本地的委實並無恩怨，可是她正在氣頭上，誰也逃不了要挨她幾句。不過忽然眉頭一皺，她放過那些可憐的裁縫，把咒罵的對象另換了一個。

「飯桶警察！」她將剛從衣服中間抽出來的手抖了幾下，好像要抖掉什麼不大乾淨的東西，「像煞有介事，一次一次倒來問了好幾次，開給他們一張失單了，隔兩天又要開——哼，以後呢，可就石沉大海，音訊兒全沒有了。倒好像他們警察局不管追賊捉賊，就管掛失！」

她氣極了，反倒撲嗤一笑，同時也覺得累了，便往身邊的一張椅子裏坐下，吩咐那個站在旁邊呆起臉的本地老媽子道：「你把小少爺的衣箱打開！」

大概是出於同情心，或者更正確地說，是覺得不可沒有一話來表示她對於主人的事情有多麼關心，四十左右，老實而又很想學得調皮些的本地老媽子，一邊趕快去拿小少爺的衣箱，一邊卻陪笑道：「那小偷也作死呀，偷去的一個箱子剛剛全是太太的春衣！」



張太太好像不會聽見，嘴裏又罵了幾聲「飯桶警察」，眼卻睜着那張開了大口的丈夫的冬衣箱子，開始發起愁來。偷走了一箱衣服，固然可惱，但尤其糟的，全是春衣，全是她的，而天又突然那麼熱。假如明天仍然一般熱，那她進城去穿什麼？可是明天又是非進城去不可的。「記得還有一兩件嘩嘩單旗袍，不在那只偷掉的箱子裏，可是擱到那裏去了呢？……」她悶悶地思索，漸漸覺得渾身躁熱，同時又恨警察誤了她的事。要不是他們神氣活現說「查得到」，那她乾脆就去縫製新的了。

於是她眼前就移過了一塊一塊的衣料，最後是一些數目字。而且丈夫聽了她，聽說以後懶懶地說的「天氣還冷呢，這一個月銀根太緊……」那句話，又在她心上一閃。

「真逼死我了！」她跳了起來，恨聲說，不等老媽子將小少爺的衣箱拿來，她自己三腳兩步趕去，像海關上的扞子手似的拎起那箱子一倒，就用腳尖去在衣服堆裏撥。

一鼓作氣把所有的衣箱都翻遍，粉臉上一層油汗，終於廢然喃喃自語道：「那麼，失單上還少開了兩件……一件是——」她沒有勇氣從頭到尾再想這件倒霉的事了，朝那些翻亂的衣箱看了一眼，倒很大方的冷冷地笑了笑。

她走回自己的房間，擺定主意不再枉費精神，專等她丈夫回來再作計較。爲的是解悶，她開始檢閱她的化妝品。這一類的「物資」，她「掌握」的倒還不少。大部分都是太平洋戰爭以前用精明的手法「搶運」來的，就是說，代表的數目字還不怎麼大。她那尖尖的十指很敏捷地將她們排成個整齊齊的隊伍，心裏稍稍得了點安慰，漸漸地，這些大大小小的圓的方的橢圓的多角形的晶光燦爛的瓶兒盒兒玻璃管兒都幻化成爲圈兒——不小的一個數目字。「要是照現在的市價呀，一張太太想，嘴角上有些兒笑意，「嗨，有錢還沒處去買呢！哦，當然大後方什麼都有，不過，你拿了大把的票子要去買，還得有路子；人家肯說一聲有，還是賣你一個面子……」突然她眉頭一皺，當前迫切的實際問題又回到她心頭，而且好像是嫉妒她那過份的得意，這一次的面目就更加嚴厲。偷掉的那些衣服中間很有幾件也

是有錢沒處買的——至少是要靠面子才能買到的，至於她們代表的數目字有多麼長，那倒還是另外一回事。

張太太立即想起了許多她所認識的太太小姐們曾經用了多少轉變抹角的方法，費了多麼大的勁，這才「搶」到了一些心愛的東西。王家的大小姐是這一行的老門檻，她可以開一個特別講座，她親手辦的那許許多多巧妙的買賣，就有一本甚那麼厚。在這一方面，張太太還沒嘗到那宗味兒，她的儲藏量本來豐富，而且，幸賴她丈夫是個技術人員，國際路線還沒堵斷的時候，他就替太太作過幾次補充。然而現在，惡作劇的小偷居然使得張太太四平八穩的物質生活崩坍了好大的一角！

「別的不偷，恰巧偷了我的單夾衣；這一個賊，一定不得好死！」張太太又開始咒罵，但口氣已不是恨不得一口吞下那毛賊似的威武了；在她那恨恨的聲調中有一種淒涼的味兒了。「老天也來趁火打劫，一下裏就熱的這樣，啾啾，真逼死我了！」她朝窗外看一眼，火葱葱的太陽好像就對她一個人耀武揚威。她垂下眼，心想她只好裝病睡在床上不用打算出門了。身上那套半舊的睡衣用她那繡在衣角上的黑絨花對張太太映眼睛，好像在嘲笑她。張太太歎一口氣，眼光又落在桌子上的化妝品的行列中，忽然又想到不多時前李二少奶中意了這行列中間的一支口紅，接連幾次拋了口風，都被自己裝瘋裝呆支吾過去，現在自己一下子陷在這樣的窘境，那從不饒人的李二少奶的一張嘴便是想想也覺可怕。

本地老媽子登登地走進房來，將張太太嚇了一跳。然而，被這些現實問題苦惱着——甚至壓扁了的張太太對那老媽噙了一眼，不說什麼。

「太太，收拾起來麼？」本地老媽子粗聲大氣的問，伸腳碰一下那只翻亂了的張先生冬衣的箱子。

「唔，」張太太有氣沒力應了一聲，厭煩地閉了眼睛。但是那些欺人的問題卻釘住她不放鬆半步。不過這一回乾脆就是些圈圈兒，忽大忽小，一個套一個，沒頭沒腦飛了來，箍的張太太氣也不能喘一口。「三千吧？……」她心裏

說，彷彿是有這麼一個人在她面前和她研究數目字。「那麼，一共是多少呢？那不是等於一架四呎的車床……」張太太突然眼一睜，自己也不明白怎麼這句話會在這個時候闖到她腦子裏——這一句話原是十多月前丈夫估計她全部化妝品的代價時說的。自然，這一句話裏，帶點兒骨頭。

可就在這當兒，那個本地老媽忽然大驚小怪叫道：「太太，太太有了！這不是！」一邊說，一件翠藍色的衣服在老媽的手裏展了開來，而且送到張太太鼻子跟前來了。張太太不由的笑逐顏開，也顧不得老媽跟前最好不要那麼寒酸相，一手搶過那衣服來抱住了，總忍不住要笑。但是好容易克制了自己，再擺出大方的模樣來，將這衣服抖開仔細一看，驀地臉色變了。這衣服的剪裁式樣要是給話劇團管道的專家見了，準會鑑定她是那一年的時裝。

「怪了，我那來這樣一件衣服？」張太太剛說了這一句，便改口道，「啐，怎麼會闖在他的衣箱裏，寶貝似的藏着！」

「太太，」本地老媽不識相的獻起慫勸來了，「這是什麼料子？光彩多麼好！」

張太太不理她，只是苦笑。這件嫁時的衣服引起了她的回想；如果她素有回想的時候總是倒溯上去的，那麼，今兒卻是順着下來了。她想着她結婚那時候，一二八的戰事剛剛結束，後來，很快的過了幾年，到底又打起來了，而這小家庭也就一步一步朝西遷移，而且定居在這裏也有這麼四年了……她再朝那件衣服看了一眼，記得這一件因為樣子給做壞了，始終就沒上過身，「要不是這幾年亂烘烘心裏不開，這樣的古董早就給了人了，那裏會攔到現在呢！」她這樣想着，忍不住歎一口氣，隨手拎起這件衣往地上的箱子裏一擦。

可是當箱子蓋拍的一聲關上的時候，張太太卻又轉臉喚那老媽道：「還是拿出來吧。攔在床上。」

也許還可以改一改，將就着對付幾天再製新的，——張太太心裏這樣想。然而止不住那一股辛酸的味兒一陣一陣沖上鼻子來，她覺得這是抗戰以來她第一次受了委曲了，真正的受了委曲了。

晚上，張先生回家來了，接着就是隣居的李祕書偕同太太來閒談。從買不到豬肉漸漸談到了一般物價，張太太覺得李二少奶那一對顧盼之間帶着刺兒的眼睛無休無止的在她身上溜來溜去，好像在找尋弱點；而且李二少奶今天穿的簡直是應當夏季用的沙士堅的料子，也好像是特地向張太太示威來的。

「昨天城裏就說牙膏難買，」李二少奶的眼波從兩位先生臉上掠過，停留在張太太的半邊臉上，然後又往下移動。「今天簡直是大大小小的鋪子攤兒都乾脆回答你：沒得做買賣的人，就有這麼一點厲害！」

「哦，」張太太惘然應了一聲，心裏卻在忖量；也許她就要問我，穿這麼多，怎麼不怕熱。

李祕書笑了笑：「熟人去買，還是照樣有的，不過價錢貴了些。」

「誰不知道，」李二少奶橫了她丈夫一個白眼，「就爲的又要找熟人，多麻煩！」她又笑了笑，對張先生說道：「幹麼沒有人辦一個廠製造牙膏？可惜我們李先生不是幹這一行的。要不然——」她又笑了，便不再往下說。

「事情不那麼簡單。」張先生沉吟着回答，「先得有鉛管；又得先有鉛，可是等你機器好開工了，也許你又覺得製成了鉛管來賣還不如賣鉛上算。」

「我就不相信！」李二少奶的眼光又溜到張太太身上了，「水漲船高，難道你不好跟着漲麼？」

張先生苦笑了一下，只「嗯」了一聲，卻朝李祕書看。

李祕書點着頭，十分鄭重其事的說道：「不簡單，不簡單，商業上的情形，真真是瞬息萬變！」

但是李二少奶的嘴巴是素來不讓人的，她把臉一側，冷冷地笑道：「什麼千變萬化，還不是總往高處變！這樣的變，宋子也捏得穩的，又不是這裏的四月天，那才變的太怪！」她笑了笑，轉臉對着張太太了，「可不是麼，張太太。一會兒冷了一會兒又熱；冷冷熱熱的，一天就要變上幾變，害的人家手忙腳亂。」

李二少奶喚着「張太太」這一聲時，張太太的神經已經緊張的快要崩斷，直到李二少奶把話說完，張太太這才

把一口氣鬆了過來。而且說來也奇怪，倒好像新兵上戰場，一陣子礮聲過後，心裏反倒會鎮定些似的。此時張太太也不怎麼慌了，心一定嘴巴也就肯聽差遣，她居然落落大方答道：「可不是，乾脆不理就得了，你瞧着吧，明天還是照樣會冷的。」

「啊！那我穿什麼好呢！」李二少奶最後的一張牌固然扔出來了，這是出乎意外的，張太太一怔，急切之間，找不出話來回答。幸而這當兒，李秘書一句話轉移了視線。

「老家裏有信麼？」話是對張先生說的。

「最近沒有。」

「你們那裏現在是——」

「最初是淪陷區，後來又歸遊擊隊，」張先生側着頭想了一想，然後接着說，「大約是半年前罷，敵人又進去了。光景，現在還是在敵人手裏。」

「沒有什麼損失吧，房子還在？」

「大概還在。」

「那就保得住了。」李秘書很認真地說，「已經燒了的呢，那就無話可說。此時還在就不用怕了。」

「哦？」張先生夫婦同聲叫了起來。但張太太是驚喜，張先生則表示懷疑。

李秘書笑了笑，還沒開口，李二少奶早搶着說道：「他也是聽來的。日本鬼子現在自己也知道打到後來總是一個失敗，開和平會議的時候我們中國一定要開一大篇賬去要他認賠，他這會兒要是再燒，活該他自己倒霉。這一點兒算盤，日本鬼子是有。」

「這原是一種看法，不過也還有點道理。」李秘書又笑了笑，「不然，你們廠家爲什麼也時常提起將來如何如何

接收敵人的工廠呢？難道你以為我們損失了那麼多，就不要她們賠償了？」

「當然要的。」張先生提高了嗓子，顯然有點興奮了。「我們的公私損失，都有調查統計。就是老百姓的房屋財產的損失也可以大略計算的。不過，我們要他們賠償，是一件事，敵人是不是想到將來逃不了賠償而就不敢再那麼野蠻，又是一件事。我看日本鬼子是不到黃河心不死。日本軍閥要蠻橫到底，燒殺搶掠，以後會變本加厲的。反正將來認賠賬的也不是他們幾個軍閥，還是日本老百姓。」

「不到黃河心不死，哈哈！」李祕書突然大聲笑了。沒有人懂得他為什麼要笑，但和通常慣見的情形一樣，談話之中有人高聲大笑就會自然將嚴肅的空氣變得輕鬆些。而且談話的題目也會轉換了。張太太給這國家大事的議論作了個尾聲，她懶懶地嘆口氣道：「真不知道這些日本軍閥的心是豎的還是橫的！歸根到底是免不了失敗的，幹麼還要拖日子呀！」

「也就快了，」李二少奶忙接口說，「張太太，你不知道麼，近來通行一種新法的拆字，把一九四三拆來拆去，成功一個洋字，勝利。今年就可以勝利了，大家回轉老家。」

張太太一聽非常高興，便要李二少奶當場試驗。聽說要用火柴，她就立刻拿一匣火柴給了李二少奶。兩位太太於是估據了一個桌子，表示了她們對於戰事前途的非常的關心，在擺弄那些火柴梗。兩位先生呢，從物價問題又漸漸談到了目前的工業動態。

李祕書忽然慷慨激昂發議論道：「中國一定要工業化。這是毫無疑問的。重工業國營，輕工業民營，這也不是用懷疑的。百年大計，非趁早佈置不可。近來的一個最能使人興奮的現象，就是大家的眼光都朝將來看：大家的議論都集中在建國！大家都計劃着將來中國如何全盤工業化了……」他屈着手指，計算最近報章雜誌上討論「建國」的文章，兩個月內就有四五十篇，鄭重地低聲說道：「這不是一件小事呵！這也就是抗戰最大的收穫，要不是抗戰，這一種要求

工業化的熱忱就不會起來……」

張先生默然聽着，但他的眼前卻浮起了許多經常使他煩惱的問題：原料，資金，技工，捐稅，再生產的困難……這些橫在面前的日常問題，太惱人了，所以李祕書的對於將來的美麗的描寫，竟也在張先生眼前消失了應有的光彩。「可是目前這難關，如何度過，也要大家集中精力來注意……」他喃喃地好像對自己說。

「那——那也是應該有的。」李祕書忙接口說，可是張先生不明白他這所謂「應該有」是指「大家集中精力來注意」呢，還是指「目前這難關」？不過李祕書話頭一轉，又轉到了四月的天氣，張先生也就將這懸案隨手擦開。鐘上的長針一格格移過了四五個字，主客都覺得沒有什麼可談的了，客人也就告辭。

這時不過八點多，張先生從公事皮包裏掏出一大疊的什麼表格圖樣信件之類，翻着看着，時時抬起頭來，兩眼定定地出神，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夾着一枝紅藍鉛筆，搖動着，輕輕敲着桌子。

這是他碰到疑難問題的時候常有的表情。而這些疑難的問題又是一個不大擅長管理的技術人員常常會遇到，而且十分頭痛的。紅藍鉛筆敲了一陣以後，張先生慢慢搖着頭，將面前的紙張一推，便站起身來，鬆一口氣。

他朝周圍看了一眼，好像要我個人說話，每逢在這樣的時候，他總感到最好有一個人在他面前，讓他把一肚子話都倒空一下。不過他又永遠沒有這樣的機會。往往是他發生的當兒，眼前沒有人，而當有人來了時，他這要求又已經自行消褪。但是現在也許是機會湊合，他剛剛回頭再一看，他的太太來了，他將手裏的鉛筆往桌上一放，卻曲屈着左手的四個手指，連連叩着桌而，說道：「你看，張三介紹一批原料，李四說不合用，李四介紹的，張三又挑剔，我們不用誰介紹，自己去買，可是他們一齊來搗蛋了……」

他換一口氣，伸手在臉上抹一把，正待再說，太太卻搶着道：「那是什麼響聲？煞拉煞拉的，莫不是下雨了！」

固然像雨點打在瓦上的聲音，一陣緊一陣慢的，從窗外來。張太太高興得什麼似的，連聲說：「好了，下了雨；好了，就冷起來了……」

「哦！就會冷起來了！」張先生回聲似的也說了一句，寂寞地笑了笑，就坐在桌子前面的椅子裏了。他不知道太太爲什麼喜歡下雨，他也無意去求知道，並且也不想聽聽那是不是下雨，他只覺太太口中的下雨把他一肚子的話已經沖掉了。

但是張太太的高興也很短促。窗外的簾拉簾拉的聲音此時已經變爲劈劈拍拍。「嘩，原來又是那一家搵了牌局了！」張太太掃興地說，這才又想起丈夫剛才說有人搵蛋，便看着丈夫的臉問道：「誰在搵蛋？」

張先生淡淡一笑：「無非是些精力有過剩的人。」

張太太好像聽見了，又好像沒有聽見，凝定了一雙眼睛，只在出神；一會兒，她又悄悄問道：「當真今年可以勝利，大家都回老家去麼？」

「當然大家都這麼盼望。」

「那麼，不一定了？」

「恐怕沒有那麼快。」

「再一年呢？」

「那也許差不多，可是你問我，也還是白問，我跟你一樣的不知道。樂觀的人說少些，把細的人說多些，其實他們也跟你我一樣，誰又不是預言家。這又不是我們造一件貨，可以算得準準確確的。」

張太太聽了半響不作聲，後來歎口氣道：「要是說，非在這裏過一輩子不行，那倒也定了心了，可是住又不讓住定，天天作回去的打算，可又不知道那一天才能走，這就比什麼都難受了。日子又是越來越難過。連天氣也跟涼打麻痺，昨



天在水裏，今天便是火裏。」

「挨也挨到現在了，再忍耐一些……」

「誰不打算再忍耐些？」張太太打斷了丈夫的話。「不過說說倒容易，事情碰在你身上，心裏怎麼能够不煩呢？眼前的一件事，天氣忽然那麼熱了，叫我怎麼能够心裏不煩呢？」

張太太覺得話已經說的够明白了，剩下的辦法應該由張先生自動提出來。這是張太太自尊心的表現，同時也是給張先生的責任心一個表現的機會。但是這一次她的估量錯了。張先生看見太太不再說話了，就又拿起那枝紅藍鉛筆從那堆文件裏撥出厚厚的一封來。這是一張圖樣，攤開在桌上，桌子還嫌太小些。這一來，張太太只好把她認爲應當由張先生提出來的辦法一五一十自己說了出來，而且還附着數目字。

一面用紅藍鉛筆在一張紙上記着數目，張先生一言不發，直到太太說完了，他將數目加起來，拿起那張紙再看一眼，這才笑了笑道：「可是，這等於一架四呎的車床呢！」

這一句話，即使是開開玩笑，也就傷了張太太的心。他整整一天來滿肚子的委曲一下都擠到眼睛裏來了，不過她還有力量忍住。她背過臉去，盛氣答道：「又是一架四呎的車床了！好，車床就是車床，要不是小偷來偷了去，我的不是開擱着，也不用租間屋來放着，賠貼房錢。再說，車床讓你發了財沒有？爲什麼大前年你自家撐個門面，今年你又倒轉去給人家跑腿……」

張太太的作風，她自己在氣頭上，說出來的話，就不管人家受不受得住。當然提到大前年和今年的比較，這種滄桑變化的創痛，她所感到的也不會比張先生的輕些，然而這又是她的弄慣了的表現方式，她提到的時候總帶點責備的調子，——不，簡直像有點冷眼譏諷的味兒。

不過，對方的並不還手，卻也使張太太發作不下去。她轉臉看着她的丈夫。但丈夫居然又低頭在看那圖樣了。張太

太這可覺得自己太吃虧了，她非常正式提出質問道：「怎的？我說的話不對麼？車床讓你發了財沒有？」

「哦！」張先生從圖樣上慢慢抬起頭來，臉上有一種無可奈何的表情。「你說的不錯。」他苦笑了一下，接着又說道：「我做的也沒有錯，如果我沒有發財，那也不是車床對不起我。追究起來，太不簡單啦。可是，你等着瞧罷，遲早會有一天，車床會再出風頭。」

「好！我自然要瞧瞧。不過，那是瞧着你和你的車床替人家發財罷了。」

「那倒也一樣。」張先生勉強笑了笑，很大方地答道：「反正是增加生產。」

可是張太太就不喜歡這種自解嘲的態度。但如果這不是自解嘲而是真心話，那麼，張太太尤其抱反感。她噴了他丈夫一眼，毒辣地又投過一句道：「我還要瞧瞧，有那一天車床再出風頭，恐怕你的車床已經爛成了廢鐵！」

這一句可真真觸到了張先生的痛創。他懶懶地吐一口氣，便又躲進那圖樣的無數線條中去。他的那些大前年的光榮的殘餘已經閒置了半年多，這是事實；他之捨不得廉價出讓而每月每月賠貼着房錢，這也是事實；最後，雖然他還嘴上不認輸，但心頭常常掠過那個黑影——太太剛才毒口詛咒的那個淒慘的結局，這更是事實。圖樣上那些線條都跳動起來了，張先生竭力想鎮定她們不使跳動，心裏卻想道：「情形是一定會好起來，一定會，而且非好起來不可的，我可以用生命來擔保，只是，不知是在何年何月……」他的眼光落在圖樣的一角，這裏有張附黏的公事，寥寥不過數字，然而最惹目的，是那彙彙然的五六個朱印，表示着他的尊嚴；這又說明了這一幅圖樣曾經如何從這一室到那一室經過了曼長的時間，繁重的手續，既自下而上，復從上而到了張先生的手裏，這一趟公事「旅行」所化的時間也許不少於這圖樣的繪製的時間，以後牠將再有怎樣厭煩的「旅行」，牠將再過多少道關，然後會到某一技師手裏，然後再到車工鑽工手裏，那只有天曉得！「總該有一天，蓋圖章的人少，打圖樣的人多。」張先生又這樣想，心卻極有分量的跳起來。「總該有一天，一張圖不用繞這幾多彎，過這許多關，而工業的巨輪能以晝夜不歇，有規律而且有配合地旋轉；總

該有這麼一天，我不惜用我的生命爭取這一天的到來，不論是何年何月……」他覺得他的心跳得更有力，於是又慢慢抬頭在順過一口氣來。

她的眼光又接觸了太太的眼光，但這一次他就像看圖樣似的立刻看明白了太太心裏的曲折。他緩緩地說道：「天氣熱了，當然得趕快辦，五位的數目字，咱們總還有法子調度的。」

然而太太回答道：「不，今天找出一件嫁時的衣服，全新的，我想可以拿出去改一改，將就對付了再說。」

太太的話裏，一點也不含有負氣的成份，可是她剛說完就止不住那股辛酸的味兒一陣一陣沖上鼻子來；她趕快側過臉去，不讓張先生看見。她覺得自己是受了委屈了，然而心裏卻又空落落地貼貼伏伏的，辛酸之外有點兒輕鬆感，就好比那年她離開在漢口租界的家溯江而上那時所感到的一般。

利拉利拉的聲音又從窗外來了。但這一次卻在鄰家的牌壁而外，當真有點別的什麼夾在裏頭。

「哦！」側耳聽準了的時候，張太太很天真地笑了笑說，「當真下了雨了呵，這四天！」她輕盈地走到窗前，給丈夫將那扇可能飄進雨點的窗子關了起來。

（四月二十日）

# 隨筆

## 賣豆腐的哨子

早上醒來的時候，聽得賣豆腐的哨子在窗外嗚嗚地吹。

每次這哨子聲引起了我不不少的悵惘。

並不是牠那低歎暗泣似的聲調在誘發我的漂泊者的鄉愁？不是呢，像我這樣的 outcast，沒有了故鄉；也沒有了祖國，所謂「鄉愁」之類的優雅的情緒，輕易不會兜上我的心頭。

也不是牠那類乎軍笛然而已頗小規模的悲壯的顫音，使我聯想到另一方面的煙雲似的過去；也不是呢，過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爲現實的嚴肅和未來的閃光所掩煞所銷燬。

所以我這悵惘是難言的。然而每次我聽到這嗚嗚的聲音，我總抑不住胸間那股迴蕩起伏的悵惘的滋味。昨夜我在夜市上，也感到了同樣酸辣的滋味。

每次我到夜市，看見那些用一張席片擋住了潮溼的泥土，就這麼着貨物和人一同擠在上面，冒着寒風在嚷嚷然叫賣的衣衫襤褸的小販子，我總是感到了說不出的悵惘的心情。說是在憐憫他們麼？我知道憐憫是饕餮的。那末，說是在同情於他們罷？我又覺得太輕。我心底裏欽佩他們那種求生存的忠實的手段和態度，然而，亦未始不以爲那是太拙笨。我從他們那雄辯似的「誇賣」聲中感得了他們的心的哀訴。我彷彿看見他們吁出的熱氣在天空中凝集爲一片灰色的雲。

可是他們沒有嗚嗚的哨子。沒有這像是悶在甕中，像是透過了重壓而掙扎出來的地下的聲音，作為他們的生活的象徵。

嗚嗚的聲音震破了凍凝的空氣在我窗前過去了。我傾耳靜聽，我似乎已經從這單調的嗚嗚中讀出了無數文字。我猛然推開幃子，遙望屋後的天空。我看見了些什麼呢？我只看見滿天白茫茫的愁霧。

## 霧

霧遮沒了正對着後窗的一帶山峯。

我還不知道這些山峯叫什麼名兒。我來此的第一夜就看見那最高的一座山的頂巔像鑽石裝成的寶冕似的燈火。那時我的房裏還沒有電燈，每晚在暗中默坐，凝望這半空的一片光明，使我記起了兒時所讀的童話。實在的呢，這排列得很整齊的依稀分爲三層的火球，襯着黑魆魆的山峯的背景，無論如何，是會引起非人間的縹緲的思想的。

但在白天看來，卻就平凡得很。並排的五六個山峯，差不多高低，就只最西的一峯戴着一簇房子，其餘的僅只有樹中間最大的一峯竟還有濯濯地一大塊，像是癩子頭上的瘡疤。

現在那照例的晨霧把什麼都遮沒了；就是稍遠的電線桿也躲得毫無影蹤。

漸漸地太陽光從濃霧中鑽出來了。那也是可憐的太陽呢！光是那樣的淡薄。隨後牠也躲開，讓白茫茫的濃霧吞噬了一切，包圍了大地。

我詛咒這抹煞一切的霧！

我自然也討厭寒風和冰雪。但和霧比較起來，我是寧願後者呵！寒風和冰雪的天氣能够殺人，但也刺激人們活動

起來奮鬥，霧呀，只使你苦悶；使你到唐園，像陷在爛泥潭中，消心想掙扎，可是無從着力呢！

旁午的時候，霧變成了牛毛雨，像簾子似的老是掛在窗前。除三支以外，便只見一片煙雲——依然遮抹一切，只是霧樣的罷了。沒有風。門前池中的殘荷梗時時忽然急劇地動搖起來，接着便有紅鯉魚的活潑潑地跳躍劃破了死一樣平靜的水面。

我不知道紅鯉魚的軌外行動是不是爲了不堪沉悶的壓迫？在我呢，既然沒有杲杲的太陽，便寧願有疾風大雨，很不耐這愁霧的後身的牛毛雨老是像簾子一樣掛在窗前。

十二，十四，二八。

## 冥屋

小時候在家鄉，常常喜歡看東鄰的紙紮店糊「陰屋」以及「船，橋，庫」一類的東西。那紙紮店的老闆戴了闊銅邊的老花眼鏡，一面工作一面和那些靠在他櫃檯前捧着水煙袋的閒人談天說地，那態度是非常瀟灑，他用他那熟練的手指頭折一根篾，撈一朵漿糊，或是裁一張紙，都是那樣從容不迫，很有藝術家的風度。

兩天或三天，他糊成一座「陰屋」。那不過三尺見方，兩尺高。但是有正廳，有邊廂，有樓，有庭園；庭園有花壇，有樹木。一切都精緻，很完備。廳裏的字畫，他都請教了鎮上的畫師和書家。這實在算得一件「藝術品」了。手工業生產制度下的「藝術品」

牠的代價是一塊幾毛錢。

去年十月間，有一家親戚的老太太「還壽經」。我去「拜揖」，盤桓了差不多一整天。我於是看見了大都市上海

的紙紮店用了怎樣的方法糊「陰屋」以及「船、橋、庫」了！親戚家所定的這些「冥器」共值洋四百餘元；「那之多麼繁重的工作！」——我心裏這麼想。可是這麼大的工程還得當天現做，當天現燒，並且離燒化前四小時。工程方纔開始。女眷們驚訝那紙紮店怎麼趕得及，然而事實上恰恰趕及那預定的燒化時間。紙紮店老闆的精密估計很可以佩服。

我是看着這工程開始，看着牠完成；用了和兒時同樣的興味看着。

這仍然是手工業，是手藝，毫不假用機械！可是那工程的進行，在組織上，方法上，都是道地的現代工業化！結果，這是商品；四百餘元的代價！

工程就在做佛事的那個大寺的院子裏開始。動員了大小十來個人，作戰似的三小時的緊張！「船」是和我們鎮上河裏的船一樣大，「橋」也和鎮上的小橋差不多，「陰屋」簡直是上海式的三樓三底，不過沒有那麼高。這樣的大工程，從紮架到裝璜，一氣呵成，三小時的緊張！什麼都是當場現做，除了「陰屋」裏的紙糊傢具和擺設。十來個人的總動員有精密的分工，緊張連系的動作，比起我在兒時所見那故鄉的紙紮店老闆撈一朵漿糊，談一句閒天，那種悠游從容的態度來，當真有天壤之差，「藝術製作」的興趣，當然沒有了；這十幾位上海式的「陰屋」工程師只是機械地製作着。一會兒以後，所有這些船、橋、庫、陰屋，都燒化了；而曾以三小時的作戰精神製成了牠們的「工程師」仍舊用了同樣的作戰的緊張幫忙着燒化。

和這些同時燒化的，據說還有半張冥土的房契；（留下的半張要到將來那時候再燒。）

時代的印痕也在這些封建的迷信的儀式上。

一九三二，一一，八。

## 秋 的 公 園

上海的秋的公園有牠特殊的意義；牠是都市式高速度戀愛的舊戰場！

淡青色的天空。幾抹白雲，瓷磚似的發亮。洋梧桐凋葉了，草茵泛黃。夏季裏戀愛速成科的都市摩登男女雙雙來在邊弔他們那戀愛的舊戰場。秋光快老了，情人們的心田也染着這蒼涼的秋光！他們仍然攜手雙雙，然而已不過是邊弔舊戰場罷了！

春是萌芽，夏是蓬勃，秋是結實；然而也就是衰落！感情意識上頹廢沒落的都市摩登男女跳不出這甜酸苦辣的天羅地網。

常試欲找出上海的公園在戀愛課堂以外的意義或價值來。不幸是屢次失敗。公園是賣門票的，而衣衫不整齊的人們且被拒絕「買」票。短衫朋友即使持有長期遊園券，也被拒絕進去，因為照章不能冒用。所以除了外國婦孺（他們是需要呼吸新鮮的空氣的），中國人的遊園長客便是摩登男女，公園是他們戀愛課堂之一（或者可以說是他們的戶外戀愛課堂，他們還有許多戶內戀愛課堂，例如電影院，）正像大世界之類的遊劇場是上海另一班男女的戀愛課堂。

一般的上海小市民似乎並不感到新鮮空氣，綠草，樹蔭，鳥啼……等等的自然界景物的需要。他們也有偶然去遊公園的，這纔是真正的「遊園」；匆匆地到處兜一個圈子，動物園去看一下，呀！連老虎獅子都沒有，掃興！他們就匆匆地走了。每天午後可以看到的在草茵上款款散步，在樹蔭椅上綿綿絮語的長客，我敢說什九是戀愛中的俊侶，幾乎沒有例外。

春是萌芽，夏是蓬勃，秋是結實，也就是衰落的前奏曲；過了秋，公園中將少見那些俊侶的遊蹤了，漸漸地漸漸地沒有了。

然則明年春草再發的時候，夏綠再濃的時候呢？



自然摩登男女雙雙的倩影，又將平添公園的熱鬧，可已經不是（而且在某一意義上幾乎完全不是）去年的人兒了。去年的人兒或者已經情變，或者已經生了孩子，公園對於他們失了意義了。經過了情變的男或女自然仍得來，可已不是「舊」的繼續而是「新」的開始；他們的心情又已不同。很美滿而生了孩子的，也許仍得來，可已不是去年那個味兒了。

只有一年之秋，的公園是上海摩登男女值得徘徊依戀的地方。他們中間的戀情也許有的已在低落，也許有的已到濃極而將老，可是他們攜手雙雙這時間，確是他們生活之波的唯一的激蕩。他們是百分之百的憑弔戀愛的舊戰場！這是都市式高速度戀愛必然的過程，為戀愛而戀愛者必然的過程；感傷主義詩人們的絕妙詩材！上海的摩登男女呀，祝福你們，珍重，珍重，珍重這利那千金的秋光！感傷主義的詩人們呀，努力，努力，努力，努力歌詠這感情之波動罷！因為這樣的詩材，將來就要沒有；這樣的風光不會久長！

一九三二，一一，八。

## 公墓

第一次觀光了萬國公墓，走過那美麗的墓道時，也許每人都免心中一動；將來自家死後就埋在這裏倒還不錯罷！

人類是自私的動物。當其生時，恨不能盡天下以供一己，所謂要嘗遍世上的快樂果子；及其死後，雖然明知朽骨無知，卻也想佔據湖山佳境的一角，等而下之，是想佔據公墓的一角了。

真不懂得人類對於自己遺下來的臭皮囊爲什麼如此寶愛！文明人是將牠埋葬起來的，這寶愛很爲顯然；火葬雖

然把屍骨化灰，可是像日本仍舊要取屍灰的一部分來寶藏，而且後來還是要葬這灰，（日本的皇族不火化，是一種特權）有些野蠻民族通行把死屍喂野狗，喂鳥，然而這也是一種葬——好像世界上人類無論文野，把死屍當一只破鞋子似的扔了就算那樣的事，簡直是沒有的！

冰心女士在一篇小說裏曾經說過願沉屍海底，以珊瑚爲牀，與魚龍爲伴。這好像是「超」於埋葬的範圍之外。然而何嘗不是替自己的身後着想，又何嘗不是葬呀！好像無論誰，一想到死，就會連想到死後的何處埋骨。人類對於這地面的執着也算得厲害極了呀！

從這屍骨的安排，於是又產生出多少「文化」來。埃及的法老因爲寶愛他的遺體，興出了金字塔的偉大建築；不單是金字塔，埃及的一切文化幾乎全同「死」有關係，從「死」出來。

伐爾加會說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財富的積蓄是長城，運河，祠堂，墳墓，寺廟；我想來我們幾千年來費在死人身上的人力財力大概百倍千倍於長城，運河罷？從這一點看，就覺得現在的公墓到底是可以讚許的。

一九三二，一一，一一。

## 天窗

鄉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開直，光線和空氣都有了。

碰着大風大雨，或者北風虎虎地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關起來，屋子裏就黑的地洞裏似的。

於是鄉下人在屋前開一個小方洞，裝一塊玻璃，叫做天窗。

夏天陣雨來了，孩子們頂喜歡在雨裏跑跳，仰着臉看閃電，然而大人們偏就不許，「到屋裏來呀！」孩子們跟着

木板窗的關閉也就被關在地洞似的屋裏了；這時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

從那小小的玻璃，你會看見雨腳在那裏卜落卜落跳，你會看見帶子似的閃電一瞥；你想像到這雨，這風，這雷，這電，怎樣猛厲地掃蕩了這世界，你想像它們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實感到的要大這麼十倍百倍。小小的天窗會使你的想像銳利起來！

晚上，當你被逼着上牀去「休息」的時候，也許你還忘不了月光下的草地河灘，你偷偷地從帳子裏伸出頭來，你仰起了臉，這時候，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

你會從那小玻璃上面的一粒星，一朵雲，想像到無數閃閃爍爍可愛的星，無數像山似的，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雲彩；你會從那小玻璃上面掠過的一條黑影想像到這也許是灰色的蝙蝠，也許是會唱的夜鶯，也許是惡霸似的貓頭鷹——總之，美麗的神奇的夜的世界的一切，立刻會在你的想像中展開。

啊！啊！這小小一方的空白是神奇的！牠會使你看見了若不是有了牠你就想不起來的宇宙的祕密；牠會使你想到了若不是有了牠你就永遠不會聯想到的種種事件！

發明這「天窗」的大人們，是應得感謝的。因為活潑會想的孩子們會知道怎樣從「無」中看出「有」，從「虛」中看出「實」，比任憑他看到的更真切，更闊達，更複雜，更確實！

## 冬 天

詩人們對於四季的感想大概頗不同罷。一般的說來，則為「遊春」，「消夏」，「悲秋」——冬呢，我可想不到適當的字眼來了，總之，詩人們對於「冬」好像不大懷好感，於「秋」則已「悲」了，更何況「秋」後的「冬」！

所以詩人在冬夜，只合圍爐話舊，這就有點近於「蟄伏」了。幸而冬天有雪，給詩人們添了詩料。甚而至於踏雪尋梅，此時的詩人儼然又是活動家。不過梅花開放的時候，其實「冬」已過完，早又是「春」了。

我不是詩人，對於一年四季無所偏憎。但寒暑數十易而後，我也漸漸辨出了四季的味道。我就覺得冬天的味兒好像特別耐嚼。

因為冬天曾經在三個不同的時期給我三種不同的印象。

十一二歲的時候，我覺得冬天是有好有不好。大人們定要我穿了許多衣服，弄得我動作遲笨，這是我不同意冬天的地方。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黃，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謝「冬」了。

在都市裏生長的孩子是可憐的，他們只看見灰色的馬路，從沒見過整片的一望無際的大草地。他們即使到公園裏看見了比較廣大的草地，然而那是細曲得像狗毛一樣的草皮，枯黃了時更加難看，不用說，他們萬萬想不到這是可以放起火來燒的。在鄉下，可不同了。照例到了冬天，野外全是灰黃色的枯草，又長又密，腳踏下去簌簌地響，有時沒到你的腿彎上。是這樣的草——大草地，就可以放火燒。我們都脫了長衣，劃一根火柴，那滿地的枯草就畢剝畢剝燒起來了。狂風着地捲去，那些草就像發狂似的騰騰地叫着，夾着白煙一片紅火焰就像一個大舌頭似的會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舐光。有時我們站在上風頭，那就跟着火頭跑；有時故意站在下風，看着烈焰像湖水樣湧過來，湧過來，於是我們大聲笑着嚷着在火焰中間跳，一轉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經上前去了，於是我們就又追上去送牠，這些草地中，往往有浮屠的棺木或者骨殖鬻，火勢逼近了那棺木時，我們的最緊張的時期就來了。我們就來一個「包抄」，撲到火線裏一陣滾，收燬了我們放的火。這時候我們便感到了克服敵人那樣的快樂。

二十以後成了「都市人」，這「放野火」的趣味不能再有了，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了，這時我對於冬，理應無憎亦無愛了罷，可是冬天卻開始給我一點好印象。二十幾歲的我是只要睡眠四個鐘頭就夠了的，我照例

五點鐘一定醒了；這時候被窩是暖烘烘的，人是神清氣爽的，而又大家都在黑甜鄉，靜得很，沒有聲音來打擾我，這時候躲在那裏讓思想像野馬一般飛跑，愛到那裏就到那裏，想够了時，頂天亮起身，我彷彿已經背着人不聲不響自由自在，做完了一件事，也感得一種愉快。那時候，我把「冬」和春夏秋比較起來，覺得「冬」是不干涉人的，她不像春天那樣逼人困倦，也不像夏天那樣使得我上床的時候弄堂裏還有人高唱孟姜女，而在我起身以前卻又是滿弄堂的洗馬桶的聲音，直沒有片刻的安靜。而不同於秋天。秋天是蒼蠅蚊蟲的世界，而也是瘧病光顧我的季節呵！

然而對於「冬」有惡感，則始於最近。擁着熱被窩讓思想跑野馬那樣的事，已經不高興再做了，而又沒有草地給我「放野火。」何況近年來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願多穿點衣服，並且把窗門關緊。

不過我也理知地較為認識了「冬。」我知道「冬」畢竟是「冬」，摧殘了許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過是「冬」，北風和霜雪雖然兇猛，終不能永遠的不過去。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命運快要告終，「春」已在叩門。

「春」要來到的時候，一定先有「冬。」冷罷，更加冷罷，你這嚇人的冬！

## 老鄉紳

「要是並沒有所謂上帝，我們就得創造他一個！」——福祿特爾

朋友！這是樁真實事，發生在×省×縣×鄉！

那一天早上，東方紅日初升，空氣清爽。夜來有過陣頭雨，街上青石板的凹陷處還是一個一個的水潭。積世老鄉紳×老穿了件「結衫」，站在自己家門前的石階上，一手捋着鬍子，仰臉看天空的浮雲，悠然自得，便是上八洞的神仙也

不及他老人家清閒納福。

他老人家有一點古怪脾氣；喜歡信口開河撒一點兒不傷脾胃的小謊。他哄得人家相信了，自家躲在旁邊暗笑；他說這是頂好的延年祕訣。他是一位幽默家。

這一天早上，他正在看天空的浮雲，正正經經並沒想到要撒謊的時候，忽然迎面來了一位忘年交，恭恭敬敬拱着手喊道：

「×老！早呵！聽說昨夜那個響雷劈開了東鄉外的一株老槐樹，就是×橋邊那株老槐樹！」

×橋麼？那是離鎮有六里路的一座三洞大橋！突然×老的眼珠一翻，不假思索地脫口回答道：

「這就對了！原來那孽畜的老窠竟在×橋的大槐樹底下！」

忘年交愕然看着×老的淡黃面孔，摸不着頭腦。但是×老道貌岸然地自言自語接下去了：

「哦！×橋到螺螄灘，少說也有三十里路，這孽畜遭了雷火，還能够竄去那麼遠，厲害啣厲害！」

忘年交現在聽出眉目來了，趕快問道：

「×老！那老槐樹底下躲着妖精麼？」

「可不是！昨夜雷雨過後，螺螄灘那邊從天上掉落一條大蟒蛇來，身體比吊桶還粗，頭像楞棧，死在田裏，總有半畝地那麼大；正不知道這孽畜從那裏來，卻原來×橋邊的老槐樹是牠的老家！小兒是常到×橋去的，慚愧得很，慌得沒有膏了牠的饒吻。今兒牠既然遭了天條，倒要走螺螄灘一趙去看看明白。」

「對呀，對呀！可是二十多里路，這樣大熱天，不是玩的！」

忘年交一邊說，一邊拱手，就走開了。×老直望到不見了這位朋友的影子，這纔回味過來似的獨自哈哈笑着，也回進家內去了。

到了午後，×老把這件事完全忘記了；照例踱到茶館去的時候，他聽得滿茶館紛紛談論着螺螄灘有一條極大的死蟒蛇。×老這纔想起了今天早上弄的小狡猾，就忍住了笑，在旁邊聽他們講。可是他漸漸收住了笑容，正正經經用心在聽了。人家講的多麼細到，並且其中滿頭大汗的一位據說是剛去看了來的呀！

「原來是真的麼？」×老掙着鬚子肚裏想，他疑惑自己早上對那忘年交說的一番話確是有來歷的了，他不相信自己會撒下那樣一個謊了。

於是在聽完了以後，×老第一個站起來說道：

「今天早上我也聽說有這回事，我還以為是謠言哪！既然是真的，那倒不能不去看一下。」

許多茶客都哄然附和，一羣人擁出了那茶館，就向鎮西螺螄灘那條路走去，×老是趕在前頭的第一個。

## 雷雨前

清早起來，就走到那座小石橋上。摸一摸橋石，竟像還帶點熱。昨天整天裏沒有一絲兒風。晚快邊響了一陣子乾雷，也沒有風，這一夜就悶得比白天還厲害。天快亮的時候，這橋上還有兩三個人躺着，也許就是他們把這些石頭又晒得熱烘烘。

滿天裏張着個灰色的幔，看不見太陽。然而太陽的勢力好像透過了那灰色的幔，直逼着你頭頂。

河裏連一滴水也沒有，河中心的泥土也裂成烏龜壳似的。田裏呢，早就像開了無數的小溝，——有兩尺多闊的，你能說不像溝麼？那些蒼白色的泥土，乾硬得就跟水門汀差不多。好像牠們過了一夜工夫還不會把白天吸下去的熱氣吐完，這時牠們那些扁長的嘴巴裏似乎有白煙一樣的東西往上冒。

站在橋上的人就同渾身的毛孔全都閉住，心口泛洶洶，像要嘔出什麼來。

這一天上午，天空老張着那灰色的幔，沒有一點點漏洞，也沒有動一動。也許幔外邊有的是風，但我們罩在這幔裏的，把鷄毛從橋頭拋下去，也沒見他飄飄揚揚躡躡方步。就跟住在抽出了空氣的大筒裏似的，人張開兩臂用力行一次深呼吸，可是吸進來只是熱辣辣的一股悶。

汗呢，只管鑽出來，鑽出來，可如膠水一樣，膠得你渾身不爽快，像結了一層壳。

午後三點鐘光景，人像快要乾死的魚，張開了一張嘴，忽然天空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條縫！不折不扣一條縫！像明晃晃的刀口在這幔上劃過。然而劃過了，幔又合攏，跟沒有劃過的時候一樣，透不進一絲兒風。一會兒，長空一閃，又是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次縫。然而中什麼用？

像有一隻巨人的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在外邊想挑破那灰色的幔，像是這巨人已在咆哮發怒；越來越緊了，一閃一閃滿天空瞥過那大刀的光亮，隆隆，隆隆，幔外邊來了巨人的憤怒的吼聲。

猛地閃光和吼聲都沒有了，還是一張密不通風的灰色的幔！

空氣比以前加倍悶！那幔比以前加倍厚！天加倍黑！

你會猜想這時那幔外邊的巨人在揩着汗，歇一口氣；你斷得定他還要進攻。你焦躁地等着，等着那挑破灰色幔的大刀的一閃電光，那隆隆的怒吼聲。

可是你等着，等着，卻等來了蒼蠅。牠們從離隱的地方飛出來，嗡嗡嗡嗡的，繞住你，叮你的塗一層膠似的皮膚。戴紅頂子像個大員模樣的金蒼蠅剛從糞坑裏吃飽了來，專揀你的鼻子尖上鑽。



也等來了蚊子。嗡嗡地像老和尚念經，或者老秀才讀古文。蒼蠅給你傳染病，蚊子卻老實要喝你的血呢！你跳起來掙着蒲扇亂撲，可是趕走了這一邊的，那一邊又是一大羣乘隙進攻。你大聲叫喊，牠們只回答你個嗡嗡，嗡嗡！

外邊樹梢頭的蟬兒卻在那裏唱高調：「要死啲！要死啲！」

你汗也流盡了，嘴裏乾得像燒，你手脚也軟了，你會覺得世界末日也不會比這再壞！

然而猛地電光一閃，照得屋角裏都雪亮。幔外邊的巨人一下子把那灰色的幔扯得粉碎了！轟隆隆，轟隆隆！他勝利地叫着。胡——胡——擋在幔外邊整整兩天的風開足了超高速撲來了！蟬兒噤聲，蒼蠅逃走，蚊子躲起來，人身上像剝落了一層壳那麼一爽。霍！霍！巨人的刀光在長空飛舞。轟隆隆，轟隆隆，再急些，再響些罷！

讓大雷雨沖洗出個乾淨清涼的世界！

## 大旱

這是大旱年頭一個小小鄉鎮裏的故事。

親愛的讀者：也許你是北方人，你就對於這故事的背景有點隔膜了。不過我也有法子給你解釋個明白。

第一，先請你記住：這所謂小小的鄉鎮至少有北方的二等縣城那麼熱鬧；不單說熱鬧還不夠，再加一個形容詞——摩登。鎮裏有的是長途電話（後來你就知道牠的用處了），電燈，翦髮而且把髮燙曲了的姑娘，抽大煙的少爺，上海流行過三個月的新妝，還有——周鄉紳六年前蓋造的「煙囪裝在牆壁裏」的洋房。

第二，這鄉鎮裏有的是河道。鎮裏人家要是前面靠街，那麼，後面一定靠河；北方用吊桶到井裏去打水，可是這個鄉鎮裏的女人永遠知道後房窗下就有水；這水，永遠是毫不出聲地流着。半夜裏你偶然醒來，會聽得窗外（假使你的臥室就是所謂靠後的後房）有唧唧啞啞的櫓聲，或者船娘們帶笑喊着「扳船」，或者是竹篙子的鐵頭打在你臥房下邊的石腳上——錚的一響，可是你永遠聽不到水自己的聲音。

清早你靠在窗上眺望，你看見對面人家在河裏洗菜洗衣服，也有人在那裏剖魚，魚的鱗甲和腸子在水面上慢慢地漂流，但是這邊——就在你窗下，卻有人在河水裏刷馬桶，再遠幾間門面，有人倒垃圾，也有人挑水——挑回去也吃也用。要是你第一回看見了這種種，也許你胸口會覺得不舒服，然而這鎮裏的人永遠不會跟你一樣。河水是「活」的，牠慢慢地不出聲地流着；即使洗菜洗衣服的地方會泛出一層灰色，刷馬桶的地方會浮着許多嫩黃色的泡沫，然而那裝設的靜穆的河水慢慢地流着流着，不多一會兒就還你個茶色的本來面目。

所以，親愛的讀者，第三項要請你記住的，這鎮裏的河道是人們的交通工具，又是飲料的來源，又是垃圾桶。

鎮外就是田了，鎮上人談起一塊田地的「四址」來，向來是這樣的：「喏，東邊到某港，西邊靠某浜，南邊又是某港，北邊就是某某塘」（塘是較大的河。）水，永遠是田地的自然邊界。可是，我的朋友，請你猜一猜，這麼一塊四面全是河道的田地有多少畝？一百畝罷？太多太多！五十畝呢？也太多！十畝，二十畝？這就差不多了！水是這麼的「懂事」，像蛛網一般佈滿了這鄉鎮四周的田野。親愛的讀者，這就是我要報告的第四項了。

這樣的鄉村，說來真是「魚米之邦」，所謂「天堂」了罷！然而也不盡然。連下了十天雨，什麼港什麼浜就都滿滿的了，鄉下人就用人工來排水了，然而港或浜的水只有一條出路：河。而那永遠不慌不忙不出聲流着的河就永遠不肯把多餘的水趕快帶走。反過來，有這麼二十天一個月不下雨，糟了，港或浜什麼的都乾到只剩中心裏一泓水，然而那永遠不慌不忙不出聲流着的河也是永遠不會趕快帶些水來喂飽港或浜。

要是碰到像今年那樣一氣裏五六十天沒有雨，嘿！你到鄉下去一看，你會連路都認不準呢！我要講的故事，就從這裏開頭。

從前要到這小小的鄉鎮去，你可以搭小火輪。從這鎮到鄰近的許多小鎮，也都有小汽油輪。那條不慌不忙不出聲流着的鎮河裏每天叫着各種各樣的汽笛聲。這一次四十多天不下雨，情形可就大大不同。上海開去的小火輪離鎮五六十里就得停住，客人們換上了小船，再前進。這些小船本來是用櫓的，但現在，櫓也不行，五六十里的路就全靠竹篙子撐。好容易到得鎮梢時，小船也過不去了，客人們只好上岸走。這裏是一片荒野，離鎮上還有十多里路。

我到了鎮中心區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鐘。街上有些乘風涼的人。我走上了一座大橋，看見橋頂上躺着七八個人，呼呼地打鼾。這裏有一點風。被風一吹，這才覺得倦了，我就揀一個空位兒也放倒了身體。

「外港尙且那樣，不知這鎮河乾成了什麼樣子？」我隨便想，就偏起身子來看河裏。這晚上沒有月亮，河裏墨黑，從橋頂望下去，好像深得很。漸漸看出來了，有兩點三點小小的火光在河中心閃動。隱隱約約還有人聲。「哦！還好！」我心裏鬆了一鬆，我以為這三三兩兩的火光自然就是從前見慣的「生意船」，或者是江北船戶在那裏摸螺螄。然而火光愈來愈近了，快到了橋邊了，我睜大眼睛看，那裏有什麼船呢，只是幾個赤條條的人！小時候聽人講的「落水鬼」故事便在我腦上一閃。這當兒，河裏的人們也從橋塊的石埠走上來了，的確確是「活人」，手裏擎着竹絲籠，他們是在河裏搗摸小蟹的頑皮孩子。原來這一條從前是交通要道，飲料來源，又兼無底垃圾桶的鎮河，現在卻比小小的溝還不如！四十多天沒雨，會使這小小的鄉鎮完全改變了面目。本來是「路」的地方會弄到不成其為「路」。

從前這到處是水的鄉鎮，現在水變成了金子。人們再不能夠站在自家後門口吊水上來，卻要跑五六里路挨班似的這才弄到一點泥漿樣的水。有人從十多里路遠的地方挑了些像樣的水來，一毛錢一桶；可是不消幾天，就得跑牠二三十里路這才有像樣的水呢！

在白天，街上冷清清地不大見人，日中也沒有市。這所謂「市」就是鄉下人拿了農產物來換日用品。我巡遊着那冷落的市街，心裏就想起了最近讀過的一首詩。這位住在都市的詩人一面描寫夜的都市裏少爺小姐的跳舞忙，一面描寫鄉下人怎樣沒晝沒夜的厚水，給這兩種生活作一個對比。我走過那些不見一個鄉下人的街道時，我自然也覺得鄉下人一定是田裏忙了，沒有工夫上鎮裏來「做市面」。但是後來我就發見了我的錯誤。街那邊有一家出租汽油燈的鋪子，什麼「真正國貨光華廠製」的汽油燈，大大小小掛滿了一屋子，兩個人正靠在鋪前的櫃臺邊談開天。我聽得中間一個說道：

「虧本總會罷？一塊錢一個鐘頭，我給你算算，足有六分鈔呢！」

說話的是四十來歲的長條子，剃一個和尚頭，長方臉，眯細了眼睛，大概是近視，卻不帶眼鏡。我記起這位仁兄來了。他是鎮上的一位「新興資產階級」，前年借了一家歇業的典當房子擺了三十多架織布機，聽說幹的很得手呢。我站住了，望望那一位。這是陌生面孔，有三十多歲，一張圓臉兒，曬得印度人似的，他懶洋洋摸着下巴回答這長條子道：

「六分鈔是六分鈔，能做得幾天生意呢？三部車本錢也要一千光景，租船難道不要錢？初頭上開出去抽水，實實足足做了八天生意。你算算有什麼好處？現在，生意不能做了，船又開不回來，日曬夜露，機器也要出毛病呵！」

「唔唔，出毛病還在其次……就怕搶！」

長條子搖着頭說，眯細了眼睛望天空。

我反正有的是空工夫，就走到櫃臺邊跟他們打招呼。幾句話以後，我就明白了他們討論的「虧本不虧本」是什麼。原來那黑圓臉的就是汽油燈鋪子的老闆，他買了三部蘇農廠的抽水機，裝在小船上，到鄉下去出租，一塊錢一點鐘，汽油歸他出。這項生意是前年發大水的時候，軋米廠的老闆行出來的，很賺了幾個錢。今年汽油燈鋪的老闆就來學樣，卻不料鄉下那些比蛛網還密的什麼港什麼浜幾天工夫裏就乾得一滴水也沒有了，抽水機雖然是「利器」，卻不能

從十里外的大河裏取水來，並且連船帶機器都擱淺在那裏，回不到鎮裏了。港棹多的鄉下，現在乾成了一片大平原。鄉下人閒得無事可做。他們不到鎮裏來，倒不是爲的辱水忙，卻是爲的水路乾斷——平常他們總是搖了船來的。再者，他們也沒有東西可賣，毒熱的太陽把一切「耘生」都活活曬死了。

這一個小小的熱鬧摩登的鄉鎮於是就成爲一個半死不活的荒島了：交通斷絕，飲水缺乏，商業停頓。再有三四天不下雨，誰也不敢料定這鄉鎮裏的人民會變成了什麼！

可是在這死氣沉沉的環境中，獨有一樣東西是在大活動。這就是鎮上的長途電話。米店老闆一天要用好幾次長途電話，探詢上海或是無錫的米價錢；他們要照都市裏的米價步步漲高起來，他們又要趕快進貨，預備掙一筆大錢。公安分局也是一天要用那長途電話好幾次的。他們跟鄰鎮跟縣裏的公安局通消息，爲的恐怕鄉下人搶米，擾亂地方治安；他們對於這一類事，真是眼明手快，勇敢周密。

## 辱水

就說是A村罷。這是個二三十人家的小村。南方江浙的「天堂」區域照例很少（簡直可以說沒有）百來份人家以上的大村。可是A村的人出門半里遠，——這就是說，繞過一條小「浜」，或者穿過五六畝大的一井田，或是經過一兩個墳地，他就到了另一個同樣的小村。假如你同意的話，我們就叫牠B村。假如B村的地位在A村東邊，那麼西邊，南邊，北邊，還有C村，D村，E村等等，都是十來分鐘就可以走到，用一句文言，就是「雞犬之聲相聞」。

可是我們現在到這一羣小村裏，卻聽不到雞犬之聲。狗這種東西，喜歡吃點兒葷腥，最不擺架子的狗也得吃白飯拌肉骨頭，枯葉或是青草之類，狗們是不屑一嗅的。兩年多前，這一帶村莊裏的狗早就挨不過那種清苦生活，另找主人

去了。這也是牠們聰明見機。要不，餓肚子的村裏人會殺了牠們來當一頓的。

至於雞呢，有的春末夏初，稻場上噉噉的亂跑，全不過拳頭大小，渾身還是絨毛，可是已經會用爪子爬泥，找出小蟲兒來充饑。然而等不到牠們「喔喔」啼的時候，村裏人就帶牠們上鎮裏去換錢來買米，人可不像雞，靠泥裏的小蟲子是活不了的。所以近年來這一帶的村莊裏，永遠只見噉噉的小雞，沒有鄰村聽得到的喔喔高啼的大雞。

這一帶村莊，現在到處是水車的聲音。

A村和B村中間隔着一條小河。從「端陽」那時候起，小河的兩岸就排滿了水車，遠望去活像一條蜈蚣。這長長的水車的行列，不分晝夜，在那裏咕嚕咕嚕地叫。而這叫聲，又可以分做三個不同的時期：

最初那五六天，水車就像精壯的小夥子似的，牠那「杭育，杭育」的喊聲裏帶點兒輕鬆的笑意。水車的尾巴浸着淺綠色的河水，轆轤地從上滾下去的葉子板格格地憨笑似的一邊跟小河親一下嘴，一邊就喝了滿滿的一口，即刻又轆轤轆轤地上去，高興得嘻嘻哈哈地把水吐了出來，馬上又轆轤地再滾了下去。小河也溫柔地微笑，河面漾滿了一圈一圈的笑渦。

然而小河牠也漸漸瘦了。水車的尾巴接長了一節，牠也不像個精壯的小夥子，卻像個瘦長的癆病鬼了。葉子板很費力似的喀喀地滾響，滾到這瘦的小河裏，搶奪了半口水，有時半口還不到，再喀喀地掙扎着上來，沒有到頂，（這裏是水車的嘴巴，）太陽已經把帶泥的板邊曬成灰白色了。小河也是滿臉土色，再也笑不出來，卻吐着歎息的泡沫。

這樣過了兩天，水車的尾巴就不再接長一節。可是，像一個氣管支炎的老頭子，牠咳得那麼響，卻是乾咳。葉子板因為是三節了。滾得更加慢，更加吃力，軋軋地，響聲也是乾燥的，聽了叫人牙齒發酸。水車上的人，半點鐘換一班。他們汗也流完了，腿也麻木了，用了可驚的堅強的意志，要從這乾癟的小河榨出些濃痰似的泥漿來！軋軋，喀喀，遠遠近

近的無數水車憤怒地悲哀地哭喊。

這樣又是一天，小河像逃走了似的從地面上隱去。河心裏的泥開始起皺紋，像老年人的臉；水車也都嚙口。滿身污泥，一排一排，朝着滿天星斗的夏天的夜。

稻場上，這時例外地人聲雜亂。A村和B村的人在商量一個新的辦法。那條小河的西頭，是一個小小的浜，那已是C村的地界。靠着浜邊，是C村人的桑地，倘使在這一片桑地上開一道溝出去，就可以把外邊塘河裏的水引到浜裏，再引到小河裏。

從浜到塘河，路倒不遠，半里的一小半；爲難的，這是一片桑地，而且是C村人的。然而要得水，只有這一條路呀！A村和B村的人就決定主意去跟那片桑地的主人們商量，借這麼三四尺闊的地面開一道溝出來；要是壞了桑樹，他們兩村的人照樣賠還。

他們的可驚的堅強的意志終於把這道溝開成了。然而塘河裏的水也淺得多了，不用人工，不會流到那新開成的溝。這當兒，農民的可驚的堅強的意志再來一次表現。A村和B村的人下了個總動員！新開溝跟塘河接頭那地方立刻挖起一口四五丈見方的蓄水池來，沿那池口，排得緊緊的，是七八架水車，都是三節的尾巴，像有力的長臂膊，伸到河心水深的地點，車上全是拚命的壯丁，發瘋似地踏着，葉子板汨汨地狂舞！還是人們對旱天的最後的決戰！

蓄水池滿了，那灰綠色的渾水漸漸地流進那四尺多闊的溝口，倒好像復急似的；然而進了溝就一點一點慢下來了。終於通過了那不算短的溝，到了浜，再到那小河的乾枯的河床，那水就着不着是在流，倒好像從泥裏滲出來似的。小河兩岸的水車頭，這時早又站好了人，眼望着河心。有幾個小孩在河灘上跑來跑去，不時大聲報告道：「水滿一點了！」「一個手指頭那麼深了！」忽然一聲胡哨，像是預定的號令，水車頭那些人都應着發聲喊，無數的腳都動了，水車急響

着枯枯的乾燥的叫號。但是水車的最下的一個葉子板剛剛能够舐着水，卻不能喝起水來，——小半口也不行。葉子板滾了一轉，溼灑灑地，可是辱不起水！

「叫他們外邊塘河邊的人再用點勁呀！」有人這麼喊着。這喊聲一遞一遞傳過去，驛馬似的報到塘河上。「用勁呀！」塘河上那七八架水車上的人齊聲叫了一下。他們的酸重的腿兒一齊絞出最後的力氣，他們臉上的肌肉綳緊到起稜了。蓄水池濺刺刺地翻滾着白色的水花，從池灌進溝口的水嘩嘩地發叫。然而通過了那溝，到得小河時，那水又是死洋洋沒點氣勢了。小河裏的水是在多起來，然而是要用了最精密的儀器才能知道牠半點鐘內究竟多起了若干。河中心那一泓水始終不能有兩個指頭那麼深！

因為水通過那半里的一小半那條溝的時候，至少有一小半是被沿路的太乾燥的泥土截留去了。因為那個乾了的小浜也有半畝田那麼大，也是燥渴得不肯放水白白過去的呀！

天快黑的時候，小河兩岸跟塘河邊的水車又一齊停止了。A村和B村的人扳着青裏泛紫的面孔，瞪出了火紅的眼睛，大家對着着，說不出話。C村的人望望自己田裏，又望望那塘河，也是一臉的憂愁。他們懂得很明白：雖然他們的田靠近塘河地位好，可是再過幾天，塘河的水也辱不上來了，他們跟A村B村的人還不是一樣完了麼？

於是在明亮的星光下，A村和B村的人再聚在稻場上商量的時候，C村的人也加入了。有一點是大家都明白的：儘管他們三村的人聯合一致，可是單靠那簡陋的舊式水車，無論如何救不活他們的稻。「算算要多少錢，雇一架洋水車。」終於耐不住，大家都這麼說了。大家早已有這一策放在心裏，——做夢做到那怪可愛的洋水車，也不止一次了，然而直到此時方才說出來，就因為雇用洋水車得化錢，而且價錢不小。照往年的規矩說，洋水車灌滿五六畝大的一片田要三塊到四塊的大洋。村裏人誰也出不起這大的價錢。但現在是「火燒眉毛」，只要洋水車肯做賒，將來怎樣挖肉



補瘡地去還這筆債，只好暫且不管。

塘河上不時有洋水車經過，要找牠不難。趁晚上好亮的星光，就派了人去守候罷。幾個精力特別好，鐵一樣的小夥子，都在稻場上等候消息。他們躺在泥地上，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談。他們從洋水車談到鎮上的事。正談着鎮上要「打醮求雨」，塘河上守候洋水車的人們回來了。這裏輪着的幾位不約而同跳了起來問道：「守着了麼？什麼價錢？」

「他媽媽的！不肯照老規矩了。說是要照鐘點算。三塊錢一點鐘，田裏滿不滿，他們不管。還要一半的現錢！」

「呀，呀，該死的沒良心的，趁火打劫來了！」

大家都叫起來。他們自然懂得洋水車上的人爲什麼要照鐘點算。在這大旱天把塘河裏的水老遠地抽到田裏，要把田灌足，自然比往年難些——不，洋水車會比往年少賺幾個錢，所以換章程要照鐘點算！

洋水車也許能救旱，可是這樣的好東西，村裏人沒「福」消受。

又過了五六天，這一帶村莊的水車全變做啞子了。小港裏全已乾成石硬，大的塘河也瘦小到只剩三四尺闊，稍爲大一點兒的船就過不去了。這時候，村裏人就被強迫着在稻場上「偷懶」。

他們法子都想盡了，現在他們只有把倔強求生的意志換一個方面去發洩，大約靜默了三天以後，這一帶村莊裏忽然喧嚷着另一種聲音了；這是鑼鼓，這是吶喊。開頭是A村和C村的人把塘河東邊橋頭小廟裏的土地神像（這是一座不能移動的泥像，但村裏人立意要動牠，有什麼辦不到！）擡出來在村裏走了一轉，沒有香燭，也沒有人磕頭（老太婆磕頭磕到一半，就被喝住了），村裏人敲着鑼鼓，發狂似的吶喊，拖着那位土地老爺在乾裂的田裏走，末了，就把神像放在田裏，在火樣的太陽底下。「你也嘗嘗這滋味罷！」村裏人潮水一樣的叫喊。

第二天，畝在田裏的土地老爺就有了伴。B村E村以及別的鄰村都去把他們小廟裏的泥像擡出來要他們「嘗

「嘗滋味」了，土地老爺擡完了以後，這一帶五六個村莊就聯合起來，把三五里路外什麼廟裏的大小神像全都擡出來，「遊街」全放在田裏跟土地做伴。「不下雨，不擡你們回去！」村裏人威脅似的說。

泥像在毒太陽下面曬起了裂紋，泥的袍褂一片一片掉下來。敲着鑼鼓的村裏人見了，就很痛快似的發喊。「神」不能給他們「風調雨順」，「神」不能做得像個「神」的時候，他們對於「神」的報復是可怕的！

# 遊記

## 「拉拉車」

從寶鷄到廣元（四川）要經過那有名的秦嶺，秦嶺雖高，並不怎麼險；公路盤旋而上，汽車要走一小時光景方到山頂。你如果不向車外望，只聽那內燃機的沈濁而苦悶的喘息聲，你知道車子是在往上爬，可不知道究竟爬了多少高，但你若向外一望，才知道秦嶺之高是可驚的，再向遠處看，你又知道秦嶺之大也是驚人的。

然而這樣高而且大的秦嶺卻沒有樹林，除了山溝裏有些酸棗之類的灌木，牠可說是一座童山。雖非終年積雪，但一年之中牠的高峯不戴雪帽的時候，也很少了，往往嶺下有雨，在嶺上便是雪。不過空氣依然乾燥得很可愛。人們常說，過了秦嶺，氣候便突然不同，秦嶺之南要暖和得多；其實這是嶺上與嶺下氣溫之差，倒不在乎南北。

村落之類，秦嶺上是沒有的。道旁偶有三數土屋，那是「小商店」，有貨的時候是幾包香煙，幾張鍋塊，或者也有柿子梨子和雞蛋，至於缺貨的時候簡直可以什麼都沒有。秦嶺之頂，卻頗廣闊，很可以容納幾個村莊，現在村莊似乎還沒有產生，但由小飯店和雜貨店湊合而成的十來戶人家的小「鎮」，確已有了。這是供過往人們打尖的，必要時，飯店和雜貨店又可能權充旅店。因為秦嶺道上，現在也在一天一天繁榮起來了。

在這條路上，有一種特別的車子，——一種特別的人力車，人們稱之為「拉拉車」。這是兩輪車，輪即普通人力車所用者，也有是木製，極簡陋，但仍用橡皮輪胎；坐位不作椅形，而為榻形，故不能坐，只能臥；——總之，這就是在輪軸上鋪放寬約二尺許，長約五尺的幾塊板，極像運貨的「塌車」，惟較小而已。川陝道中，尤其寶鷄至廣元一段，客車不多，商車

亦不願載客，因其不如載貨之利厚。向公路局登記掛號待車，往往候至一月之久，尚無眉目，於是此等「拉拉車」應運而生，大行其時。客人隨身備有兩件行李，便可以把鋪蓋打開，擁被而臥，箱子可作靠枕，或可豎立，權作屏風。顛簸之苦是沒有的，倘風和日麗，擁被倚箱，一壺茶，一支煙，賞覽山川壯麗，實在非常「寫意」。

缺點是太慢，自寶鷄到廣元。通常要「拉」十多天，倘遇風雪，不得不在小村裏「拋錨」，那就等上個三五天，七八天，都沒準兒。然而通盤計算，坐「拉拉車」還是比汽車快。「拉拉」算牠二十天到廣元，但倘無特別門路，則二十天之內你休想買到車票。這是指公路局的客車。至於商車（即主要是運貨，而亦兼載客人）也得有熟門路方能買到票，價錢可不小，比公路客車票價貴了二三成，而且車子容易出毛病，往往半路「拋錨」，前不巴村，後不着店。如果修理無效，那簡直叫天不應。那倒不如「拉拉車」按站而走，入暮投宿，雖僅荒村，但總不會住在露天。

「拉拉車」的車費，據說從寶鷄到廣元，單趟也得國幣二百元左右。那跟公路局客車的票價也不相上下了，但在旅客方面，也還覺得合算，爲的你如果在寶鷄或西安等車，一天房飯化上十塊錢並不算闊。萬一之慮是路上遇到土匪。去年冬，貨車被劫也有過，但「拉拉車」被劫似乎尙未聽說。現在的土匪，眼睛也看大了，單身客人值不了幾百塊的東西，不值他們一顧，他們是往大處着眼的。

來回一趟，車夫可有四百元左右的收入，——到廣元後如果拉不到人，可以拉貨，所得亦不相上下。如果車是自己的，那麼，除去路上走一個月的食宿等費（這條路上的伙食很貴，而車夫倘不吃得多點和好點，就拉不動車了），大約尙可剩餘百數十元；如果是租車，則所餘僅五六十元而已，養家活口還是困難。

一車連人帶行李，少說也有幾百十斤，要翻過秦嶺，而且秦嶺以外還有不少山，這一工作實在不輕便。現在川陝道上，這種「拉拉車」多如「過江之鯽」。看他們上坡時彎腰屈背，腦袋幾乎碰到地面，那種死力掙扎的情形，真覺得悽慘；然而和農村裏的他們的兄弟們相較，據說他們還是幸運兒呢！

（一九四一年三月）

## 秦嶺之夜

下午三點鐘出發，才開出十多公里，車就拋了錨。一個輪胎洩了氣了。車上有二十三人，行李倒不多，但是裝有商貨（依照去年頒布的政令，凡南行的軍車，必須攜帶貨物，公家的或商家的，否則不准通行），兩噸重的棉花。機器是好的，無奈載重逾額，輪胎又是舊的。

於是有組織的行動開始了。打千斤槓的，卸預備胎打氣的，同時工作起來。洩氣的輪胎從車上取下來了，可是要卸除那壓住了橡皮外胎的鋼箍可費了事。綽號「黑人牙膏」的司機一手能舉五百斤，是一條好漢，差不多二十分鐘，才把那鋼箍的倔強性克服下來。

車又開動了，上坡，「黑人牙膏」兩只蒲扇手把得定定的，開上頭擋排，汽車吱吱地苦呻，「黑人牙膏」操着不很圓潤的國語說：「車太重了呀！」秦嶺上還有積雪；秦嶺的層巒疊嶂像永無止境似的。車吱吱地急叫，在爬。然而天色已經從山谷中上來。忽然車停了，「黑人牙膏」跳下車去，俯首聽了聽，又檢查機器，糟糕，另一輪胎也在洩氣了，機器又有點故障。「怎麼了呀？」押車副官問，也跳了下來。「黑人牙膏」搖頭道：「不行呀！可是不要緊，勉強還能走，上了坡再說。」

「能修麼？」「能！」

揀到了秦嶺最高處時，一輪滿月，已經在頭頂了。這裏有兩家麵店還有三五間未完工的草屋，好了，食宿都不成問題了，於是車就停下來。

第一件事是把全體的人，來一個臨時部署：找宿處並加以分配，——這是一班；卸行李，——又一班；先去吃飯，——那是第三班。

未完成的草房，作為臨時旅館，說不上有門窗，幸而屋頂已經蓋了草。但地下潮而且冷，秦嶺最高處已近雪線。幸而

有草，那大概是蓋房頂餘下來的。壟起草來，再攤開鋪蓋。沒有風，但冷空氣刺在臉上，就像風似的。月光非常晶瑩，遠望羣山駢列，都在腳下。

二三十人中，有六個女的，車得漏夜修，需要人幫忙。車停在這樣的曠野，也需得有人徹底放哨。於是再來一個臨時部。幫忙修車，五六個人儘够了；放哨每班二人，兩小時一班，全夜共四班，都派定了，中間沒有女同志。但是W和H要求加入。結果，加了一班哨。先去睡覺的人，把皮大衣借給放哨的。

跟小麵店裏買了兩塊錢的木柴，燒起一個大火堆。修車的工作就在火堆的光亮下開始了。原來的各組組長又分別通知：「睡覺的儘管睡覺，可不要脫衣服！」但即使不是爲了預防意外，在這秦嶺頂上脫了衣服過夜，而且是在那樣的草房裏，也不是人人能够支持的。空氣使人鼻子裏老是作辣，溫度無疑是在零下。

躺在草房裏朝外看，月光落在公路上，跟霜一般，天空是一片深藍，睜眼的星星，亮得奇怪。修車的同志們有說有笑，夾着工作的聲音，隱隱傳來。可不知什麼時候了，公路上還有趕着大車和牲口的老百姓斷斷續續經過。鳴鞭的清脆聲浪，有時簡直像槍響。月光下有一個人影從草房前走過，一會兒，又走回來：這是放哨的。

「呵，自有秦嶺以來，會有個這樣的一羣人在這裏過夜否？」思緒奔湊，萬感交集，眼睛有點潤溼了，——也許受了冷空氣的刺激，臉上是堆着微笑的。

咚咚的聲音，隱約可聞；這是把輪胎打了氣，用錘子敲着，從聲音去辨別氣有沒有足夠。於是眼前又顯現出兩位短小精悍的青年，——曾經是錦衣玉食的青年，不過一路上你看他們是那樣的活潑而快活！

朦朧中聽得人聲，猛睜眼，辨出草房外公路上已不是月光而是曙色的時候，便有女同志的清朗的笑聲愈來愈近了。火堆旁圍滿了人，木柴還沒有燒完。行李放上車了。司機座前的玻璃窗上，冰花結成了美麗的圖案。火堆上正燒着一罐水，滾熱的毛巾揩拭玻璃上的冰花，然而隨揩隨又凍結。一黑人牙膏一和押車副官交替着搖車，可是車不動，汽油也

凍了。

呵呵，秦嶺之夜竟有這麼冷呢！這時候，大家方始知道昨夜是在零下幾度過去的。這發見似乎很有回味，於是在熱鬧的笑語中弄了草來烘汽車的引擎。

（一九四一年三月）

## 海防風景

法國郵船公司的「小廣東」號據說是來往於香港海防間第一等的船隻，並不怎樣大，可是走的快。

頭等艙的「吸煙室」裏，有一只大茶櫺，下層權充「圖書館」，放着些法文書報，其中有一二本想來最受歡迎，書角都捲了，看書名彷彿是「安南遊覽指南」之類，有幾幅海防風景的插圖。「吸煙室」壁上也掛有海防風景的照片，從照片看，海防也是美麗的呵！

但是上岸以後劈頭遇見的「風景」卻是「黑房子」。

事情很簡單：旅客上岸以後就被指揮着進入了一座沒有窗子的像是貨倉的大房。（後來知道這就是檢查行李的地方。）人全進去了，門也隨即關上，黑洞洞地沿着木板長桌佈成的夾道走，接着又從旁的旅客的嚷聲中知道了「命令」把隨身帶的小物件放下，——就是放在木板長桌上。接着又被驅着走出另一個門，門口有一個法國人和一個安南人，旋行「人身檢查」：我手裏還有一個小小的文書皮包，安南人劈手便搶了去，可是我另一手裏卻拿着輪船上給的「頭等艙客人有儘先驗放行李的優先權」的證明紙，我將這紙向法國人一揚，於是他從安南人手裏拿過我的文書皮包來還我，用英語說：「你是頭等艙客人，抱歉。」不過我仍舊張開文書皮包的口來，他張望了一下，就完了，——算是「尊重」頭等艙客人，沒有搜我的身上。

我們在「黑房子」外面等着，看見行李一車一車來了，我們的和別人的混亂的放着，伙子們推着，在輕便鐵軌上，轆轤地都進那「黑房子」去了。也有在半路被捉來，隨即驗看了放行的，——這想來就是所謂「優先權」罷。但我們的，是都進了黑房子去了。

這以後，像在做夢了。人們被吩咐再進「黑房」，被吩咐把自己的行李有領的都開了鎖，細紮着的都解了索，然後又被吩咐走出那「黑房子」——是從「出口」走，就是在檢驗員面前走過，最後是大夥兒攢集在「出口」的門前等候認領自己的行李。

然而旅客們也有仍舊留在「黑房子」裏的，這是爲了要照顧自己的經解開了的行李。我們一行有六人，分一半在外等候認領，又一半在內照顧。我是分派在內的一人。「小廣東」雖小，載來的行李可不少，「黑房子」裏堆得滿滿的，高高的，我又高高的站在行李頂上，而且是很近「出口」處，——就是神聖的檢驗場所。

我看見了檢驗是怎樣進行的：解開了的行李一件一件在木板長桌上雜亂而下，安南人助手很熟練地把雙手在箱筐中來一個左右包抄，於是「內容」躍然而出，赫然全陳於貴目，法國人的檢驗員再用手在這裏面一翻，倘無疑問，這就在箱面上劃了白粉字，助手又很敏捷地將「內容」納回，這時箱蓋是沒法閉上了，箱子就這樣開着大門，滿載着溢出口外，而且搖搖欲墜的「內容」，Pass 過去了；站在「出口」處的伙子就這樣接了出來，放（幸而是放）在「門」外地上。這以後，是旅客們的事了，認領，整理，閉上了箱蓋，上鎖。

這樣「科學的」而又「合理的」的檢驗方法，不知是誰發明？人和行李分開，而一人的行李又被前後分開，要是單身客多帶了幾件行李，那恐怕只有仰天叫苦罷。

據說那天的檢查，其實已經是少有的客氣了，——助手只用「左右包抄」的手術，並沒有「倒掛葫蘆」；而且也不能不說是少有馬虎了，——那麼多的行李只化了四小時就「看」完了。據說這也許爲的載這些行李來的，是法國



郵船公司的「小廣東」號。

早上八時，船靠碼頭，十二時許，我們飄飄然坐在人力車上，向旅館去。馬路是平整廣闊的，太陽曬在身上有點燙，太陽曬在路旁的草地的成羣的棕欄上，似乎那些碧綠的狹長葉子也有些發黃，太陽曬在安南人的巨大的竹笠上，窄而短的黑色綢單袍上，看去怪不協調。我是在觀賞海防的「風景」了，然而我不能忘記那「黑房」。

我承認我的脾氣不好，我慣用「惡眼」去觀看；我不喜歡安南人的極像二十五年前我們的時髦女郎的上衣似的服裝——袖口是那麼窄而長，腰身是那麼小，大襟，長僅及膝，而開叉又那麼高，幾乎到了腋下。而和這上衣（普通的深色的）相配，下邊卻又是白色的大腳管褲子，垂到腳背，上面則是龐大的筭子，遮掩了半個面孔。

我不喜歡這民族的服裝，正如不喜歡他們那烏亮的黑牙齒和腥紅的唾液——那是因為嚼檳榔。

我也不喜歡那樣的服裝穿在安南女人身上——雖然這比在男子身上好看些。我覺得這樣的服裝在一個女子身上，雖似飄逸，可亦近乎佻傥。

至能嚼檳榔，想像起來，倒也不是怎樣可憎的玩意——我們的有閒的同胞不是常嚼西瓜子，嚼留蘭香糖麼？我沒有嚼西瓜的素養，也不喜歡任何口香糖，可是看見人家噓着嚼着而覺得噁心的時候，記得也還沒有過；然而這回看見了安南人的嚼檳榔，竟出乎意外地憎厭起來了，事實上嚼檳榔之可憎，遠出想像之外！

這憎惡的來由，首先第一是骯髒。在街旁看見賣檳榔的小販——女人或小孩子，蹲在地上，身邊是一隻小小篋籃，剖開了的鮮檳榔一瓢一瓢的攤在綠葉上，檳榔的外皮作碧綠色，內部卻是灰白，這本來也不至於引起骯髒的感覺，然而因為是剖開了的，小販的手又是照例那樣黑污，篋籃左右又是照例的垃圾成堆，你會無疑感到檳榔內部的灰白色不是本來灰白。不單是這樣罷了，篋籃裏還有一只半鏽的小小的馬口鐵罐頭，內盛濃厚的白物，像是石灰漿，小販一根篋片攪白漿少許裹在一張檳榔葉裏，像豆莢。這東西就和檳榔一同嚼的。你看見了那石灰漿似的白東西盛在半鏽的

馬口鐵罐頭裏，看見了這也是吃的，便自然而然會心頭作嘔。

憎惡的第二原因是穢惡。一個安南人如果口輔在動，那準是在那裏嚼檳榔。那時，他的嘴脣邊已經溢着腥紅的口水了，要是他一張嘴，那麼，舊小說裏常有的四個字——「血盆大嘴」，似乎正爲安南人的嚼檳榔而作。

在海防安南人聚居的所用，街道上到處可見朱紅色的乾跡，一朵一朵的，你會錯認是油漆潑灑了蘇木水，其實這一些就是嚼檳榔的人們吐出來的乾唾液了。我曾經觀察了一小時菜場，大多數的安南小販都擺着地攤，走過魚販那一段時，腥鹹的氣味之難受固不用說，就是在那看去似頗整潔的鮮菜小販的地盤時，也飽享了一種似羶非羶的惡味，我疑心是安南人身上蒸發出來的體臭，可是同行的朋友指着滿佈地上的朵朵紅液對我說：「這還是這些東西在作怪！」

紅頭金身的大蒼蠅有時並會成羣撲面而來，——牠們與檳榔同樣普遍。據說晚上的蚊子也是大得可怕，而且多得沒有辦法的，不過當天下午四時，我們就乘車往河內去了。

檳榔，紅唾液，金蒼蠅，蚊子，在我的觀感裏構成了海防的風景線。但自然，海防也有地方是沒有這些的，即是「洋人」居住的地段這是「洋人」與「土人」的界限，你即使是匆匆一過也就能够看得很明顯。

右雜記一則，乃一九三八年尾經過海防時所記，法語既非素習，「唐話」亦不能說，如聲如啞，印象乃真成「印象」。自知淺陋，譬如瞽者摸象，棄置行篋，本不思發表，不料萬里歸來，此稿仍在，而越南土地則已變色矣。乃取以附入「見聞雜記」，聊誌鴻爪云爾。

（一九四一年十月於香港）

## 新疆風土雜憶

前清末年，左宗棠平定回亂，大軍西征，沿途築路栽樹，其所植之柳，今尙有存者。那時湘人楊某（忘其名）曾有詩曰：

大將西征尙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

但左宗棠帶給新疆的，尙不止此。現在新疆地主引水灌田的所謂「坎兒井」，據說也是左公教給他們的。「坎兒井」者，橫貫砂磧之一串井，每井自下溝通，成爲地下之渠，水從地下行，乃得自水源處達於所欲灌溉之田。此因砂磧不宜開渠，驕陽之下，水易乾涸，故創爲引水自地下行之法。往往水源離田甚遠，多則百里，少亦數十里，「坎兒井」隔三四丈一個，從飛機上俯瞰，但見黑點如連珠，宛如一道虛線橫貫於砂磧，工程之大，不難想見；所以又聽說，新省地主計財產時，往往不舉田畝之數而舉「坎兒井」之數，蓋地廣人稀，擁田多不爲奇，惟擁有數百乃至數千之「坎兒井」者，則開井之費已甚可觀，故足表示其富有之程度也。此猶新省之大牧畜主，所有牛羊亦不以數計，而以「山」計，何謂以「山」計？據言大「把爺」（維族語財主）羊羣之大，難於數計，每晚放牧歸來，僅驅羊羣入山谷，自山頂望之，見谷已滿，即便了事。所以大「把爺」計其財產時，亦不曰有牛羊若干千百頭，而曰有牛羊幾山。

本爲鮮卑民歌，從鮮卑語譯成漢文的「敕勒歌」其詞曰：「敕勒川，陰山下；天如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前人評此歌末句爲「神來之筆」，然在習慣此種生活之游牧民族，此實爲平凡之現實，不過非有此生活實感者，也道不出這一句的隻字來。此種「風吹草低見牛羊」之景象，在今日南北疆之大草原中，尙往往可見。一望無際的大草原，豐茂的牧草，高及人肩，幾千牛羊隱在那裏啃草，遠望如何能見，天風驟來，豐草偃仰，然後知道還有那麼多牛羊在那裏！

新疆是一塊高原，但在洪荒時代，她是中亞的大內海的一部分。這一蒼海，在地質學上的那一紀始變爲高原？正如

亞洲之邊緣何時斷離而爲南洋羣島，同樣尙未有定論。今新省境內，鹽礦尙所在有之。昔年自哈密乘車赴吐魯番途中，遙見遠處白光一片，似爲一個很大的湖泊，很是驚異，砂礫中難道竟有這樣的大湖泊？及至稍近，乃辨明此白體體者，實非流動之水而爲固體之鹽。陽光逼照，返光甚強，使人目眩。因新疆古爲內海，故留此鹽礦。然新省之鹽，據謂缺少礦質，進化的講究衛生的人家都用蘇聯來的精鹽。又鹽礦之鹽，與雲南之巖鹽不同，巖鹽成塊如石，而鹽礦之鹽則爲粒狀，粗細不等，曾見最粗者如芥子而形方，故食用時尙須略加磨搗。

吐魯番地勢甚低。新疆一般地形皆高出海面而一二千呎，獨吐魯番低於海面數百呎，故自全疆地形而言，吐魯番宛如一洞。俗謂「西游記」上所寫之火焰山，卽今之吐魯番，則其熱可想而知。此地難分四季，只可謂尙有寒暑而已。大抵陽曆正二三月，尙不甚熱，白天屋內須衣薄棉，晚上還要冷些；五月以後則燥熱難堪，居民於正午時都進地窖休息，僅清晨薄暮始有市集。以故吐魯番居民家家有地窖，街上跨街搭蔭棚，間亦有種瓜果葡萄盤緣棚上者，市街風景，自有一格。最熱之時，亦在陽曆七八月，俗謂此時壁上可以烙餅，雞蛋可以曬熟，而公安局長蹲大水缸中辦公，則我在迪化時曾聞吐魯番來人言之，當必不虛。

然吐魯番雖熱，仍是個好地方，地宜植棉，棉質之佳，不亞於埃及棉。又多產蔬菜水果。內地絕稱之哈密瓜，其實不盡產於哈密，鄯善與吐魯番皆產之，而吐魯番所產尤佳。石榴甚大，粒粒如紅寶石。葡萄在新疆產地不少，然以吐魯番所產，馳名全疆。無核之一種，雖小而甜，曬爲乾，似猶勝於美國所產。新疆有民謠曰：「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瓜，庫車的楊姑，一朵花。」（新疆圖志亦載此語。）然則哈密之瓜，固有其歷史地位。惟自馬仲英兩度焚掠而後，哈密回城已成廢墟，漢城亦蕭條冷落，未復舊觀，或哈密之瓜亦不如昔年乎？這可難以究詰了。民謠中之一「庫車」在南疆，卽古龜茲國，紫蓋以庫車產者爲最佳；「楊姑」，維族語少女也。相傳謂庫車婦人多美麗，故民謠中如是云爾。庫車居民多維吾爾族，（卽元史所稱畏兀兒族，前清時俗稱纏回或纏頭）此則南疆各地皆然。

迪化自春至秋，常有南來燥熱之風，云是吐魯番吹來，故俗名「吐魯番風」。吐魯番風既至，人皆感不適，輕則神思倦怠，重則頭目暈眩，且發燒，體虛者甚至風未到前三四日，即有預感。或謂此風來源實不在吐魯番，而在南疆塔裏木盆地之大戈壁，不過經由吐魯番，踰天山缺口之大坂城而至迪化耳。大坂城者，為自吐魯番到迪化所過的天山一缺口，然已甚高，過大坂城則迪化已在脚下，此為自南路進迪化之一要隘。昔年馬仲英兵圍迪化，及拜月而盛督辦提兵出擊，馬軍稍退，至大坂城負隅，猶擁衆數萬，盛以數千精銳急擊之，飲水告竭，則喝馬血。數日，遂克大坂城，馬仲英軍全而崩潰，馬僅率數百騎走南疆，一星期內遠颺三個十八站，自此不再能為患。

憶隋書謂煬帝得龜茲樂，列為燕樂之一，此後中國燕樂，龜茲樂實居重要部分。古龜茲國，即今新疆庫車縣。龜茲樂何如，今在庫車已不可見，蓋自伊斯蘭教代佛教而後，天竺文物，漸滅殆盡；今日新省維吾爾民族之土風歌舞，大概是彼族從中央亞細亞帶來的。迪化每有晚會，往往有維族之土風歌舞節目；男女二人，載歌且舞，歌為維語，音調頗為柔和，時有頂點，則喜悅之情，洋洋欲溢，舞姿亦婉約而雅穆；蓋在維族的民族形式歌舞中，此為最上乘者。據言，此舊為男女相悅之歌，今倚舊譜而填新詞，則已變男女相悅為歌頌新省之六大政策了；最可喜者，舊瓶新酒，尙無牽強之痕跡。我會問維族人翻譯哈美德：「新詞是誰的手筆？」他答道：「也不知是誰，大概是許多人合力作成的。」我乃笑道：「這樣看來，這就是維哈回諸族民衆的集體創作了。」因賦一絕贈之：

誰將舊譜綴新詞。

北準南回憶舊斯。

細意楊姑齊解唱，

六星高耀太平時。

詩中「細意」有幼童云是粵籍，居然能效維族語唱一二句；「楊姑」則維族語少女是也。「六星」者，新省行六大政策，公共機關多以六角星作為徽幟，故云。

維語爲複音語文，其字母借用亞刺伯文的字母。書寫時，橫行而自右至左，外行人視之，似甚不便，然彼人走筆如飛，形式且極美麗。文法不甚複雜，曾習他種外國語者，用功半年，即可通曉。在新疆，雖有十四民族，然維吾爾語，實爲可以通行全疆之語言，此因維族人數約佔全疆總人口之半，其他各小民族大都曉維語之故。哈薩克族人口在全疆僅次於維族，其語文與維語大同小異，其字母亦爲亞刺伯文字母。迪化每開大會，演說時例須用三種語言，即漢、維、及蒙古語，通常爲節省時間，僅用漢、維兩種語言，則因家族人在迪化者，倘不解漢語，大概都能懂維語。

×

×

×

×

迪化在陽曆十月初即有雪。但十月天氣最佳，可說是「寒暖適中」。十二月後始入正常的寒冬，積雪不融，大地凍結，至明年四月初始解凍。（有時爲三月中旬。）冬季少風，南方冬季西北風吼怒之景象，以我所得短暫之經驗而言，在迪化是沒有的。然而冬季坐車出門，雖在無風之日，每覺寒風刺而入骨，其凜冽十倍於南方的西北風，此因戶外空氣太冷之故。室中因有大壁爐，且門窗嚴閉，窗又爲雙層，故融暖如春，然而門窗倘有罅縫，則近此罅縫之處，冷風如箭，觸之戰慄，此亦非風，而因戶外空氣太冷，冷故重，覺罅隙而鑽入，其勁遂似風。室內鋪厚氈，亦以防寒氣從地板之細縫上侵。關西大漢仲實先生素不怕冷，在家時洋服內僅穿毛線衫褲，無羊毛內衣，某日忽覺腿部酸痛，舉步無力，此爲腿部受寒之徵象，然不明寒氣從何來；越一日始發見寒氣乃從書桌下來，蓋書桌下之地氈一角上翹，露出地板之罅縫，寒氣遂由此浸入。北方人常言地氣冷，故下身所穿必須較上身爲多，必解凍以後，乃可稍疏防範。三月中，有時白天氣溫頗高，往往見迪化人上身僅穿一單衫而下身仍御厚棉褲。

最冷的日子通常在陰曆年關前後；白天爲零下二十度，夜間則至四十餘度。此爲平均氣溫。在此嚴寒的季節，人在戶外半小時以上，皮帽、大衣、領皮、眉毛、鬚鬚等，凡爲呼吸之氣所能接近之處，皆凝積有薄薄白霜，鬚鬚上往往還掛着小的冰珠。人多處，遠望霧氣蒸騰；此亦非霧，而爲口氣凝成，真所謂「噓氣成雲」了。驢馬奔馳後滿身流汗，出汽如蒸籠，然

而腹下毛端，則掛有冰球，疊疊如葡萄，此因汗水沿體而下，至腹下毛端，未及滴落，遂凍結爲珠，珠復增大，遂成爲冰葡萄。地凍以後，積雪不融，一次一次雪下來，硬實凍堅，平時頗多坎坷的路面，此時就變成了平坦光滑，比任何柏油路都漂亮。所以北方趕路，以冬季爲最好。

這時候，「爬犁」也就出現了。「爬犁」是土名，我們的文縐縐的名稱，就是「雪橇」。迪化的「把爺」們，冬季有喜用「爬犁」者。這是無輪的車，有滑板兩支代替了輪，車廂甚小，勉強能容二人，（連御者在內），仍駕以馬。好馬，新釘一付高的掌鐵，（冬季走凍結的路，馬掌鐵必較高，於是馬也穿了高跟鞋），拖起結實的「爬犁」，在光滑的凍雪地上滑走，又快又穩，真比汽車有意思。但「爬犁」不宜在城中熱鬧處走，最好在郊外，在公路上。維族哈族的「把爺」們駕「爬犁」似乎還是娛樂的意味多，等於上海人夏天坐車兜風，我有一首歪詩記之：

紛飛玉屑到簾櫳，大地銀鋪一望中；

初試爬犁呼女伴，阿爹有馬矯如龍。

北方冬季少霜。如有之，則其濃厚的程度迥非南方人所能想像。迪化冬季亦常有這樣的嚴霜。晨起，忽見馬路旁的電線都變成了白絨的綵繩，簡直跟耶誕節入家用以裝飾屋子或聖誕樹的比手指還粗些的白絨綵繩一樣。尤其是所有的樹枝，也都結起銀白的綵來了。遠望就同盛開了的銀花。如果樹多，而又全是落葉樹，那麼，銀白一片，宛如繁花，纒繞的風姿，跟盛開的櫻花一般——而櫻花尙無其潔白。此種嚴霜，俗名「掛枝」，不知何所取義，或者因其僅能在樹枝上見之，而屋而地上反不能見，故得此名。其實霜降的同樣濃，並非獨厚於「枝」，不過因爲地上屋面皆積雪，本是白皚皚的，故遂不覺耳。但因其「掛枝」，遂產生了神話：據說天山最高之博格達峯爲神仙所居，有冰肌雪膚之仙女，爲憐冬季大地蕭條，百花皆隱，故時以晶瑩之霜花掛到枝頭。此說雖誕，然頗有風趣，因亦記以歪詩一首：

曉來試馬出南關，萬樹銀花照兩間。

照氣候說，新疆兼有寒帶，溫帶以及亞熱帶的氣候。天山北麓是寒帶，南麓哈密、鄯善一路，（吐魯番因一個洞，作為例外）是溫帶，而南疆則許多地方，終年只須穿夾，是亞熱帶的氣候了。但橘、柚、香蕉等，新疆皆不產，或者是未嘗試植，或者也因「亞熱帶」地區，空氣太乾燥之故，因為這些終年只須穿夾的地方，亦往往終年無雨，飲水、灌田的水，都賴天山的萬年雪融下來供給人。除了上述數種水菓外，在新疆可以吃到各種水菓，而尤以瓜、蘋菓、葡萄、梨、桃為佳。瓜指甜瓜，（南方所謂香瓜）種數之多，可以寫成一篇文章；「哈密瓜」即甜瓜之一種，迪化人稱為甜瓜，不大稱為哈密瓜。這是大如枕頭的香瓜，惟甜脆及水分之多，非南方任何佳種香瓜所可及。此瓜產於夏初，窖藏可保存至明年春末。新疆人每謂夏秋食此瓜則內熱，惟冬日食之，如啖冰忌淋，則方「清火」。蘋菓出產頗多，而伊犁之二台所產最佳，體大而肉脆，色味極似舶來的金山蘋菓，而香過之。二台蘋菓熟時，因送運工具不夠，落下腐爛於當地者，據云每每厚二三寸。在伊犁，大洋一元可購百枚；惟運至迪化，則最廉時亦須二三毛一個。

梨以庫車及庫爾勒所產最佳，雖不甚大，而甜、脆、水分多，天津梨最好者，亦不及之。梨在產地每年腐爛樹下者亦不可勝計，及運至迪化，則每元僅可得十枚左右。南疆植桑之區，桑葚亦大而味美，有黑色、白色兩種；惟此物易爛，不能運至他處。據言當地維族人民之游手好閒者，每當桑葚熟時，常以果腹；蓋在產地取食，恣意飽啖，無過問者。

初到哈密，見有「定湘王」廟，規模很大，問了人，才知道就是城隍廟。但新疆的城隍何以稱為「定湘王」，則未得其解。後來又知道凡漢人較多的各城市中，都有「定湘王」廟，皆為左宗棠平定新疆以後，「湖湘子弟」所建；而「定湘王」者，本為湖南之城隍，左公部下既定新疆，遂把家鄉的城隍也搬了來了。今日新疆漢族包含內地各省之人，湘籍



者初不甚多，然「定湘王」之爲新疆漢族之城隍如故。

迪化漢族，內地各省人皆有。會館如林，亦各省都有。視會館規模之大小，可以約略推知從前各該省籍人士在新省勢力之如何。然而城隍廟則僅一個，即「定湘王廟」是也。每年中元節，各省人士追薦其遠在原籍之祖先，「定湘」廟中，羅天大醮，連台對開，可互一週間。尤爲奇特者，此時之「定湘王」府又開辦「郵局」，收受寄給各省籍鬼魂之包裹與信札；有特製之「郵票」，乃「定湘王府」發售，廟中道士即充「郵務員」，包裹信札寄遞取費等差，亦模擬陽間之郵局，迷信者以爲必如此然後其所焚化之包裹與信札可以穩度萬里關山，毫無留難。又或焚化冥鏹，則「定湘王府」亦可爲匯兌。故在每年中元節，「定湘王府」中僅此一筆「郵費」收入，亦頗可觀。

昔在南北朝時，佛法大行於西域；唐初亦然，讀三藏法師，「大唐西域記」已可概見。當時大乘諸宗皆經由西域諸國之「橋樑」而入東土，其由海道南來者，似惟達摩之南宗耳。但今日之新疆，則除蒙族人喇嘛外，更無佛徒。漢人凡用和尚之事，悉以道士代之。喪事中惟有道士，而佛事所有各節目，儀式多仍其舊，惟執行者爲道士而已。蒙族活佛夏禮瓦圓寂於迪化，喪儀中除有喇嘛誦經，又有道士；省政府主席李溶氏之喪，道士而外，亦有喇嘛數人。

伊斯蘭教何時始在新疆發展而代替了從前的佛教，我沒有作過考據，然而猜想起來，當在元明之交。道士又在何時代行和尚職權，那就更不可考了。猜想起來，也許是在前清時代漢人又在新疆站定了脚跟的時候。但當時何以不乾脆帶了和尚去，而用道士，則殊不可解，或者是因爲道士在宗教上帶點「中間性」罷了。於此，我又連帶想起中國歷史上宗教爭論的一段公案。南北朝時，佛法始來東土，即與固有之道教發生磨擦，其間復因北朝那些君主信佛信道，時時變換，以至成爲一件大事。但自顧歡、慧珠、僧紹、孟景翼等人而下一場無聊的爭論以後，終於達到「三教」原是「一家」的結論；然而這種論調，已經是道教本身教義不足與佛教爭天下，故牽強附會，合佛道爲一，又拉上孔子作陪，以伊混水

摸魚；當時釋家名師都反對之。不謂千年以後，伊斯蘭教在西域既逐走佛徒，和尚們遺下的那筆賣買，居然由道士如數頂承了去，思之亦堪發噱。

然道士在新疆，數目不多，迪化城內恐不滿百，他處更無足論。普通人家喪事，兩三個道士便已了事。此輩道士，平日幾與俗家人無異。

新疆漢族商人，以天津幫爲巨擘。數百萬資本（抗戰前貨幣之購買力水準）者，比比皆是。除迪化有總店，天津有分莊而外，南北疆之大城市又有分號。新疆之土產經由彼等之手而運銷於內地，復經由彼等之手，工業品乃流入於新疆。據言此輩天津幫商人，多楊柳青人，最初至新省者，實爲左宗棠西征時隨軍之買販，當時稱爲「趕大營」。左公西征之時，規模異常遠大，大軍所過，每站必掘井，掘井得水必建屋，樹立小小之市集，又察各該處之土壤，能種什麼即種什麼。故當時「趕大營」者，一挑之貨，幾次轉易，利即數倍，其能直至迪化者，蓋亦頗有積蓄。其魄力巨大者，即由行商而變爲坐莊。據言此爲今日新疆漢族巨商之始祖。其後「回疆」既定，「趕大營」已成過去，仍有一「冒險家」畫依樣之葫蘆，不辭關山萬重，遠道而往，但既至鎮西或迪化，往往資斧已罄，不能再販土產歸來，則傭工度日，積一二年則在本地爲攤販，幸而獲利，足可再「冒險」矣，則販新省之土產，仍以行商方式回到天津，於是換得現錢再販貨赴新省；如此每年可走一次，積十年亦可成爲富翁，在迪化爲坐莊矣。

抗戰以前，新省對外商運孔道，爲經鎮西而至綏邊，有綏新公路，包頭以東則由鐵路可抵天津；此亦爲新疆多天津商人之一因。抗戰後，綏新公路已爲新省當局封鎖，蓋所以固邊防也。目前新省對外商運，已經有組織地集中於官商合辦之某某土產公司之手，面目又已一新了。

×

×

×

×

博格達山爲天山之最高峯。滿清初定天山南北路後，卽依前朝故事，祭博格達山。據「新疆圖志」山上最古之碑爲唐代武則天所立。其後每年祀典，率由地方官行之，祭文亦有定式，「新疆圖志」載之。

博格達山半腰有湖，（俗稱海子）周圍十餘里，峭壁環繞，水甚清冷甚，此處尙在雪線之下，故夏季尙可登臨，自山麓行五十餘里卽到此再上，則萬年雪封鎖山道，其上復有冰川，非有特別探險裝備，不能往矣。山巔又有一湖，較山腰者爲大，當飛機橫越天山時，半空俯瞰，此二湖歷歷可睹，明亮如鏡，據「新疆圖志」則謂山上積雪中，有雪蓮，復有雪蛆，巨如蠶，體爲紅色，云可合媚藥。二十九年夏，有友登博格達，在山腰之湖畔過一宿，據云並不見有雪蓮雪蛆，亦無其他奇卉異草，珍禽瑞獸，惟蚊蟲大而且多，嗜人如錐刺耳。又山腰近湖處有一廟，道士數人居之，不下山者已數年，山下居民每年夏季運糧資之，及秋冰雪封山，遂不通問，俟來年夏季再上山探之。在全疆，恐惟此數道士爲眞能清苦。詩以記之：

博格達山高接天，

雪封雪鎖自年年。

冰川寂寞羣仙去，

瘦骨黃冠灶斷煙。（其一）

雪蓮雪蛆總成虛，

猶有饜蚊自在飛，

三五月圓湖畔夜，

癯人春色太淒其。（其二）

雪蓮有無，未能證實，然天山峭壁生石蓮，則余曾親見。雖迪化約百餘公里，有白楊溝，亦避暑勝地，余曾往一遊。所謂「白楊溝」實兩山間之夾谷耳，範圍甚大，汽車翻越數山始到其地。此爲哈族人遊牧地，事前通知該管之「千戶長」，請彼導遊，兼代備宿夜處。「千戶長」略能漢語，備馬十餘匹，作竟日之遊，出「白楊溝」範圍，直抵馬耆境之天山北麓。途次經過一谷，兩岸峭壁千仞，中一夾道長數里，清泉潺潺，縈迴馬足；壁上無草木，惟生石蓮。此爲橫生於石壁之灌木，葉大如掌，略如桐葉，花白色五六瓣甚巨，粗具蓮花之形態，嗅之有濃郁之味，似香不香，然亦不惡。詢之「千戶長」可作藥用否？渠言未知可作何用。惟哈族人間或以此爲催生之劑，煎濃湯服，則胎易下云。石蓮惟產於深谷，蓋不獨白楊溝有之。

夏季入山避暑，宿蒙古包，飲新鮮馬乳，是新疆摩登樂事。但實亦游牧民族風尚之殘餘，惟哈族之「把爺」每年夏季必率全家男女老小，坐自家之大車，帶蒙古包，狗，至其羊羣所在之山谷，過了一個夏季的野外生活。秋涼歸來，狗馬皆肥健，毛色光澤如鏡面，孩子們曬得古銅色，肌肉結實。

馬乳云可以治肺病胃病；飲了一個夏季的馬乳，據云身必健碩，體重增加，但此恐惟在山中避暑飲之，方有效驗。蓋非馬乳之獨擅神效，亦因野外生活之其他有益條件助成之也。哈族人善調製馬乳，法以乳盛革囊中，搖盪多時，略置片刻，又搖之，如是數回，馬乳發酵乃起沫，可食。味略酸而香冽，多飲覺微醺，不嗜酒者飲馬乳輒醉。初飲馬乳者，常覺不慣，然經過一時期，遂有深嗜，一日可進十數大碗，而飯量亦隨之增加。然馬乳新鮮者，城中亦不可易得，馬肉製之臘腸，俗名叫馬腸子，亦以游牧民族所製者爲佳。據云，道地之馬腸子，乃用馬駒之肉，灌入腸管後掛於蒙古包圓頂開口通風之處，在風乾之過程中，復賴蒙古包中每日自然之煙燻，——蓋包中生火有煙，必從頂上之孔外出也。馬腸子佳者，蒸熟後色殷紅，香美不下於金華火腿。避暑山中者，倘能如游牧民族之習慣，騎馬爬山，飲馬乳，食饅（一種大餅），佐以自製之奶皮，（即牛乳蒸熟後所結之奶皮），草莓果醬，馬腸子，葡萄，睡蒙古包，空氣，陽光，運動，富於養分之飲食，一時都有，對於身體的益處是不難想像的。

維族哈族人嗜麻煙者，猶漢族人之嗜鴉片。麻煙比鴉片更毒，故在新省亦懸爲厲禁。麻煙自印度來，原狀不知如何，但供人吸用者則已爲粉狀，可裝於荷包中，隨時吸食。因其簡易，爲害更烈。

食麻煙後，入半醉狀態，即見種種幻象；平日想念而不可多得之物，此時即紛陳前後，應接不暇。嗜錢財者即見元寶連翩飛來，平常所未曾見而但聞其名之各種珍寶，此時亦繽紛陸離，俯拾即是；好色之徒則見粉白黛綠，圍繞前後，乃

至素所想念之良家女亦姍姍自來，佯身俯就。人生大慾，片刻都償，無知之輩，自當視爲至樂。旁人見食糜餼者如醉如癡，手舞足蹈，以爲發半癲瘋，而不知彼方神遊於極樂幻境也。既而動作停歇，則幻境已消，神經麻痺而失知覺。移時始醒，了無所異，與未吸食同。

然而多次吸食之後，即可成癮；癮發時之難受，甚於中鴉片毒者。同時，肺部因受毒而成喘哮之病，全身關節痠腫，毒入骨髓，個個不能挺立，不良於行；到這階段，無論再食與否，總之是死不遠了。

維哈族人之嗜賭博者，以羊骨爲博具，擲地視骨之正反，以定輸贏。據說他們結伴販貨從甲地至乙地，在途中往往於馬背上且行且賭，現金不足，則以貨物作抵押，旅途未終，而已盡喪所有，則轉爲博進者之傭工，甚至以傭工若干年作爲賭注而作最後之一擲者。

×

×

×

×

維吾爾（元史稱畏兀兒）族人口佔全疆總人口之半數，南疆居民，什九爲維族。奉伊斯蘭教。舊時阿洪（教中長老）集政教大權於一身，教長同時卽爲一部落或一區域之行政首長。今則阿洪惟掌教，不復能過問地方行政矣。維族八業：營商業，遊牧，及農業，手工業（如裁縫，木匠，泥水，織氈等），亦多彼族中人。南疆所產之綢，色彩鮮豔，圖案悅目，亦多爲維族工人所織造。

在文藝美術方面，維族人具有天才，土風歌舞，已頗不惡，而其由民間故事改編之短劇，則幽默而意味深長，實爲佳作。此種民間故事，大都嘲笑富而不仁之輩。曾見一短劇，寫一富人路遇一窮人，窮人向彼行乞，富人不應，且罵之。既而同憩於路側，窮人徐問富人何來，將赴何處，且進以諛詞。富人大喜，乃誇其家宅之美，誇其子，誇其駱駝，終乃誇其所愛之狗。窮人隨機應變，亦盛讚其房屋之美，輪美奐，其子之多，才多藝，其駱駝之健碩，其狗之解人意。富人大喜。窮人乃乘間復請周齊。富人佛然掉頭不顧。二人於是無言。富人解行囊，取饌食之，不能盡，則以所餘投畀路旁一野犬，窮人至是復乞分一

小塊饑，富人仍不肯，謂寧投界狗食，不與汝懶蟲，荷囊而起，將行。窮人忽思得一計，遂追語之曰：「你不是有一條很好的狗麼？我適從你家鄉來，見你的狗已死。」富人大驚，問故。窮人曰：「因爲你的狗吃了你那匹駱駝的肝，所以死了！」富人更驚，復問駱駝何故致死。窮人曰：「因爲你的兒子死了，你的妻殺駱駝以祭你子。」富人驚極而號哭，復問子何因死。窮人曰：「因爲你的家中失火，你的兒子被燒死了。」至是，富人大哭，捶胸擗髮，如中風狂，盡棄其行囊，並自褫其衣，呼號痛哭而去。窮人大喜，乃盡取富人之行囊，衣物，坐於道旁，從行囊中取饑食之，未盡一枚，而富人已大呼而來，指窮人爲偷兒，奪還各物，且將奪其手中之餘饑。窮人急逃，富人追之，募遂下。維族風俗，殺駱駝致祭，乃最鄭重之典禮，又謂狗食駱駝肝必死。

維族樂器，惟長頸琵琶（四絃）鼓，簫，琴（銅絲之絃甚多，而以小竹片敲之者，廣東人亦常用之）等數事，所謂長頸琵琶者，實似一曼陀令，而頸特長，在三尺以上，意謂當別有名，但會詢翻譯人哈子德，則云是琵琶。或者吾人今日習見之琵琶已有變化乎？

×

×

×

×

維族人席地而坐。炕之地位佔全室過半有強，或竟整個房間是一大炕上鋪氈，氈上更有大坐墊。有矮几，或圓或長方。維族人上炕坐時，足上仍御牛皮軟底鞋，實則此爲襪子；下炕則加牛皮鞋，無後跟，與吾人之拖鞋相仿，出門亦御此鞋。長袍左襟，無鈕扣，腰束以帶，頭上纏布，或戴無帽結之瓜皮小帽，帽必繡花，而甚小，僅覆頭頂之一部。至於戴打鳥帽，穿長統靴，則已爲歐化之結果。哈族人裝束相同。兩族女子平日亦穿長靴。

平常飲食，爲牛乳，羊肉，饑，奶皮，酥油，水菓，紅茶，而紅茶中例必加糖。菜肴中甚少菜蔬。哈族待客，隆重者宰一羔羊，白煮，大盤捧上，刀割而食。主人倘割取羊尾脂肪以手塞客人口中，雖係大塊，客人須例張口納之，不得以手接取。徐徐嚼食，更不得拒而不受。蓋此爲主人敬客之禮，不接受或不按例一口吞下者即爲失禮，或竟爲敵意之表示。客人受後，例須同樣回敬主人。

所謂「抓飯」者，乃以羊油蒸飯，又加羊肉丁與胡蘿卜（黃色）丁子；而其非以羊油炒飯，而為蒸飯，故雖似炒飯而味實不同。俄國風之「薩莫伐」在新疆頗為流行，有錢之維族人家家都置一具。蓋嗜飲紅茶，維哈及其他各小民族皆然也。

新疆十四民族，除漢族外，維族兼營農業，商業，牧畜，手工業，已如上述。蒙族及哈族則以遊牧為主，哈族在北疆居近漢人衆多之大城市者，亦種地，惟視為副業，種地不知施肥，用休耕制，下種後即自驅羊入山，不復一顧，待秋收時再來收割，有多少算多少。據聞南疆維族人之養蠶者，亦如我們之養野蠶然，此蠶置桑樹上，即不復措意，蠶及時成繭，亦在樹上。此因南疆氣候溫和又無雨，故得如此便宜省事也。蒙族多逐水草而遊牧，故小學亦設蒙古包中，跟着他們一年遷徙數次。

餘如柯爾柯斯，泰蘭其，泰吉克，塔塔爾等族，本皆為中亞細亞民族，今在蘇聯中亞境內亦有諸各小族；然此諸族在新省者尚多在遊牧階段。錫伯，索倫二族，乾隆年間由滿洲移往，今多居伊犁一帶，人數不多，亦為農牧兼營者，仍保存其自族之語言，然能漢語及維語者甚多。人謂此族人習語言，特有天才。

然而南疆之羅布淖爾（淖爾者，蒙語湖泊也）尚有最原始之小部落在焉。此為水上居民，住羅布淖爾中，與其他人民幾無往來，不知牧畜，惟恃捕取羅布淖爾之魚介為食；人數無確計，度不過數百人而已。羅布淖爾在南疆大戈壁之一端，塔裏木河注入之；此一帶為其他民族所不到，故此小小部落尚能自生自息，保留其原始狀態。

遊牧民族多喜養狗，蓋警衛羊羣，管束羊羣，皆有賴於狗。而龐大駱駝隊中亦必有狗若干頭任巡哨糾察之責。新省之遊牧民族既多自他處移來，來時攜狗自隨，是故新省之狗種類亦甚多。大概而言，有蒙古種，西藏種，各式中亞種，及此

諸種之混血種；凡此皆爲幫人辦事的狗，再加以漢人豢畜供玩弄之叭兒種，形形色色，不可究詰；我嘗戲語狗與甜瓜（香瓜）在新省種類之多，恐甲於全國。

迪化人家，幾乎家家有狗。此種狗，半爲供玩弄而豢養。自南樑（卽南郊）致城門之一段路上，羣狗竟分段而「治」。倘有他段之狗走過其「地盤」，必羣起而吠逐之，直至其垂尾逃出一界線而後已。因此，狗的行動範圍，頗受限制，除非跟了主人同走。然此種無理取鬧的狗們，都爲叭兒種或其混血種；至於稟有「幫人辦事」的天性的獵狗類族，則無此習氣。

野羊又名黃羊。毛直而長，佳者可以闖入狐坎中混充狐之腹皮。黃羊跳走甚速，在無邊之戈壁灘上，雖小跑車亦不能追及之。黃羊肉又甚鮮美。獵黃羊須用合圍之法，值得其羣居之處，四面包圍擊之；若三二人出獵，往往不能有所得。蓋黃羊甚爲機警，目力甚好，人在二三里外，黃羊卽見之。

×

×

×

×

迪化是省會，飲食娛樂之事，自然是五花八門的了。漢族人開的酒館，大抵是混合了山東、陝西、天津、各幫烹調的手法，可以「北方菜」目之，然廚子則多甘肅籍。城裏有一家自稱「川菜館」的，據試過的人說，毫無川菜風味；或亦可說，僅在菜單上看得見川菜風味。至於官場大宴會，倘用中菜，還是「北方味」的，館子來承辦，可異者竟有燒烤乳豬，而且做得很好，但掛爐鴨子則從未見過，簡直絕對不用鴨子，有時用鵝。冷盆極多。倘是一席頭等的菜，所用冷盆多至二三十個，圓桌上排成一圈。這許多冷盆，例必雜拌而食之，故有一大盤居中，爲拌菜之用。冷盆中又必有「龍鬚菜」一味，此爲海菜，亦有海參，則爲蘇麻貨。有魚翅。此外各種海味則因抗戰後來源斷絕，已不多見。烏魯木齊河中產一種魚，似屬鮎魚一類，尙爲鮮美，此爲迪化唯一可得之鮮魚。

「漢菜」而外，有清真教門館與俄國西式菜。後者與上海香港所見俄國菜並無大異，冷盆多用罐頭，則因材料缺



乏之故。惟馬腸子則爲特色。至於清真館子，並非一味吃羊肉，名貴之「全羊席」實僅有一整隻之乳羊（如漢菜之有乳豬，但非燒烤而爲白煮。）亦有魚翅，但因雜有羊肉湯，故不甚佳。內地教門館中常見之幾種拿手菜，在迪化之教菜館中殊不可見。

娛樂之事，除各種晚會外，惟有電影與舊戲。電影院皆爲各民族文化促進會所辦之俱樂部所附設，蘇聯片爲多，國產片僅有抗戰前的老片子偶有到者。

舊戲園有五六家，在城內。主要是秦腔，亦有不很純粹之皮黃。故李主席壽辰，曾在省府三堂演舊戲；據說這是迪化最好的班子，最有名的角兒，所演爲皮黃。但我這外行人看來，也已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漢族小市民喜聽秦腔。城內幾家專唱秦腔的戲園，長年門庭如市。據說此等舊戲園每三四十分鐘爲一場，票價極低，僅省票（新省從前所用之銀票，今已廢）五十兩（當時合國幣一分二釐五）無坐位，只能站齋看，屋小，每場容一百餘人，即擠得不亦樂乎；隆冬屋內生火，觀戲者每汗流浹背，幸而每場只得三四十分鐘，不然，恐怕誰亦受不住的。電影票價普通是五毛三毛兩種，座位已頗摩登。然因所映爲蘇聯有聲片，又無翻譯，小市民自難發生興味，觀衆多爲學生與公務員。

電影院戲園皆男女分座。此因新省一般民衆尙重視男女有別之封建的禮儀也。但另一方面，迪化漢族小市民之婦女，實已相當「解放」：婦女上小茶館，交男友，視爲故常，新疆日報離婚啓事，日有數起，法院判離婚案亦寬，可謂離婚相當自由。此等離婚事件之雙方，大都爲在戲園中分坐之小市民男女。這也是一個有趣的對照。歸化族（即白俄來歸者）之婦女尤爲「解放」，浪漫行動，時有所聞，但維哈等族之婦女，可不能那麼自由了，因爲伊斯蘭教義是不許可的，然又聞人言南疆庫車，庫爾勒，風氣又復不同，維族女子已嫁者，固當恪守婦道，未嫁或已寡者，不以苟合爲不德，朝三暮四，社會亦熟視而默許云云。

（一九四二年八月）

# 雜記

## 談排隊靜候之類

等候公共汽車，應當排隊。自從「有礙觀瞻」的木柵拆去以後，候車者的長蛇陣居然排得整齊。當然也還有「弁髦法令」之輩使得羣氓側目，但此輩既非老百姓，自應例外。老百姓確是兢兢業業守法奉紀的。

排隊靜候的習慣確是在這幾年來養成功了。現在是買米，買鹽，買電影票，戲票，輪渡售票處，差不多只要十人以上就會「單行成列」起來。如果有人問我：七年來老百姓得到些什麼？我會毫不遲疑地答道：排隊靜候就是一。將來有誰要寫一本例如「抗戰期中我民族之進步」一類的書，我以為這一項是不應當遺漏的，因為，從這一項上，也可以證明老百姓程度之如何不夠，連這一點點守秩序的ABC也得訓之又訓而始能，由此可知今日備受盟友指摘的行政效率之低，以及其他種種的不上軌道，理合見怪不怪，而這個責任當然相應由老百姓自己去負了。

而况臭蟲外國也有。

不過，要是公共汽車數量充足，要是坐在小洞後邊的售票員眼明手快些，要是……凡須排隊靜候的場合都添些合理性和計畫性，那自然更好，至少「靜候」的工夫會減少些——雖然這在訓練老百姓之耐性這一點上也許是得不償失的。

時間的意義，在排隊靜候的當兒，好像看不出它的重要性來。譬如候車，要是你能斷定每隔半小時或數十分鐘準有一輛車開到，那你的「靜候」便不會沒有時間的意義；又譬如排隊買油鹽之類，要是你能預先見到「靜候」的結

果是「今日貨已賣完」，那你大概也要算一算你的時間究竟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去浪費掉，然而不幸是兩例之中包含的未知數太多了，叫你簡直不敢再作「時間」換得XYZ的奢望，只是當作在受排隊訓練罷了。但這實在也只是小市民知識分子如筆者之流的想法。老百姓——「老百姓」的心情不能那樣悠閒。我曾經在某一天清晨，經過某街，看見什麼店外的長蛇之陣已經有半里遠，旁人告訴我：此輩排隊靜候者在天未破曉時就已經來了。他們已經等候了四五小時，然而那什麼店的排門依然緊閉，因為還沒到辦公時間。

這裏我們又碰到了「時間」這兩個字了。同是這兩個字，在門內的辦公者的字典上，自然是和門外的長蛇之陣的靜候者的字典上，各有各的意義的。在門內的字典上，「時間」這兩字神聖得很，差一秒鐘，大門是不開的；在門外那一羣的字典上，「時間」比腳底下的泥還不如，所以天未破曉就來了。大人先生們聞（不是看見）有此等情形，佛然作色曰：「真是胡鬧，不成話！一點時間觀念都沒有。唉，這樣的老百姓，這樣的落後！太不够程度了，所以公家辦事困難！」

落後，不够程度，摸黑起早什麼店外排隊的老百姓誠惶誠恐不敢——也不知如何自辯。但是儘管落後，老百姓們卻懂得比大人先生更明白：要是不會靜候半天所得的結果是「今日貨已賣完」，他們也未必那麼高興趕早的，而且，即使摸黑起早，等候五六小時之後「門」開了，但是：里把長的隊伍尚未過半，而「今天貨完」的牌子又掛了出來，老百姓們明天還是要摸黑起早來等候。老百姓的「落後性」就有這樣頑強的。這中間的道理，大人先生們是不願亦不屑想一想，他們大概只淡淡一笑道：「他們的時間不值錢！」

諸如此類，「時間」在各色不同人們的字典上有其不同的「意義」與「價值」。

如果要找一個大家字典上意義與價值相同的「時間」，我以為這幾年來我們是用血的代價找得了一個了：這便是「空閒換取時間」一語中的時間。雖然在極少數人的字典上，甚至連這一個「時間」也另有新解的。至於最近這「時間」竟也像摸黑起早者被嗤為不值錢，或是會不會弄到那些摸黑起早者的下場，那就請讀者們去想，想罷。

事有不忍言者，亦有未許詳言者！嗚呼，時間！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九日，敵犯懷遠。

## 聞笑有感

笑是喜悅的表示，動物之中，大概只有人類有這本領罷。猴子也能作笑的姿態，但亦不過是姿態而已，看了不會引起快感，或且以爲醜。至於微笑，冷笑，苦笑……等等複雜的不盡是表示喜悅而別有滋味的各式之笑，那更是人類所獨特擅長。

簡直可以說，愈是思想情緒複雜且多矛盾而變態的人，笑之內容也愈爲複雜而多變態；原始意味的笑——即天真的笑，差不多很難在這樣人們的臉上找到了，通常我們見到的，倘不是虛僞的笑，便是惡意的笑，這又是人類比猴子高明的地方，猴子大概作不出虛僞的笑，而且大概也沒有惡意的。

但是也還有若干種類的笑，其動機似可索解卻又未必竟能索解。譬如青年的瘋女人，一絲不掛出現於大街，此時間觀者如堵，笑聲即錯雜起落，如果再有一個無賴之徒對瘋婦作猥褻之動作，旁觀者就一定會哄然大笑。這樣的笑，當然並不虛僞，確是「真情之流露」，遠遠聽去，你會猜想這所笑者一定是一件可喜的事；那麼，這是惡意的笑了，可又不盡然，當然說不上含有善意，但圍而觀者之羣其中百分之九十九與此瘋婦確無絲毫的仇恨，既無仇恨，則看見她在那樣悲慘的境地而猶受無賴子的欺侮，縱使不生同情亦何必投之以惡意的笑呢？然則是缺乏同情心的緣故麼？在此一場合，圍觀者同情心之薄弱，即就「圍觀」一舉已可概見，自不待論；但是同情心之缺乏並不一定造成那樣縱聲狂笑的結果。假如有一位紳士在場，恐怕他是不笑的，雖然這位紳士跟圍觀之羣比較起來，心地要骯髒得多，白天黑夜，他時

時存着損人利己之心，而圍觀之羣卻確是善良（雖則趕不上那位紳士的聰明）的人們。

這樣看來，恐怕只能把這種變態的笑解釋為並無意義的動作，這恐怕是神經受了不尋常的一刺驟然緊張而起的一種反應，這中間並無惡意，當然也未必帶有幸災樂禍的成份。但「一半是神，一半是獸」的萬物之靈，在這當兒，卻突然褪落了「神」的光圈，而呈現了赤裸裸的「獸」的本色，大概也是不能諱言的事罷？

在街頭遇到了這種的笑，並不比在雅致的客廳中遇到了虛偽的笑，更為舒服些，不過那不舒服的滋味應當是不相同罷？前者是悲哀而後者是憎惡。在前者，我們感到文化教育教養力之不足，在後者，我們看見了相反的作用——「人」非但未能淨化，反倒被「教養」得更卑鄙醜陋了！我不得不承認：那種無意義的原始性的傻笑，雖使我聽了戰慄，可是比起客廳中高貴人們的虛偽的——可又十分有禮貌的笑，至少是「天真」些罷？

不過在大街上那樣笑的機會究竟不多，常見者乃在室內。在文雅的背景前，有「教養」的嘴巴繪聲繪影地在敘述一些慘厲的故事的時候，聽到了那樣野性的放縱的笑聲，其使人毛骨聳然，當亦不下於大街，這時的笑，當然決無虛偽，可也不見得如何「天真」，這裏可以嗅出自私的氣味，講述者和聽而笑者似乎都把這當作一種娛樂，一種享受，他們似乎習慣了要把血腥的人類靈魂被踐踏的故事當作飽食以後的消化劑，把別人的痛苦當作自己開心的資料。這原來不是沒有「教養」的人所知道的。

人們說近來有些話劇，頗重「噱頭」，於是概歎於「低級趣味」之盛行，但是，見「噱頭」而笑，即使是「低級趣味」罷，亦不過趣味低級而已；事有甚於此者，即並非「噱頭」而且簡直是不應當笑的地方，也往往聽到噴發的笑聲，叫人突然覺得這就是瘋女人出現在大街上所引起的同樣的聲音。有一次我看電影，就在我近旁發出了這樣變態的笑聲，後來我留心看那幾位「可敬的人們」，確也是衣冠楚楚，一表堂堂，標明是有「教養」的——即不是粗人，換一句話，就是那些看膩了「噱頭」轉而要從血腥和眼淚中尋取笑料的人！

人的感情有能變態到這樣的地步的，這是人的墮落呢或是「進化」自不待論；不過再一想，在衆人的骷髏堆上建築起一人的尊嚴富貴的，今世實在太多了，那麼，僅僅在話劇或電影上找尋這樣發洩的傢伙，實在也不是責了。

剩下來的一個問題是：到了還沒看膩「噁頭」的小市民羣的錢袋也不大寬裕而不得不依靠那些連「噁頭」都已看膩轉而要從血腥與眼淚——別人的痛苦中找尋娛樂的人們作爲基本觀衆時，我們的戲劇將怎樣辦呢？

也許這是杞憂，現在這大時代有的是能使人痛快地一哭因而也就能健康地一笑的題材。但是看到那依然如故的「尺度」，我不能不擔心我這個憂慮遲早要成爲問題了。

一九四四年十月

## 森林中的紳士

據說北美洲的森林中有一種「得天獨厚」的野獸，這就是豪豬，這是「森林中的紳士」！

這是在頭部，背部，尾巴上，都長着鋼針似的刺毛的四足獸，所謂「紳士相處，應如豪豬與豪豬，中間保持相當的距離」，就因爲太靠近了彼此都沒有好處。不過豪豬的刺還是有形的，紳士之刺則無形，有形則長短有定，要保持相當的距離總比無形者好辦些，而這也是摹仿豪豬的紳士們「青出於藍」的地方。

但豪豬的「紳士風度」之可貴尚不在那一身的鋼針似的刺毛。它是矮胖胖的，一張方正而持重的面孔，老是矚着方步，不慌不忙。它的瀟灑悠閒，實在也到了殊堪欽佩的地步：可以在一些滋味不壞的灌木叢中玩上一個整天，很有教養似的邊走邊哼，逍遙自得，無所用心，宛然是一位樂天派。它不喜羣的生活，但也並非完全孤獨，由此可見它在「待人接物」上多麼有分寸。

若非萬不得已，它決不旅行，整年整季，它的活動範圍不出三四里地。一連幾星期，它只在三四棵樹上爬來爬去；它躺在樹枝間，從容自在地啃着樹皮，啃得倦了，就打個瞌睡；要是睡中一個不小心倒栽下來，那也不要緊，它那件特別的長毛大衣會保護它的尊軀。

它也不怕跌落水裏去，它全身的二萬刺毛都是中空的，它好比穿了件救生衣，一到水裏，自會浮起來的。

而這些空心針似的刺毛又是絕妙的自衛武器，別的野獸身上要是刺進了幾十枚這樣的空心針，當然會有性命之憂，因為這些空心針是角質的，刺進了溫溼的肌肉，立刻就會發脹，而且針上又遍佈了倒鈎，倒鈎也跟着脹大，倒鈎的斜度會使得那針愈陷愈深。因此，遇到外來的攻擊時，豪豬的戰術是等在那裏「挨打」，讓敵人自己碰傷，知難而退。因為它那些刺毛只要輕輕一碰就會掉落，而又因其尖利非凡，故一碰之下未有不刺進皮肉的。

然而具有這樣頭等的自衛武器的它，卻有老大的弱點；肚皮底下沒刺毛，這是不設防地帶，小小的老鼠只要能够設法鑽到豪豬的肚皮底下，就是勝利者了。但尤其脆弱者，是豪豬的鼻子。一根棍子在這鼻尖上輕輕敲一下，就是致命的。這些弱點，豪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所以遇到敵人的時候，它就把腦袋塞在一根木頭下面，這樣先保護好它那脆弱的鼻子，然後四脚收攏，平伏地面，掩蔽它那不設防的腹部，末了，就發起渾身的刺毛，擺好了「挨打」的姿勢，當然，它還有一根不太長然而也還強壯有力的尾巴，（和它身長比較，約為五與一之比，）真是一根狼牙棒，它可以左右揮動，敵人要是挨着一下，大概受不住，可是這根尾巴的揮動因為缺乏一雙眼睛來指示目標，也只是守勢防禦而已。

敵人也許很狡猾，並不進攻，卻悄悄地在旁邊靜候機會，那時候，豪豬不能不改變戰術了。它從掩蔽部抽出了鼻子，拚命低着頭，（還是為的保護鼻子，）倒退着走，同時猛烈揮動尾巴，這樣「背進」到了最近一棵樹，它就笨拙地往上爬，爬到了相當高度，自覺已無危險，便又安安逸逸躺在那裏啃起嫩枝來，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

這真是典型的紳士式的「鎮靜」的的確確，它的一切生活方式——連它的戰術在內，都是典型的紳士式的。但

正像我們的可敬的紳士們儘管「得天獨厚」，優遊自在，卻也常常髮無病呻吟一樣，豪豬也喜歡這調門。好好地它會忽然發出了聲音搖曳而淒涼的哀號，單聽那聲音，你以為這位「森林中的紳士」一定是碰到絕大的危險，性命就在頃刻間了；然而不然。它這時安安逸逸坐在樹梢上，方正而持重的臉都照常一點表情也沒有，可是它獨自在哀啼，往往持續至一小時之久，它這樣無病而呻吟是玩玩的。

據說向來盛產豪豬的安地郎達克山脈，現在也很少看見豪豬了，以至美國地方政府不得不用法令來保護它了。爲什麼這樣「得天獨厚」，具有這樣巧妙自衛武器的豪豬會漸有絕種之憂呢？是不是它那種太懶散而悠閒的生活方式使之然呢？還是因爲它那「得天獨厚」之處存在着絕大的矛盾——幾乎無敵的刺毛以及毫無抵抗力的暴露着的鼻子——所以結果仍然於它不利呢？

我不打算在這裏來下結論，可是我因此更覺得豪豬的「生活方式」叫人看了寒心。

一九四五年五月廿一日。

右雜談一則，昨日從一堆舊信件中檢了出來。看篇末所記年月日，方才想起寫這一則時的心情，惘然若有所失，當時寫完以後何以又擱起來的原因，可再也追憶不得了。重讀一過，覺得也還可以發表一下，姑以付「新文學」。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記於無陽光室，重慶。



